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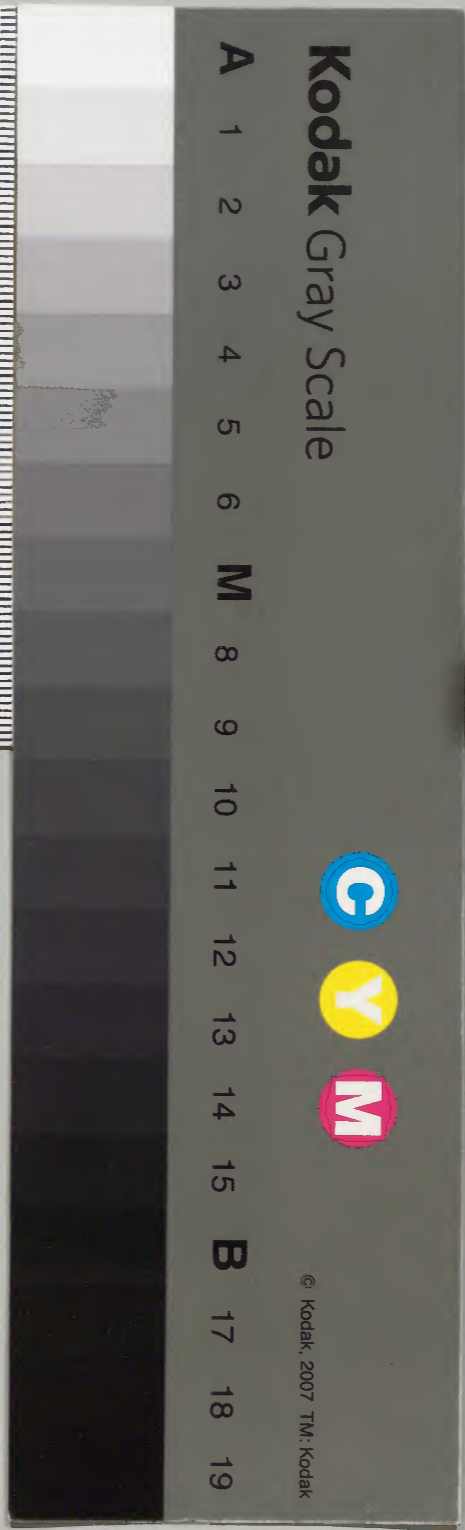
書 娘 媛

論語一之五

漢書門類				
八	五	六	四	類
六	五	函	號	
五	六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六	五	書
函	六	
二	五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64
冊數	5	( 2 )
函號	276	41



淺草文庫

論語說

朱熹註

聖代源流  
按家語史記及孔子世家。孔子蓋微子之後也。往山金氏曰。宋殷后。子姓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哀公。歷生弗。何之矣。何有宋諱弟。厥公。而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公。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孔父立世。親。別為族。一曰孔父。首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以為氏。此父生本。金文。五生。甲夷。甲夷生防。叔自孔父為宋督。所殺。子孫避亂奔魯。防叔生作。夏伯。夏任。叔。築。許。為。鄒。大夫。姬。顏。氏。名。微。在。



問禮於老子  
按史記孔子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入與骨。皆已朽矣。其言在耳。且君子時則駕。不時則蓬。蓬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其近於子之負吾之所告子者。惟此而已矣。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生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素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司職。職見周禮。牛人。讀為。職。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粟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

子者惟此而已矣

晏嬰沮孔子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政於孔子。曰：政在  
即財。景公悅。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得機而不可執法。倨傲自  
矜，不可以為下。崇喪遠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  
發之息，周室既衰，札樂缺。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詳之節，累世不能殫  
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國，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見孔子  
不用，遂行。

為魯中都宰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婦子異任，男女別途，路無  
拾遺，器不雕飾，制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改，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  
方諸侯則焉。定公曰：學此法以治魯，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豈但魯國而已  
哉！於是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辨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矣。

魯司寇

孔子為魯司寇，國人謗之曰：腐囊無鞞，投之無戾，鞞之腐囊，投之無戾。既而政  
教盛行，魯有敗羊者，沈犹氏常朝飲羊，以誅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氏殺之，  
後論法稱之。高者飾棺，以增價如是，則沈犹氏不敢飲羊，公慎氏越境而徙。三  
月，政化行，民之頌曰：衮衣革甫，實獲我旣，章甫衣末，惠我無疆。

墮三都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  
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氏不得志於季氏，因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台側  
孔子命申句須、樂頌、勤士衆伐之。遂墮三都。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教大  
行。

畏世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欲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  
仁義而不勉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過也。若吾非  
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子路歌孔子和之曲。三終  
匡人解圍而罷。

十五而昭公奔齊，魯於是適齊為高昭

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詔問公欲封以

尼谿之田，魯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

十三而季氏殯，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

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

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

季氏，召孔子欲往，聖不行。有答子路定

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二年四方則之，遂為

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

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

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隨，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

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魯國政，三月

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

之郊，又不致，縣紉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

上皆為十適衛，至子路妻兒，顏淵家

孟作適陳，適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反趙楚

按史記夫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間實鳴犢犇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既而適乎蔡。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問之。夫子曰。此萍也。其耳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夫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誦曰。楚王渡江。得萍。其耳如斗。亦如日。割而食之。其耳如蜜。萍是也。楚昭王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夫子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又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從徒後。圍夫子於野。不得行。乃絕糧。道者病。莫能與。夫子請論。弦歌不衰。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夫子曰。有是乎。由。辟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以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夫子曰。賜。農務稼而不能為穡。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汝不修汝道而求為容。賜。汝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夫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即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

容然。猶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耻也。夫道既已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耻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忻然曰。有是哉。天曰。若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身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于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自用兵。有如子路者。使于諸侯。有如季我者乎。許令此事。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武王處。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設上。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王遂止。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王遠伯玉家見。南。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慙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及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成之語。晉趙氏家。佛屏以中車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將西見趙簡子。至河間。及文王遠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

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大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里恐無此理。時又有接輿之歌。又及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

接輿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遇楚王使、者黃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後接輿妻負釜斃於野變易姓名莫知所之孔子曰也斯舉夫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

西狩獲麟

按魯哀公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死於柢而面渾泣連泗嘆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既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行事總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業

孔子七十三歲方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道。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燼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問之曰。泰山其頽。哲人其萎。將安仰。哲人其萎。將安做。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阼階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宮室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奠一于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二十篇不外一個仁理。仁散見於日用行事間。原言高遠。聖人教人。只在日用行用上。用大何嘗有一句高遠話。其本體是一以貫之。亦不輕以語人。惟顏魯曾。得領其宗旨。克復正所以一貫也。乃指其本體授之也。而學仁德歸于成德。故始終以君子言之。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

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哀公之十一年丁

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則終

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

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正樂。有諱太師及序

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弟子蓋三

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

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

之。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明

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

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

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

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

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

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

於魯論。占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于

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

或問今之論語其象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叙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批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必為成之類者。程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集以齊古之文。與然唐執文志已不載齊古名目。陸氏蓋于諸家說中得之耳。

附錄  
又其  
文亦

次不與齊魯論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之門人。

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全欲無事者。有讀。

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後知好。

之者。有讀。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喻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

是此等人。讀後。只是此等人。便是。

會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時已曉文。

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朱子曰。學者須着實循序讀。以為論語為先。一以必看。二以莫問精粗難易。但只逐頭看。得去讀而未曉。則思。而未曉則讀。多讀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于論語二十篇中。尚不耐煩看。得之。而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吾且能办。得如此。遠長工夫耶。

論語集注

新鐫項仲昭先生四書鄉媛集註

姑蘇 項 煜 仲昭父 輯著  
錢塘 翁鴻業一榭父 恭閱

全書陳行之曰古來聖學只是乾：不息此中自有真趣故時習蓋君子之學  
不愠之君子就其中心遇者言使學於自證自驗  
學而夫子論心學曰學只是理念心性時習於時：而習之時而不習也非知  
非力非思非慮至古今始終始至限量至時不然則若濼活淡之沙當自現前  
斯不亦真哉自然流動而說乎夫君子之心与天地萬物一體做令其學至化  
此心便自不暢朋自遠來而共學共習則覺吾學問中之精神血脉之滯滯  
而心体自暢斯不亦念心莫逆之真樂乎狀時習之學平：常：圖備於已  
知之人自不知亦只管學問多欲手處何人不知何知不知之是愠此乃不  
怨不尤恭得此心純是悅樂依段斯不亦微庶學習微庶認樂之君子乎  
表七澤曰凡作意用工夫有暇常有打點有考究俱廢力生硬未免歇苦到  
時習地位語默動靜相安相忘不知不覺要：貼：即此是悅故若子曰他  
學字要沈字曰學妙於時習自狀与天地萬物相通即一人：來自有天  
下歸仁之遠然不可謂來若便是知大拉學得盡其得之：不可持以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  
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  
德之基學者之先  
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  
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  
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  
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  
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  
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  
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  
學者在於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  
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

躬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明同類也  
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語人：亦足解得如孔子之在當時三十、七十、豈不朋來欲言則子貢知之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不怨不尤又何嘗因之而生愠此是學問中必有之理不如此不是真學問

全旨按此章專重為仁有本上大意欲人認仁於孝弟而節相承蓋上節先言其意而下節始的言之以見為仁必本於孝弟所以人決當先務孝弟也

為人子欲人務孝弟曰求仁者求之技藝不若其友之本根使人而欲其所以為人之理孝於親弟於長則一點孝弟良心最真最切何所害其犯上之心甚而作亂皆可決其必無即此可識為仁之本矣是以君子以務勵精誠神將吾人先天一脉之心體培養得厚勿令生肌斷表此一點根本既根深蒂固而在此道之流動處自活潑洋溢而生惡可已若即在此然則孝弟又生意之最真者孝弟主則家內為歡騰氣象滿腔中自有一團生意即此便是仁之根本也與豈必轉念以及之哉然則君子之務孝弟務其能生者也

為人二字最重便是欲完其所以為人的道理為人道理在孝弟好字極細正從心苗極微處拈出一念之非便是犯根一念之拂便是亂根不好犯上作亂便是為仁處此處已隱然說個本了故下便接君子務本字暗指孝弟

第立渾託是良心真切之地註猶根也不可就事之根本說道生就粘在本上不是運用出來的孝弟二語須即就上文兩個不好意翻馬不必添出民胞物與等語王觀濤曰仁者以萬物為一體而親與兄是一體中更親勿

為仁二字最重便是欲完其所以為人的道理為人道理在孝弟好字極細正從心苗極微處拈出一念之非便是犯根一念之拂便是亂根不好犯上作亂便是為仁處此處已隱然說個本了故下便接君子務本字暗指孝弟

第立渾託是良心真切之地註猶根也不可就事之根本說道生就粘在本上不是運用出來的孝弟二語須即就上文兩個不好意翻馬不必添出民胞物與等語王觀濤曰仁者以萬物為一體而親與兄是一體中更親勿

為仁二字最重便是欲完其所以為人的道理為人道理在孝弟好字極細正從心苗極微處拈出一念之非便是犯根一念之拂便是亂根不好犯上作亂便是為仁處此處已隱然說個本了故下便接君子務本字暗指孝弟

第立渾託是良心真切之地註猶根也不可就事之根本說道生就粘在本上不是運用出來的孝弟二語須即就上文兩個不好意翻馬不必添出民胞物與等語王觀濤曰仁者以萬物為一體而親與兄是一體中更親勿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王發散在外

而慍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慍合怒意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

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

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為第犯上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平順火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

務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身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

○子曰巧言令色

若欲耶此愛親愛兄一點良心乃至所不愛之根說全曰本以言此心之根在處人惟孝弟與生俱來一念包孕于技萬業多不攝入故曰為仁之本此只就當體說方見完足若說旋由親始便支離

巧言此章以心為主仁人心也巧在口今在色心體安在蓋天地之仁說專一而遂中生世態上多一分推點天理上便減一分本質也

巧令俱是好字樣正是色取仁的人聖人勤破他心事只在言色上做工夫全不着心體故曰鮮矣仁鮮字要深提醒世人意註絕多意不必入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吾日曾子不自欺之學曰吾人日以身與天下相酬對多一際可自寬而瑕類之業匪則多不自寬吾日三省吾身不敢有一毫或忽若如為人謀也得等謀人不若謀已而不忠乎與朋友交也得等交也必交心而不信乎有所傳也得等言傳未及心傳而不習乎哉微意念之間徒覺此心雅懶日用常行之際深慮條首未遑吾有後身於此而已

此曾子自欺之學吾身二字最真切人惟認不忠不信不習為欺人所以瞞昧過此日子曾子認得自己身上病痛便自一毫焉且不得三乎字正是問心之謂舊解作自猜自疑看非省字內含二意一是內省之省極精察一是傲省之省極勇猛不忠非閑事之成敗以慎心者知毫末處信不在之語上亦非求友信我只慎吾心裏曲去貴浴習不徒求各負於師直求全負於此心耳心如願之不惰是藝方是習

子乘夫子論治要曰子乘之國以事所出人民財用所入君以道為治故不日治而曰道以無敢慢之敬心為事宗一介也而有六合之慮一息也而禮萬年之憂有不敬慢之心又有一念不忍欺之心與民相固結維事勢之繁聚濬以變化之權而至誠惻怛者常貴焉是之謂信非信於神令之說也何以節用自吾身始節而制之將使一國如身身何以愛人曰國依於民必保民如深赤子雖古之勞之飢之寒之總歸於愛而己至其使之也春祈夏因秋哀冬典各以其時則常有餘力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若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提之是以心運治一為民之意耳

重在君心上緣是為民之意敬事乃教民事節用乃節民物玩而而字可也敬事者不敢慢之心又要一念不忍欺之心與民相結維勢之窮亦必以變通之權而至誠惻怛貴焉是謂敬事而信節用者凡國家有重費必有重斂又有重法人不堪命矣故汲吾身節制將去視一銖一兩皆民膏血而撫字寓於權科是謂節用而愛人時字之義只是時至事起氣至功成所謂何言而時竹物生使之者與為使者俱無心也心法並流物我兼盡此王道成化而不知屬

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怨為夫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蓋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千乘者也敬者至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後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弟子夫子始蒙養之法曰古人設教。是要不失人。本心今教弟子入必出。必弟便是接續他最初一念開口發詞便是言。舉足跬步便是行。故又教他謹。信。欲其一言一動不流於放肆。不入於欺誑也。然人心本與物同。此是惻隱之心。本與知。敬。仁。賢。此是恭敬之心。亦是愛親敬長之心。所發生此處。最要擴充。故又要他愛親。親。仁。亦便是接續正念。使不失初心。而心已。又須有以養之。方存生意。暢達。使他每行一事。有餘力。即學文。以印証其兩行。便游。習。然。然。心。思。發。舞。精神。使。不。流。粗。硬。邪。僻。以。培。其。元。氣。則。所。行。自。熟。本。心。不。流。自。弟。子。之。於。大。心。漏。檢。一。貫。矣。都。培。養。本。心。的。工。夫。也。

按此章。須說。深。淺。方。切。弟。子。身。上。行。有。二。句。謂。六。事。中。隨。在。行。一。事。有。餘。力。便。用。這。餘。力。去。學。文。學。文。是。要。開。發。其。知。能。之。良。不。專。為。考。六。事。之。故。而。六。事。自。在。其。中。王。守。泰。曰。即。餘。力。即。學。文。之。時。則。以。學。文。者。謂。以。此。教。者。而。學。之。於。文。也。行。則。求。之。於。行。學。文。則。求。之。於。文。所。求。者。惟。此。一。事。更。無。餘。事。也。味。乎。以。之。一。字。或。謂。以。文。行。本。未。分。先。後。若。非。也。則。以。猶。言。即。用。謂。即。以。其。所。餘。之。力。來。學。文。也。此。有。不。令。一。刻。放。空。之。意。

愚謂三者反覆相因各。○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耳。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未。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子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矣。○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子曰。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大學力矣。舍此定。希賢之外更有何學。賢。易。色。此。學。之。轉。開。處。事。親。竭。力。此。是。學。爲。人。子。處。事。君。致。身。此。是。學。爲。人。臣。處。交。友。以。信。此。是。學。爲。人。友。處。故。上。數。段。不。可。肯。綫。了。此。皆。是。真。心。所。運。即。此。皆。是。學。蓋。學。不。過。學。以。還。真。心。誠。真。行。也。按。聖。門。論。學。以。在。人。倫。日。用。上。做。工。夫。非。另。有。一。種。閒。見。之。學。故。人。若。定。能。盡。倫。即。此。是。學。更。何。學。雖。字。未。字。盡。看。只。是。段。之。詞。雖。曰。口。氣。與。雖。曰。不。要。若。一。般。全。直。通。章。以。固。學。二。字。貫。沈。無。回。曰。宏。貌。詞。氣。莫。非。學。問。不。重。不。成。便。是。學。不。固。不。成。非。不。重。不。成。學。始。因。之。不。固。也。狀。居。子。之。爲。固。學。計。若。人。不。徒。在。外。貌。而。在。中。藏。故。說。主。忠。信。下。二。條。是。補。缺。工。夫。提。是。爲。固。學。計。耳。林。次。崖。曰。威。重。是。爲。學。根。基。謹。如。耕。種。田。地。忠。信。如。下。個。種。子。交。勝。已。能。時。恭。速。改。過。是。定。文。

不重夫子欲人固學。曰。養。重。外。學。中。切。要。不。夫。高。德。性。收。斂。未。能。無。數。重。索。一。之。意。便。無。瑟。惻。嚴。密。之。威。此。不。必。叩。其。中。藏。可。外。瞻。而。知。其。無。沉。潛。寤。學。不。固。矣。○狀。學。非。無。本。之。學。也。是在。主。忠。信。消。天。地。之。淳。龐。抱。赤。子。之。純。一。則。內。重。而。學。斯。固。矣。○猶。未。也。友。不。如。己。損。此。奈。若。也。另。與。我。道。不。同。街。便。不。可。爲。進。脩。之。藉。故。勿。友。之。○過。而。悔。改。累。此。學。者。也。或。或。微。毫。髮。之。非。我。不。猛。力。除。之。恐。今。日。不。改。決。將。不。及。改。故。勿。悔。改。焉。蓋。借。資。於。觀。摩。刻。意。於。養。深。固。抱。忠。懷。信。之。士。所。以。養。重。而。樹。威。者。也。而。學。斯。全。矣。不。重。是。輕。用。其。精。神。乃。心。裡。浮。搖。故。外。邊。輕。露。非。專。指。威。儀。言。也。不。成。就。在。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不。忠。信。人。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王。忠。信。忠。信。

不重上者非而固是他為。李原無中歲非僥倖失也。忠信原是一真心。把這真心為主時常存懼不令搖奪走洩便是主非心。休外另有主宰。夫亦非是以忠信為主也。忠信乃人心終身學術。以實心為主。大人通達萬變以赤子之心為主。聖人神明不測以有恒之心為主。未二條說在。主忠信之說極細。友有朝夕切誥意。不如已非盡明母非拒之乃不相親近。之謂也。過是心上非幾勿憚改是精神力量不克不止全無畏難有昔人沉舟破釜。定不丁休之意。其實擇友改過正以完吾主以固吾。李原看得有聯絡照應。

慎終此全重在真心感動上。厚是民之本性。但溺於習尚故相率而趨淺薄。人上致慎於親方終而喪必盡。札追思于親既遠而祭必盡。誠此是真心誠切。何等厚以此感動民真心。民自無刻薄寡恩。慶孰是民無一点恒心而不還。本性之厚也。孕不必泥定。履終追遠。凡人心綿固。澤風翔洽。無刻薄寡恩。便是歸厚是君德。先厚民各以自心之厚為厚。遂而自歸其本性也。若以我之厚為厚。是民之歸我矣。故須看是民德不可看作民風。

全直聖人感德欲人感者不知受者亦不知。二三子洪秀繁織而體會之乃是相度擬議之詞。時說子禽疑夫子之求子貢破子禽之說俱非。子禽子禽明知夫子非求但子貢相度曰夫子周流天下每至一邦固每必謀登商榷其因革損益之政則雖小柄用必參預。執事將以為夫子有心用世。求此政於邦君與夫子豈肯求人抑是却君虛心下賢。以此政於夫子與政未知邦君之何以與耳。子貢曰固是典但自得其與之沙。屬夫中和發越平易近人之氣象。則有救系潤澤之温坦夷循物之良莊嚴不弛之恭節制。從約之儉。先人後己之謙。其感德輝光。候動邦君。邦君自震肺腑自以其政既問而夫子因此得之則謂夫子可謂夫子得可謂夫子之求之也。亦可乃其不求之求。神妙莫測。止謂此求處大異乎人。而豈可以常情窺測哉。是邦不止一邦。聞非耳。聞有參預謀登意求之與。向與之與。子禽亦知夫子非求第不知邦君之何以與耳。子貢說中括出得之一語。見與之與。邦君不測而操之亦自夫子操之也。故說見夫子之求大異乎人。處謂之異者出乎常情之外。若以他人來比擬則卑矣。更勿添出就子所謂求者言之。亦勿說夫子之得即夫子之求。謂夫子之求而其與自見。二賢識見差殊者。子禽認求與猶二子。子貢併求與為一耳。舊說壞子禽固非又云非求非與得者正得其與也。非求非與將誰告夫子。

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毋友不如己者。無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過則勿懼改。者。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過則勿懼改。勿亦禁止之詞。懼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懼改終焉。○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善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陳名。九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九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勿直也。恭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陳名。九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九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勿直也。恭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父在夫于就子道以現其為人蓋曰人必子道純而後人道為無忝如父在時  
子不得自專其行事只觀其志之順事乎父何如及父沒則得自專矣且于此  
處觀其行事以証前日之志果非勉強而真有順事之誠與否必于三年衰制  
中追慕音容切于痛絕無改變于父平日而行之事是念之皆如親在少有更  
易便覺痛心真誠謂繼志以述事之孝矣  
上二句不謂父沒而父在而言三年無改又單於父沒句來有一層進一  
層之意蓋重在不忍改之心也許敬庵曰父在觀志父沒現行志欲其  
久而行欲其自悔厥所以勵天下之為人子者非徒為成人發也

全旨此章全重不知和一處說有子為人樂放縱而夜禮故為是探本之論以  
矯之言行何嘗不貴和即今日有所不從誰謂是禮之弊但一和而不知  
節亦便不可行耳上下只一意非為禮而廢而欲其和太勝而又欲其節  
也概是辨和以維禮非兩其語  
孔用有子辨和中之和曰中節之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禮之用于天下

正惟存一段真意自朕中節是禮之可貴處故不曰先王之典先王之制而曰  
先王之道其道只是體人心自朕之意制出禮節所以合人心而為美而  
天下后世之事小而動作威儀大而綱常倫理莫不由先王之禮亦由人心  
自有之真也蓋先王因人心自朕之節還以為人心用夫人由先王之禮亦  
自由其心耳則宜無不可行矣復有和行不去不能達之天下萬世無弊者以  
其和而多一分意思以為和便任情無節非先王制禮之初故和本可行  
至此亦不可行也則以心不安便行不得也行禮者必自然中節不知其和  
後不可行勿說向壞法亂紀去  
王字泰曰和原不與嚴相對論以心安訓和亦未盡夫和之訓彼山調適  
而已大札若何也彼此相交接之儀文也而和也者即交接中調適之意相  
決冷而不相礙也如君臣相與交接之禮必一德二心節俞吁弗不賜  
乃謂和不然縱堂陛森嚴不貴也如家庭相與交接之禮必慈孝友恭恭  
無間乃謂和不然縱堂陛森嚴不貴也先王二字重看所謂尊其名以隆此  
也非是引先王來作証斯字裏而隱着和字然只須以斯字處他蓋和從人  
心率由處見可知不必標出名曰沈無而曰才言和則和自和  
而無不行矣知和若於中別出一和用之其和純是一團放縱非從先王  
之和矣才知和而便自不與禮相節二句作一句讀亦字之意若曰和  
本可行惟其離禮以為和亦不可行也亦字不對拘迫雖行若着然不行亦  
只就自家身上見之任情恣意如何行去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現於聖人威儀之間  
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  
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  
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  
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  
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  
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  
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  
故規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  
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  
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  
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  
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亦  
不可行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  
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  
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  
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  
事大事無不行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  
行和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  
於和而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  
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  
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  
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  
和而和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  
之體至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  
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  
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信近而子示人持身微世道理曰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到無幾處大凡處  
慨然語近世意氣執躬卑近近長厚懷蓋定交近於豪傑之致三者皆人情  
而自執故心源合下計個寬寬是以君子寧言之不穢不規不非義之信即其  
約信合義時他知其言必可踐實身被困窮不狗人以非孔之恭即其致恭合  
孔時便知其無自取辱寧孤立無助不失其可賤之人即其所因可親時便  
知其得可宗之人大抵天下只有道理始終顛撲不破故不必計較後來但得  
一無弊之遺便是善始善終

可遠者踐言固可非存時心不踐亦不害其為可也遠取辱者吾心無自取  
自辱處即是無可恥可辱之累處也李卓吾云凡可親之人定是朴厚老實  
無一毫巧言令色動人故困之時最易失之吾或避之問或共事之際偶  
狀依倚乎人便不失其可親之人則終身可倚仗漢儒謂困孔義而不失其  
親于未初亦字殊有若然

求飽夫子示純心之學曰好學工夫只在敏事君子掃除一切見食開想食無  
心求飽覺自有飽德之求居無心求安覺自有安居之心求惟一息罷物以實力  
為學之事言自不淨不慎而不敢盡其所餘欲猶不敢自信其事也必就  
道以正其事之果敏與否不以形跡而以心就必欲後道以就心焉斯則無念  
不在學之事無念不在事之道其為求甚精而操一無求之心所進存也方長  
真敏事方是真好學

自然禮之全体也毫釐有差則失其  
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  
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循依也宗  
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  
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  
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  
言行交際皆當盡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  
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  
聲○不求安飽者志存存而不敢及也敏於  
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

必無求安飽又慎言又就其說真是敏敏事是為好學陳明卿云首二句極  
重世味最難累心安飽尤其甚者君子于此盡情除却掃除繁瑣一  
兩求此心自是純一自是精明故曰敏惟學之事是敏充此敏之一念惟  
從事餘一生未竟之憾何暇于外洩而言安有不慎又何敢以自是而有  
有不以就正乎此之體處寧慮自狀亦勵精神自狀襟襟胸臆自狀空  
虛故曰可謂好學蓋舉一心以用之于學而一無所吝也

全旨愚按此章主心學二說全重一知字知者人心靈也學得中境學無窮  
在此機之轉字不轉則無窮是子貢學力得乎處聖人特慮念有所先  
常机一撥令他心境中自休自認把生平得力之意不覺或狀目失此  
轉可見學問更無住手處故又以告往知來與之來字有少無窮道理知  
字有少無窮會悟

貧而子貢亦是泛問而有實正之意處貧不為貧而無語處富不為富  
所動而無語所造何如子曰無語無語是已能過去一個富亦自守之可若  
狀執着個無字心中尚有形跡在若心中不着富字併所謂無語無語者亦  
無處着脚而好所樂非樂此道也鳥飛魚躍雲從風輕活潑淨灑處富而  
無富富者之在無富富且無天地萬物者也非無天地萬物無一而此吾心  
也此方是一層高一層地位子貢因此而悟學問全功故引淇澳之詩明之曰  
詩云學以治心猶治骨節者既切而漫漫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磨磨之詩之  
謂其即斯學問無窮之謂與妙哉斯乎即此念如是即此念而又非也若今日

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  
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  
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  
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  
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  
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  
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  
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語無語則知自守矣  
而未幾起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  
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  
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  
貢質直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  
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  
**子貢曰詩云**  
詩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如此明日止如。此不是學。矣。故夫子進之曰。詩教微婉。必若賜領悟始可。言詩已美。凡眼前之活潑。地皆詩也。緣他胸中有個圓活。襟。無有窮盡。往來相準。如環無端。既得。從前習聞。見消得去。曉得來。從後新知。新鮮引。得出。情在告。中。即知在告。外。故可。與。言。詩。此。不。是。夫。子。贊。揚。他。是。夫。子。鼓。動。他。子貢不曾明。清。自家。問。是。泛。問。何。如。猶。云。可。謂。善。處。富。否。是。欲。審。其。學。力。所。至。可。也。要。把。世。之。漏。洩。者。乘。形。容。他。未。若。二。字。極。重。滿。內。全。要。發。得。未。若。意。出。樂。好。禮。勿。粘。定。富。上。看。亦。不。必。把。忘。與。不。忘。相。較。只。言。此。等。造。詣。比。那。個。更。高。一。層。價。舍。得。已。性。有。已。性。之。境。將。來。有。將。來。之。境。繞。轉。得。子貢。悟。意。若。坑。殺。無。誦。不。如。樂。無。驕。不。如。好。禮。有。何。意。味。子貢。果。遂。知。得。將。來。之。境。無。可。窮。盡。而。已。性。所。泐。不。可。執。滿。遂。引。詩。以。明。之。非。以。是。開。於。夫。子。乃。感。悟。自。嘆。之。詞。如。字。俱。是。為。學。者。知。之。要。影。出。治。心。意。思。方。妙。章。楓。山。曰。每。見。聖。賢。悟。道。處。乃。恍。見。及。之。意。吾。人。須。當。以。活。意。會。之。若。泥。定。斯。字。謂。何。所。指。便。是。死。句。即。詩。中。如。字。是。謂。何。處。如。之。也。知。如。字。之。意。其。可。以。得。斯。字。之。神。告。性。知。來。只。是。形。容。觸。類。妙。悟。意。妙。元。素。曰。心。一。點。靈。氣。常。為。意。見。各。言。其。閉。不。得。透。露。夫。子。只。要。點。明。此。件。子。貢。論。富。子。貢。論。給。養。有。未。及。詩。禮。而。二。子。忽。然。悟。及。是。他。靈。氣。動。處。故。引。詩。開。談。令。其。神。解。得。自。本。心。全。不。在。詩。禮。中。踴。躍。思。道。以。告。者。以。將。來。之。意。而。感。性。是。謂。善。教。學。者。化。既。往。之。迹。以。迎。來。是。謂。善。學。

不患天子示真己之良知曰學求在己而已故生平誠足自信雖入不知而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也。磋七多反。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詣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處自足也故子白賜也始可與言詩已引是詩以明之。子白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皆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童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子白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不知人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辯故以為患也。

他知之契自極也何必以此為患所可慮者但己未能理窮物格糊口在將不能精探人品以為進備之助是知之蔽實真己之虧安泐不患

患不知人要說到在己身上益人之處一任其成味而已之鑑何可不磨得明不已知正見己有他知人則智惟帝其親莫莫知人是易事蓋者三友損者三友莫莫知人是外事佛人之性苗必求夫身莫莫知人是後事為政夫子思古德政曰人心之德意乃天下之精神所結結為政而以精神所結結為之使協天下同狀之極時如天樞之比辰居微垣之兩辰狀不動星皆四面旋繞而歸向之蓋天之所在辰居之所在心上自居之可謂天下共向之所也。不曰以德為政而曰為政以德言政則德即貫其其非德無形借政以顯耳下文譬喻不重天下歸上只是至德淵微無可名象只有北辰居而眾星自拱此為可象十二字作一句讀重居而不重教共正形容為政以德之妙。兩字最妙所者天下精神安頓處民心環向全在居其所上見得辰與星以精氣相聯屬以德為政全是以精神相感也。三百天子以心言詩曰詩自閑雅以至殷武全經大槩是三百篇然一言三以盡藏全經之義大要欲人思無邪耳三百篇皆涉人之思而發人能于思路上過絕邪則以歸于正則思慮皆正。知皆詩也故泐一言可以通三百而得一言又所以無三不。核六經皆心學夫子指出思字示人正教學詩者在心上着力不是說讀詩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



覺此心不踰至此。則天命流行於胸中。不見有內外之隔。陳吉所曰。此首志字中間。主不惑。知順及未心。字見聖人於心。體上如此。向進如此。持循如此。融會如此。純熟。德覺自得。之理。一生只是堅持此志。一生只是完成此志。自志至五十五年。而是何工夫。曰志。特心之所。必於此心上。操持得定。而不使其精神搖移。方能立也。自立至不惑。又何工夫。曰立。恐或有執滯中間。必沉執滯處。而融通之始。不惑也。不惑至知命。又何工夫。曰不惑。處即是天光。但要研窮。則在隨處覺。天光發現。方是知命。知命至耳順。又何工夫。曰只依此一點天光。照管得。聖明。而自狀有。即覺也。耳順。至心。雖用不。得。甚工夫。狀聖心。日為。聖養。得純。全。所以即心。即短。前心。處。即。之。情。乎。矩。凡。此。中。工夫。皆是。始。時。一。念。之。志。做。到。在。看。所。云。志。於。學。者。如。此。逐。年。是。學。

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日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

全直而時三家視桓楮而設撰。禮備夫八佾。歌雍祭。禮備矣。夫子正欲借地事親之孝。以感動他事君之忠。故以事親規之。

事親之孝。三家子弟。問孝親之道。夫子以三家禮。故歲之曰。事親必一念一事。事親乃為至孝。懿子不能。便問夫子。恐誤認。從親之令。為事親。故因樊遲御車而告之。曰。向者孟孫問孝。道於我。以三家子弟。九皆能致之。於親。他遠非貽親。以安我。對曰。事親不知。孟孫果能。喻我意否。遲果問曰。事親之說。果何所指。夫子明示之。曰。所謂事親。惟在遠乎。禮不敢過也。故于親之生也。事之以禮。死則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酌于情。與禮之衡安。于子。與臣之。鵠。若。遠。效。順。孟。孫。易。亦。是。務。乎。

事親之孝。三家子弟。問孝親之道。夫子以三家禮。故歲之曰。事親必一念一事。事親乃為至孝。懿子不能。便問夫子。恐誤認。從親之令。為事親。故因樊遲御車而告之。曰。向者孟孫問孝。道於我。以三家子弟。九皆能致之。於親。他遠非貽親。以安我。對曰。事親不知。孟孫果能。喻我意否。遲果問曰。事親之說。果何所指。夫子明示之。曰。所謂事親。惟在遠乎。禮不敢過也。故于親之生也。事之以禮。死則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酌于情。與禮之衡安。于子。與臣之。鵠。若。遠。效。順。孟。孫。易。亦。是。務。乎。

事親之孝。三家子弟。問孝親之道。夫子以三家禮。故歲之曰。事親必一念一事。事親乃為至孝。懿子不能。便問夫子。恐誤認。從親之令。為事親。故因樊遲御車而告之。曰。向者孟孫問孝。道於我。以三家子弟。九皆能致之。於親。他遠非貽親。以安我。對曰。事親不知。孟孫果能。喻我意否。遲果問曰。事親之說。果何所指。夫子明示之。曰。所謂事親。惟在遠乎。禮不敢過也。故于親之生也。事之以禮。死則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酌于情。與禮之衡安。于子。與臣之。鵠。若。遠。效。順。孟。孫。易。亦。是。務。乎。

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理。樊遲御車。子曰孟孫。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御車。子曰孟孫。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御車。子曰孟孫。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



惟疾孟武伯問孝親之適夫子曰知親心則知孝適父母愛子之心其一段憐  
心懇心處不特疾病憂慮凡稍及名檢亦是吾身之疾病而常以為憂也人子  
知此以保己之身而全貽父母憂方是孝

此在親心上起孝在己心上致孝惟字只憐懇之意不作獨字者疾字  
自嗜臨之病內猶臨之病外言以爲武伯見得身非己之身父母之身也奈  
何父母之身病也又非徒父母之身乃父母之心也奈何貽父母之心也

今差于游問孝親之道夫子恐其或不足于敬故意言以動之曰今世之所謂  
孝者但謂能養其親爲足矣如徒以能養爲孝至於犬馬皆能有以養之特以  
敬不敬別耳若徒養其親而敬不至雖先意承顏極至誠身順親之意何以別  
其爲養吾親乎故去世俗不敬之失財孝哉

重敬字說到養犬馬危言以動之也今之孝者只憐世意不必以古制形是  
謂能養非謂其以能養自誇也狀猶世俗之孝但可謂之能養正未足爲孝  
也所貴能養又難敬耳二能字相應注知養不可廢但要敬以行養狀敬是  
常敬又不專是養時敬在吾身上做工夫便有誠身順親之意養只在父  
母身上做工夫雅先意承顏志終不出於恨心之誠此敬養之別

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  
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名無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  
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休此而以父母之心  
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  
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  
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

○子游問孝子曰  
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友○子游孔子  
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  
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  
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  
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  
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  
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  
是深警之

色難夫子與子夏論孝曰事親之際亦以色親心亦以色親之色何用要  
在曲體其心默念其意而以其色承之令親一見而心悅所以爲難乃若父兄有  
事而弟子爲之任其勞弟子有酒食而與先生飲食之此未必是恨心之誠何  
曾在此服勞奉養處而足爲孝乎事親亦爲其難者而已

王字泰曰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色爲難蓋念在親之時  
動靜所謂克寔乎中而成像乎外所謂樂則生則惡可已者此豈敲音吟  
貌之所能爲哉服勞奉養亦非可廢者但未足爲難以其未必根心故也此教  
語正深明色之爲難

回言夫子嘉回善悟曰道有不言而言而不言吾身回言提離心惟工夫有  
終日之久終日言似未嘗言回心中全分毫障礙能不言吾所以言想其不逞  
一智識默然如愚人狀我正在如愚時退轉到方寸亦若之境而視回  
心亦若私處於不遠時机起不足以勃發而暢達之將若決江河的氣象飲於  
神明中此悟境之深處是極慧穎之人所以爲極運也此之人惟如愚故不  
思也安得入之而能回之如愚哉

重如愚兩個字頗子分明是如愚處不思夫子與顏子不在不思正在如愚  
上如思只形容其不遠存不曾道他思退省即在如愚中一眼觀進猶云道  
而視之也私主回方寸亦若之境言即聽言對坐時回心亦有有所爲若若而  
於此處發益亦夫子默窺他一種生意益狀語狀具足之妙有不待見之行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具以爲孝乎

食音嗣  
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  
也饌飲食之也曾猶乃也蓋孝子之有深愛  
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  
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  
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  
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  
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  
于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  
高下與其失而

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  
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  
此處發益亦夫子默窺他一種生意益狀語狀具足之妙有不待見之行

註乃也之乃  
一本作當

事其中心勃然不容已之機未嘗不躍躍于中此非固不能換非夫子不能於此中省其發不愚是顏子真體若作領聖人言語上看便落二乘

全直李衷一曰視觀察都是一時齊到現由察安都在視以處都是因事推心之法  
視其夫子論現心之法曰大凡君子有君子作用小人有人作用視以乃用加處就其所以視之而人而可得其理此加細脈之夫又現其意之所從來者何如有一種人行事表裡可見而其來由却為名為人便是有意粉飾非君子矣又惟極于隱微之地察其身心所安頓者何如正在意中分別不待其啟露即當平居寂寞之時而已知其伏變節之根矣正察其所安是遊事也上探其心術我如此現人不知人又將如何瘦隱其情執云云非謂人不能購我蓋深觀人之情偽難知也

表了凡曰以字本義訓為字未盡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則以乃用力處由來歷也安對矯激者朱子曰安是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朕不如此終是動搖畢竟他兩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牛去字曰三個不字止是頭緒來端處不可忽畧三句相連說下重在察其兩安句蓋在事念上又討出心術來務窮其所以之真處或曰現由察安都在視以處觀之察之

溫故夫子論証心之學曰千古學脈只是一知相貫故與知者是吾心也理之機溫養吾心所已知之故即自己知而即及于所不知之新學則念覺

未得何故非執愈深愈見其常學何新非故如是則千古知脈厚之予哉所以師心知者與世人相離共証此知矣  
故不要泥是舊聞亦不要泥是良知只是心所已知處為故知所觸動處為新此執時刻送現相為迴環差劣故溫故便知新此心泮之學也非執端固見已也直可窺見本來面目為師亦不重其應不劣只是可以人共証此知以千古知脈竟沒知意

不患天子示成德之學曰疲通之謂道執方之謂器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君子是成德之士心休矣愛不落方隅豈泮以器定之益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器有意必固我則器有意必固我則不器  
此言心休非言作用若作用全不周是不局于一器非不器也非非作用也作用之有處皆其心休之無處

先行子貢問君子所以為君子者何如夫子以聖賢垂世立教言之功居多六經皆言也惟泮躬行心得說出故聖賢之心由是而傳由是現之凡吾所當言者皆吾所為也故曰先行其言凡吾所當為者皆吾所言也故曰而後從之非將言之時且忍默以待行既行之後遂意遂以自言也  
惟泮躬行不知君子却重言凡言之所踐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泥隨也言隨者行不離相離

周比夫子以心辨品曰周與比外面似一樣只在心體上分別君子以萬物為一體不泮躬說上起念故周小人只泮躬說上起念起之者憤憤之者愛故比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德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諸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然識心融觸處泮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為善者為君子觀其所由視其所以為善者為小人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其所安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人焉屢哉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焉屢哉焉於皮及屢所留反焉何也屢屢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  
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器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對才表執而有用之言行足以外對一世祿自在學中說得活若說我備德而祿自至則是祿自外來非在其中也凡言在中者皆為此而及得彼之詞正抹殺他于祿之心處

民服哀公問何所作為則得民服母乃徒求之民乎夫子曰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也頃以直道服之若徒率順理之直者而用之畫錯其衆枉之直者或今日直而明日枉公乘而明錯此事枉而彼事直此錯而彼舉人心此見直道從此見直道非枉道自是心悅誠服若舉枉而畫錯衆直便拂三代民心之公豈肯服甚哉舉錯之當公也

梁無知曰不說君子小人而曰直枉最妙同一君子惟直而君子最慈是非所以容易錯同一小人惟枉的小人最善迎合所以容易舉持正秉公無所回互之謂直曲學阿世漫無執持之謂枉楊慈湖曰直者民心之所同狀若非民心之所同狀聖人將我心之所同狀舉之於上而天下之同狀若應矣是之謂要道

使民季康子問欲使民敬于我忠于我又勸於為善必如何而後可夫子曰民不待使也為臨之以端莊而主以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之心則民望而畏之而敬于我孝而不欺于親慈而不欺于衆吾盡吾之心則民亦盡其之心各不自欺而忠于我立心制行之善者舉之不能善者教之存者一段以善天下之意鼓舞其民自真心勃發激勸于為善此不使之使也

註之者一本作也

敬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德澤自出工夫則民不期狀而此其所以是也個心以臨下則為莊以奉上則為敬敬慈慈良真心切我之心盡而天下無有不盡心而為忠勸情真心勃發說不但避惡為善良心一發動即相忘于教化而不自知矣三句各重上半截

全上此章大意夫子分明是淵定公以孝正家的意思然正家即是政却是實道理安事非家國一理之說

為政季康意如逐昭公立定公逐深德而竄秩之孝友安在故孔子不仕或謂孔子曰新君嗣服之初子不仕而為政乎孔子微瀆定公以孝正家故曰子以我不為政也觀周書不為政事而云孝乎書言惟君陳能孝于親乃能孝于兄弟即此孝友之心而施於一家之中有謂狀不容垂之政有有秩狀不容親之政有蓋即其施處皆真心貫通即有唐虞麻陸景景即有宇宙和平氣象即此是為政矣舍此更有何者是為政哉吾不仕之意以此

按昭公為季氏所逐楚執就侯六月癸亥喪及陳墮戍長定公即也又說季氏之後楚昭公于墓道南俾不將與魯先君同也孔子不仕而以孝友為成人意者諷魯君臣耳及現其為魯司政卒構昭公之賊而合諸墓則其初年不仕之意可知矣此章全是夫子說為政意書去三句要緊不比他處引證政類其所以施何如耳而施正在心之孝上孝所以植施之根施所以廣孝之脉夫子不仕之故不為魯政在季氏孝友之不明故也

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

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

而貴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力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

教不能則力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者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然者矣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契亦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書周

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

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子曰人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起也故或以為天地間必不可無之理而吾直以為吾人必不可無之心苟曰  
沒其真心而無信則命脈已斷彼即自謂可吾不知如何是可也蓋人有信即  
有視軌之車若人而無信乎是大車無輓失所以駕牛之具是小車無私夫亦  
以駕馬之資論其難飾亦車耳其何以行也

天地有不誠之真元聖人有至誠之心精而夫人亦皆有本來真醇之命脈  
必命脈完方可以為人如失了這真心謂天地生人之意何謂聖人立人  
之道何故曰不知其可也言其不可以為人也是不可行意大車三句借  
車以嘆無信之不可也若因未句行字遂于波世行上論信則其所謂信者  
淺矣故知此信字當是論心不是論行而大車三句當是嘆詞不是論詞  
全旨此章是夫子以定禮規往古來今之無異非以因與損益為知來世因字  
不與損益對稱因於其禮而損益之耳蓋將來之不可知者以世度之無常  
而夫子謂百世可知者以窮其變則通之度循變必無窮之則無常而末  
始不有常也

子張子張問自今以後十世之事如何亦有條短時運有興衰可以前而知乎  
夫子曰世有不常之變寔有不變之常而可知者禮也昔殷紂夏之後一因喪  
朝怪世之大祀間有弊而難行若不遇少有所損益以修飾此禮而善成其因  
此理確乎有可知也周繼殷之後一因殷朝世之大祀間有偏而不中若不  
遇少有所損益以潤色此禮而亦為可知也夫三代損益不  
外因中事如此我周天下同與天無極其成有贊于孫雖今日之嗣而王者相  
始不有常也

何以行之哉親五分反軌音月○大車謂平  
地任載之車輶輶端橫木縛輓

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輶端上  
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  
人而無信○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  
亦猶是也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  
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  
因謂三綱

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  
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  
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  
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  
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休三代相繼皆因  
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

因慶固如此即損益以善用其因慶亦如此雖百世之遠可知豈但十世已哉

表了此王若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此即夏商中有十幾世事皆可  
知故云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註以易姓受命言者非吳因之曰夫子欲損周  
之文蓋夏殷之世廢此一章大意謂周禮不必說當代後代○湯霍休  
曰據當日俗尚風氣也源要損益一番每有因時制宜意存大旨若作必  
因先王之禮以為治而其間不能無損益蓋此時勢既移不潔不厭要之維  
世範俗其大經不可易故曰雖百世可知也夫凡有定於可知也者則  
定今此禮三代相因是有定也雖有損益不毀善用其因是無定而未始無  
定也故曰百世可知

非甚夫子鼓人有為之勇曰天下事無不待人為者而提決于義如非其兩端  
祭之思義不常祭乃不知精神意氣之兩不備越分以祭之此不獨精神以微  
福耳謂之謂及附以綱常名分彼亦曉得如是之為義兩端勇為乃畏怯而不  
為明是私意洋洋氣不足以自強耳謂之無勇故惟勇于義則詭心自詭而  
禮之人定是棄我之心

通章以義字為主義在各義上者乃懇切當時儆竊者敢干犯義大祭非其  
鬼以為能人之所不能也而大祭義所在却不能為能人所不能皆安在請與  
無勇俱就上文而斷之不作推原說徐自演謂上有犯義意下有犯神羞意  
此說妙只是此義明在前却而不為明是柔懦無斷不能奮發向前故  
曰無勇

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  
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  
華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  
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  
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  
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  
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  
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  
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  
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子曰非  
其鬼而祭之謂也祭之鬼謂非其所當見義  
不為無勇也知而不為  
是無勇也

論語一卷 終

夫自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 蓋此後之事皆不可言也... 故曰春秋至此而絕筆... 此後之事皆不可言也... 故曰春秋至此而絕筆...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 俗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

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

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

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

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

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

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

三家雍詩是武王祭文王之樂歌周家凡祭相廟敬瘳以徹告成禮也三家大夫耳三家之堂大夫之廟耳乃亦歌雍以徹不忠雍詩之經曰相維辟公天子

無取而歌大哉目中已無周天子矣

八佾夫子以忍字誅其心謂佾是樂舞之班舞所以節八音言入風故天子八佾季氏以大夫敢僭舞于家廟之庭忍心甚矣凡人干名犯分非惟法所不容其所不敢其心必有惻狀不安處季氏于此且可忍矣則凡林好悖逆之事孰不可忍而為之

而不可忍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夷狄夫子傷時意曰諸夏所以異於夷狄者以名分素定也今夷狄各有統屬  
心尚知有君長不似我諸夏之僭亂悖逆其心反視之若亡也是可慨已  
傷中國而借夷狄以甚之詞有君謂其臣知有君也即左傳不有寡君之  
義亡者視有君無不得竟作無字解

旅於旅是因事而告祭非常祭也禮諸侯祭於山川季氏以大夫欲旅於泰  
山其僭甚矣夫子謂冉有曰女為之宰獨弗能理論之於禁之而救正之與  
若冉有所對謂季氏心切微福不能救止則季氏必於泰山矣嗚呼魯謂泰山  
尊神肯享非禮之祭而不知林放尚能知禮之本乎謂泰山必享季氏雖祭  
無益耳蓋其不畏君而猶知鬼神就其畏鬼神之念以揚之此不救之故也  
愚按心梅臣之敢於僭竊者應視先王之禮故也設故僭竊之罪惟禮可以  
已之不如休放句正點上打動季氏良心處見得越分用上出有鬼責明有

人非鬼神必不享非禮之祀則亦何益之有嗚呼二語是求不能救而夫  
子也救之如此

無爭夫子以讓風世曰君子心如太虛常見萬物一體此身惟隔皮膜此心原  
無間隔誰得誰失誰勝誰負爭何從生何處是爭之所而可容吾之爭欲觀其  
無爭必也於射微之乎射以較賢不賢序侮不侮有似乎爭然始射必三揖三  
讓而後升堂以射既射而下堂復位亦是揖讓射畢而勝者乃揖不勝者共非  
取解之飲亦足揖讓較勝負之際而雍容揖讓如此則其處事地也依舊是無  
爭之君子信乎無所爭矣  
張子曰無不察於讓蓋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  
及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必也射乎  
只是喝起的話言欲求其爭除非是射而射惟揖讓畢竟無爭蓋爭者必不  
讓心則不爭也處爭之地而絕無爭之迹故曰其爭也君子○讓者爭之反  
揖讓貴下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其爭也君子猶言  
其爭也無所爭云爾

全曰通章只重說揖見聖賢維世意特借詩以發明其旨只重禮上不重詩  
委詞子夏原是重委特借逸詩問曰詩言巧笑發於口輔之好美視於黑白

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  
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  
如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簋簋邊豆壘  
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巳喪不可  
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  
之也則其本戚而巳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  
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 ○子曰夷狄之有君  
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  
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  
諸夏之僭亂及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  
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  
不能盡  
其道耳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  
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魯謂泰山不如  
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  
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

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常為季氏宰故  
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  
非禮後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  
勵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  
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  
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  
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 ○子曰君子無  
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  
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  
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  
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  
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 ○子夏問曰  
其爭也非若小人之爭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  
七



之分此言人之美質莫如於天狀而粉澤為下也又言以所素而後加粉猶夫  
天地間一素足矣何乃更加裝飾也豈有素之不可無者乎○夫子曰素猶自  
不能相無猶是心之為也乃素之後一層事也繪之事不潔不後粉素  
耳詩謂素以為絢蓋知此○子夏便悟質文不容偏廢曰狀則天地間太素為  
根其餘世間無粉素之事皆後來色澤而非其初也繪猶繪之後乎夫子  
平日願從先進得子夏一言不覺十分快暢故曰起予者商也下徒茲予而未  
言先王制禮之精意亦能發之于子載晦昧之說也始到禮後便深淺詩人  
之旨矣何詩不可此言其善心正人心惟世教者皆詩也

周季侯曰此章主重質說亦是但吾意聖賢而相商一言一轉無粉帶  
如被後人看將葛藤子豈真不解詩言○要說此想此個意思故向夫子  
問商量不意後素一語却被夫子撞開了○天札故恍恍而前曰然則禮其  
後起者乎子夏不是抹殺禮也深探求禮見得禮非無自而起者夫子一生  
綜禮正想若箇本在却被禮後一語撞開了○天札故又曰不覺謂狀曰起予者  
商也○三百篇盡如此春何樂快活徐自漢曰詩詠巧笑美自此是人生本質  
之美不求文而自狀之文所謂本末向也○至素以為絢則一減於為便夫  
本來夫子恐人泥此句而不求文質之等故刪之○正去偽文以存本質意也  
故釋之曰繪事後素非別文質先後之意乃言繪事特表後之加飾耳亦何  
責拉攏為此詩所以可刪也○子夏遂悟及於禮後此意夫子默然於刪詩之  
中不意子夏能啟之真可以共究生人之本質以還醇也故曰可與言詩洵

練及盼皆見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  
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  
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  
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  
疑其反謂以素  
子曰繪事後素繪事繪畫之  
事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  
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  
質然後可  
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  
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  
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  
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  
曰其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  
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  
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  
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

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  
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魯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獻  
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  
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  
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  
祭也○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  
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  
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  
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  
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

知詩言素以為絢是比絢以素比美質絢比文飾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即絢  
也○不是又把繪事壁畫絢即如世人誦禮後亦只說得文後耳禮該文質通  
体俱後

夏禮此是聖人以吾言代文獻以吾言之足徵補祀宋之不足蓋謂二代之禮  
吾能言其美意以示人也吾言固得之遺書遺賢中者即文獻也若徒求二代之  
之禮杞宋之文獻能不足徵如求足徵乎則吾之所謂能徵之矣何嘗不  
足示世人不必徵其殷於渺茫之文獻只徵於吾言則周初監意猶可追也  
此解當在章內三個吾能字看出來文獻所存者粗迹夫子所言者精義始  
曰能言是能聞先王之遺意指其跡既湮之後繼曰能徵是欲定斯民之理  
自於聖人而作之時文獻存而杞宋可有可無也吾言信而文獻又可有可  
無也禮意渡而吾言又可有可無也是所謂真足也從來說者只以未句作  
之旨致惜殊失聖人之旨

自夫子傷魯禘非禮曰我魯之干禘祭也當灌之時已無愜先公之精意則  
既灌以洽禮器特為虛器禮文特為虛文吾不欲觀之矣蓋不忍見文武周公  
之意微矣入廟而每事問即不欲觀意也

問禮周之禘也肇于有天下之後而行於有天下之人此其說可參天下觀者  
察亦有禘此何說哉然不王不禘夫子雖於顯言而曰不知也蓋先王有天下  
而制禘後王繼天下而行禘崇其所自始推其所自出其中必自有說若有能  
知得此說者通之於天下其理皆昭示于斯儼之內故曰其如示諸斯乎夫子  
當時說到示諸斯乎即指其掌以掌示禘乃以他口說禘之意夫子為魯禘禘  
乃為天下存禘之意

皇言明曰問禘之說字蓋疑於魯之用禘必有說也夫子正為宗國不便  
說出只云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則見有天下者後說得此禘耳云  
示諸斯而指其掌則始終聖人不說出○王心齊曰禘乃有天下者事夫子  
以不知自托隱見非天子不議禮之意故微示其旨於天下二字上而始  
終不言其事之闕於天下者何如指掌之示正所說不知之意

如在記者謂當祭之鬼神必以吾心之精神為主吾夫子之祭先祖也孝心純  
篤孝心在故身相在也其祭外神也敬心專一敬心在故百神在也嘗觀夫子  
平日有言曰祭者以吾心之精神交於神也故不身親亦須心注向不此祭  
則精神不屬便無鬼神雖有禮文與不祭等耳觀此則如在之誠實心也  
者也

如在二句門人記錄之詞夫子之心寔知鬼神之在也豈特如在如夫子自  
信故信鬼神非意之也祭者神也而以吾心之神暢之故如在倘不與祭則  
心之神不在祭之神又安得在故神無在以吾心之神與為在聖人之必如在  
也必以心與之也

頌與王孫賈借夫子為重而禘之媚已曰語云與其媚於與寧媚於寤夫與  
尊也寤卑也之論謂媚與不如媚寤者寤權之所存雖賤必伸而權亦不在誰  
貴必計此用世者宜知兩行媚與夫子以天折之曰媚與媚寤之言皆不是也  
吾人惟天至尊一存媚心起念即不可與天知便覺滯滯於天矣自心得罪將  
自愧自悔若無所察更無禱處故人心必仰不愧天而可

此見聖人折媚權之說而以天駘之也而節正意口氣中俱多露何謂也非  
詰問之辭謂與尊而寤卑乃舍尊媚卑畢竟禍福之權操不在與此言非無  
四書即蒙集注

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  
寢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  
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  
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  
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魯  
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  
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  
歎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  
追遠之意

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  
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  
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  
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  
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  
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  
祭神祭外神也祭先

至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  
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子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  
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  
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  
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  
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  
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與寧媚於寤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與寤  
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  
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廟畧如祭宗  
廟之儀如祀寤則設主於寤寤祭畢而更設

論語

因而發子其謂之何夫子不曰天之降罪而曰獲罪於天是不在感應上論  
天而在心上論天一念愧怍不可與天知即獲罪於天也一念自愧皇天無  
地惜躬是無所禱也

周監夫子自表其意章之心亦挽文勝之弊意曰從來聖人不能與氣運相  
周承二代浚白頃有斟酌會通以成一代之治故雖文章日盛而真心亦日  
郁不以言盛有生息變動之意若從周正泥郁一非非來則得此種生機自  
然誰泥須索以此編終方有真味正聖人欲從先進本旨

按監註訓視如云瞻也式樣而損益之或曰監當解監察之監謂精察於二  
代之中而成文也正見聖人默察時變慶徐自慎曰看起點一周字見周非  
尚文之周也乃監二代以成其文之周也故去古遠周之字正映起點那周  
字莫要認錯夫子緣未俗之靡失却原樂制作精意故思周初之文以志感  
字入太廟之祭所謂知其說即治天下無難者難以夫子之習札而精義難窮  
豈敢自謂已知乎則其入而問之而詳固其真心所不能已者或人訓之曰推  
謂鄙人之子乎素是知札人承若果知札何乃入太廟必存學問也夫子初不  
知是禮但聞亂自想亦覺不錯故曰札求其是廟中之間亦廟中之禮也謂不  
知而問之非知則可謂不知而問之非禮則不可

太廟二字便是書法宜重看陽明云聖人之心只有個天理便有許多節文  
出來不知而問亦是天理節文所在但聖人渾身是禮初不自知或因或人  
說若自回想亦覺不錯故曰是禮也猶師是章節是道朕亦不覺因子張  
枯出便見是道耳

王皮夫子授右寄慨曰御射札文云射以習禮容但注於中不注於貫革所以  
然若為人之力有強與弱不同等即就強論強亦有不可強同者故不主皮也  
是道也乃古聖王群士於射而教之射是性情發越之際也而即以不尚力為  
開情止性之方此道公不可沒暗矣

此章夫子授古以熱力而於射寄慨最重右之道三字○既承卷曰古聖王  
群士於射而教之射專以規德而潛消其強悍之氣示知所尚也此道流古  
已狀春秋時爭尚力而射射亦主貫革故夫子稱札文以寄慨為力不同正  
解所以不主皮之意非釋札文

告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蓋與親之大禮也魯已不告朔而有司猶然供餼  
羊子貢私議欲去之蓋亦憤激之詞耳夫子惻然曰賜也爾為此羊情謂不可

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電  
矣豈媚於與電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  
非特不當媚電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  
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  
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  
曰周監於二代郁平文哉從周 郁於六  
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  
之郁郁交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  
備夫子美其○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  
文而從之

鄭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 大音泰鄭則謂及○大廟魯周公廟  
是禮也 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鄭  
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  
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  
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  
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  
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 ○子曰射不主皮為  
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  
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  
子解祀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  
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規  
德但王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  
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社而  
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  
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  
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 ○子貢欲去  
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

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  
子解祀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  
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規  
德但王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  
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社而  
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  
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  
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 ○子貢欲去  
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

虛供而不用爾有爾之愛也固為禮也我則以羊存即禮存今日猶賴以羊以寄此空名也我有我之愛也亦為此一綫尚存之禮也呼聖賢維禮之意切矣舊以去羊為有激為要名實皆非也沈無回曰羊之去也君相事也謀野之聖賢安得共之憐是痛惜古禮之亡而問居歎息如此子貢曰禮已亡矣不知去之夫子曰禮雖亡矣何忍去之而人相對凄然滿目蓋有無窮之感焉絕無排擊子貢意徐自溟曰行禮時殺羊是禮廢禮時存羊是禮不必說到可復上

事君夫子提醒人心曰禮自有簡繁則盡則止於禮之中謂則出乎禮之外當今之時而有事君盡禮者人必以為誦也禮之非誦不必辨唯以禮為誦則其所以事君者可知

袁曰凡曰當時不是該事君為誦他心裏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此禮之誘托人心豈不重可慨哉姚尊生曰人為誦也此人是何人爾耶事君人乎自有此等人臣彼且不畏禮而畏人言

論語二卷

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燕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子貢賜也爾愛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視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誦也 黃氏曰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誦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誦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誦而

定公定公之時下峻上替事使兩失其道矣至是而問若必如何方可使其臣臣必如何方可事其君孔子對曰事使有經在盡其所以而已君之使臣不徒以勢使也使之以禮而既無敢苟為臣之事君不徒以迹事也事之以忠而聖賢無敢欺為使事各盡其道而泰交成矣

群臣休之以禮意大臣德之以禮法如此方盡禮字之義陳言以忠告勸力以忠勇昭難以忠義如此方盡忠字之義君若為求忠之故而盡禮即非禮臣若為報禮之故而效忠即非忠忠若為禮若為忠若為禮若為忠

關雎此是贊樂也非贊詩也古人以詩詞被之琴瑟歌之朝廟孔子正樂值師學在官而以關雎為樂之卒章不淫不傷正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凡樂之作其散和以緩者謂之樂而樂之適則傷身而備其散悲以思者謂之哀而哀之過則傷身而傷性惟則則適與和緩之散不見其傷聽其悲思之散而不見其傷此和之樂所以可為雅頌之卒章也

或曰蓋是周小制房中之樂也後稱后妃思得淋漓女以共理內治所謂琴瑟也說其法者謂管絃以代箏箏者也朱傳曰宮人作之也文王未娶后妃未得先有宮人若以為后妃所造則後漢友側之狀彼何以得其真琴瑟鍾磬者皆文王則近於湛若指宮人則近於媚又何以風邪朱子又駁其傷善之心為大失矣不知夫子所謂哀者蓋哀憐之謂而非哀感之謂也不厭求淑女而哀已非情矣何但至於傷哉

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之道大德宏此亦可見○定公問君使臣

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事君

以忠定公嘗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友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哀公問社於宰

全有徐玄庵曰當時三家強公室弱魯幾不社矣衣公問社倘有起敬之思乎  
宋我曰使民戰栗勸其新也夫三家之憚惟禮可以已之而改悛之以威是  
速其禍而已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問社衣公因意社而問古之國必有社之義社宰我使有威懾時事宗社凌  
夷之念宰我對曰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社夏后氏立社安  
其土宜松則樹以松殷人立社于亳其土宜柏則樹以柏我周立社豐鎬則  
松柏而用栗周之用栗蓋曰使民為善勿為惡知惡懼而戰栗耳夫三家強橫  
惟禮可以已之若以刑戮樹威適以激亂而不可訓也故夫子聞而責之曰有  
是孔子之輕讓社也事已成矣不必說之以說為無益也事雖未成而讓遠矣  
不必諫之以諫為無益也事既往矣不必咎之以外為無益也論社之對亦成  
也遂也既往也子又何責我子當慎之抑後矣

張洽誠曰後弱之道在備德不在備刑而扶魯之策在威臣不在威民倘哀  
公用宰我之言而殘民以逞則元氣益削魯事愈不可為皆此言誤之也夫  
子責之蓋深悲其言之已始不可救也或曰成事後事直宜論三家  
權已成不可輕謀洩露而不說不諫不咎則在謂示之柔懷宰我難言無益  
也按通章俱是隱語不必更求著微

全有蔡虛齋曰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事而犯社正是器小中發出來的病  
症夫子非直以二事尺器小也但此二事皆亦見他器小處朱子曰奢而  
犯社是地裡面著不得見此小功業便以為驕天動地所以肆狀犯社也

爾思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設施不過如此  
管仲天子大其功為天下幸小其器為管仲情也曰大器者規度自宏管仲雖  
能相桓桓稱伯然心術狹隘注之即識其器度小矣其謂其承載不起故也謂即  
多其功即見其業非本虛浮也或人不知器小之亦乃曰儉嗇之人多安狹  
小然則管仲儉乎夫子曰儉者必節用今管仲後遊魂之臺而三歸其制家臣  
各理一事而不兼攝其奢如此交得為儉仲則儉無解於器小也幾於器乎或  
人又曰知禮之人多後儀文然自管仲知禮乎夫子曰知禮者必明也今知君  
之制設屏塞門以蔽內外者禮也管氏亦樹屏以塞其門儉尊已之禮知君之  
制為兩君之好會有反爵之玷者禮也管氏亦有反爵之玷儉尊已之禮其儉  
如此使管氏謂知禮則天下孰非知禮者仲即知禮亦無解於器小也幾於儉  
乎再於仲無取矣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  
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  
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  
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宰我又  
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  
社故附會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  
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  
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  
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  
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  
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

管子曰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  
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  
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  
不能正身脩德以致至於王道

管子曰管氏有三歸事不攝焉得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  
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  
仲不然皆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  
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  
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地在  
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  
侯之禮而管仲儉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  
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  
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  
又斥其儉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  
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

琥受爵之器以木為之楹柱也謂兩樹柱也對立也按鄭玄註以玷為主賓  
獻酢反爵之處許東陽曰管仲大夫本無反玷之禮當時齊伯而管仲當國  
諸侯朝齊者必私見於管仲家故設此玷之

大師夫子有意正樂故語太師以樂曰聖人本人心之太和以調之於樂  
散音節奏中想像作樂之妙樂亦不難知也當樂之始作聽其散音想其音如  
慶神氣翕聚無浮散不攝之病及送之而放手大作想其純如慶心之雍和  
變為樂之雍和也純純慶聽之想其微如慶心之條理發為樂之條理也純  
慶聽之想其細如慶心之脈絡發為樂之脈絡也如此方成其為樂而不失其  
玉制與之本意乎節奏之以固如此

此是夫子具有個大成在胸中故能指出此景所云可知若本人之心太  
以調之於樂收太樂之元音以想像其始終條理節奏之妙細細心合  
情而得之也人心會聚慶為愈宜朗慶為樂和諧慶為純聯終慶為終數個  
如字乃聖心自得其意而像其妙也存令太師本無教以成有教之妙又因  
有教以會無教之精意若外人心而求字宙元韻天地元音則音在而不可  
知若豈數散音之節則太師豈不知之而夫子何必語也

故程子曰春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  
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  
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  
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  
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父姑桓公  
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  
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  
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  
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  
畧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  
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  
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  
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音泰從音大  
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  
子教之翁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

儀封夫子周流至衛儀邑封人請求見夫子而先言於從者曰子平日物色英  
雄閑人甚多凡有道君子之至于儀邑也皆皆請見未嘗不許見也今夫子至  
此吾亦願見焉于是從者通其言于夫子而封人因得見之乃出與從者言曰  
二三子何患於出使道而道喪世乎使天不生夫子之德或夫子不值衰亂之  
時造化未可知也今天下之死道也久矣天殆將以夫子為木鐸而行其教於  
四方耳蓋天置聖人於君之位關一世之於平者其用猶小托聖人于師之位  
關於世之長夜者其用更大吁不意封人嘿識天意並識夫子至此也

吳因之曰封人請見非是慕其德容之盛其不忘天下之心必有與夫子相  
感者故求見誠切如此木鐸之說非為夫子幸寔為天下幸也知夫子的作  
用決不使天下終無道故天下死道句不可忽○按木鐸之說以為得位設  
教封人之言不驗矣以為刪述垂教恐封人一時相見未必必思到此以  
現有意義求之當只是周流道路隨地開筵以醒人心之昏迷也而教于世  
蓋即寓○將字當是將無之將不可看作將狀之將方孟旋曰三代盛王燕  
歌而後天子而君師之統始分乃乾坤一大喪也封人已窺見飛龍  
之統神於滿荒矣固非具天眼者不能也薛文清曰治世者以權用道師世

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  
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翁如言其合也五音合  
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  
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  
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  
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  
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  
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  
之見賢遍  
及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  
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  
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  
國胤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  
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

於古此皆天也特孔子之天遠孔子之天隱  
韶武夫子謂樂以象成功舜韶克致治其樂曰韶今觀九叙之歌九功之舞聲  
容固盡美矣而玩之如天樂如地鼓有雍容廣大之意焉又盡善也武王伐  
紂救民其德尚武今觀肅雍之歌六成之舞聲容亦盡美矣而玩之覺得猶  
有未愜於中者視韶稍有所別而求所以善也武亦不如韶以時之所遇  
不同耳

洪覺山曰舜君道故韶韶九成從黃鐘起調武王雅順天應人終是以臣而  
不敢以君道自居故從伐紂之歲月而以蕤賓起調美而未盡善乃不自  
諱之心非聖人不能也此可以知武王之心矣

居上夫子欲人自為可觀曰居上不寬便不成簡居上的樣子為禮不致便不  
成簡禮的樣子簡喪不哀便不成簡簡喪的樣子故曰吾何以觀之哉如世心  
所謂如何看非是死其本之說也

寬是心之量敬是心之欽哀是心之戚此心一失即無以觀其居上之體為  
禮之恭臨喪之誼也不必拘論所行之得失何以觀非是不足觀亦非是不  
去觀他以為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

聖仁夫子借卜里以明人當擇仁而處也曰甚哉仁之不可不處也即以擇里  
言之里之仁是心各率此心之真性而成俗也所以美也而仁之如是吾又合  
人心之精遂而成德也所以擇也擇不處仁失其仁是味其美故曰焉得知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  
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感之間者深  
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  
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  
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  
善者美之實也舜韶克致治武王  
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  
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  
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德德武王亦然故  
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  
伐非其所欲所過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  
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何以觀之哉居  
至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  
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

之得  
失哉

里仁為美 第四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仁焉  
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  
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窮困也利猶食也蓋  
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  
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  
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  
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  
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  
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

約樂不可做過看約樂二字原是仁中之景長久二字原是仁中之神約之  
味清虛澹泊之味也不仁者當之則約之味蓋改矣祇見貧賤見憂慮而不  
見有約非約之味淺而短約之心不欠也樂之趣委蛇光大之趣也不仁者  
當之則樂之趣頓易矣又祇見富貴見逸欲而不見有樂也非樂之趣短而  
短樂之心不長也此等入性見世味之可利不知吾心原有至安處惟仁者  
適得其安仁之常人縱未謀安亦宜反照深嗜何可以心與約樂之偶俱  
化也勉勉由利而安仁以該智仁以成仁意

惟仁夫子表仁之心曰仁者胸中無一點私意知大虛耳狀妍姪好醜各以物

里仁為美 第四章

里仁為美謂美哉是里也是民心初生幾希之景象而偶于一隅中露之  
者是皇王所不能面之風景也是五伯所不能假之精神也里仁若吾心純  
誠之精散而成仁之世界處仁若人心純誠之習合而會我之精神若知有  
不在此里中即是知仁在仁外矣

不仁夫子以好仁勉人曰人舍約樂二境以置身矣約之味清虛澹泊之味  
也不仁者先已失吾心之約而約之味及改不可以久處約樂之趣委蛇光大  
之趣也不仁者先已失吾心之樂而樂之趣頓易矣不可以長處樂也他心不安  
於仁所利不在約樂故也其惟仁者之人即心即仁油然而自適恬狀不迂仁者  
自安而仁者亦安之為約樂之仁也未能安者誠反本體之清明有不覺直率  
之現前乎神注於不貪之欲心疑於死向之好以此言利即進于安仁不雜也  
故曰擇仁處仁非智不可

約樂不可做過看約樂二字原是仁中之景長久二字原是仁中之神約之  
味清虛澹泊之味也不仁者當之則約之味蓋改矣祇見貧賤見憂慮而不  
見有約非約之味淺而短約之心不欠也樂之趣委蛇光大之趣也不仁者  
當之則樂之趣頓易矣又祇見富貴見逸欲而不見有樂也非樂之趣短而  
短樂之心不長也此等入性見世味之可利不知吾心原有至安處惟仁者  
適得其安仁之常人縱未謀安亦宜反照深嗜何可以心與約樂之偶俱  
化也勉勉由利而安仁以該智仁以成仁意

惟仁夫子表仁之心曰仁者胸中無一點私意知大虛耳狀妍姪好醜各以物

惟仁夫子表仁之心曰仁者胸中無一點私意知大虛耳狀妍姪好醜各以物





用加耳。我未見字。而凡三見。提激發人之用力也。  
 好仁。夫子及愛激心。加仁。曰。人心惟有此仁。我未見其能好此心。本有之仁。若  
 未見其能惡此心之本。全不仁者。蓋真好仁者。忘其好。只仁。視之融洽。延善之  
 為。每上就是。全以尚此。謂是用力之好。有全尚之好。便惡在不仁。真惡不仁者。  
 理欲界限。已明。故其所。着力。為仁者。必能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外來之。安  
 少有加於本來之。其。此謂是用力之惡。故人持不肯用力。且有能一日間好  
 必欲全尚。惡必欲全加。而用力於仁矣乎。則心。神之鼓舞。她。即是加。一日。用則  
 一日。足終身。用則終身。是我未見力之不足。于好惡者。借曰力之不足。空或有  
 之。然。我未見其用。加而限乎。不足者也。豈有。力不足之人耶。  
 仁不仁。指自家理欲。好仁。惡不仁。極是。為仁。勿分。兩項。好仁。句。不是。知仁之  
 可好。若知仁。可好。即此。款好。一念。便是。尚了。又不是。天下之物。尚吾仁。謂吾  
 心之。好。專注在仁。善。能。尚。吾。好。也。惡。不。仁。便。為。在。仁。玩。一。矣。字。有。斬。釘。截。鐵  
 意。正。嚴。操。此。不。使。加。之。功。也。不。曰。加。心。而。曰。加。身。不。仁。乃。自。外。之。矣。增加  
 物。也。不。使。字。與。工。夫。此。自。全。緣。毫。垢。汗。自。欺。不。招。他。進。來。此。二。段。正。是。用。力  
 力。足。處。次。節。只。是。激。勸。人。用。力。決。不。足。蓋。有。之。矣。是。婉。轉。之。詞。大。意。云。謂  
 之。仁。決。未。有。不。可。以。為。者。謂。之。力。決。未。有。不。足。以。為。仁。者。即。謂。有。用。力。而  
 不。足。之。心。緣。何。我。却。未。曾。見。蓋。甚。言。不。足。之。心。也。作。疑。怪。口。氣。亦。自。洒。脫  
 其。蓋。此。夫。子。為。以。於。人。者。發。言。君。子。之。德。不。同。於。人。須。根。人。之。心。言。之。人。之  
 存。心。不。同。斯。近。各。隨。其。心。而。異。於。知。人。之。心。正。不。當。泥。人。之。心。也。當。有。此。打。破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真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皆去  
 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  
 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  
 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  
 身此皆成德之事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故難得而見之也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  
 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  
 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  
 者蓋為仁在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詞有之謂有用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  
 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可

情操開俗之規。以心体心始可以剖忠臣孝子。節婦義士。沉淪受屈。之  
 原。

伐檀生曰。此章似不重在明觀人之法。重在說君子每全人於微處。微處  
 高。能。自。全。其。本。心。即。天。下。之。不。吾。觀。不。吾。知。也。亦。何。憾。或。問。改。知。仁。何。法。以  
 觀。也。曰。各。於。其。党。即。是。觀。之。法。  
 朝。固。夫。子。深。言。道。之。不。可。不。聞。曰。道。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若。見。得。道。理。分。明  
 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  
 此。間。非。謂。耳。聞。謂。心。聞。也。即。程。門。所。謂。一。旦。融。會。貫。通。為。學。若。不。見。此。境。界  
 雖。能。首。窮。絲。亦。枉。過。一。生。若。到。此。境。界。雖。死。無。憾。胡。雲。峯。曰。苟。無。平。日。積。累  
 之。動。必。空。一。朝。頓。悟。之。妙。可。矣。二。句。令。人。惕。息。有。深。骨。地  
 士。志。此。章。欲。學。者。打破。理。欲。開。頭。取。字。正。志。字。相。映。綠。衣。食。而。生。取。亦。是。於  
 辭。然。所。忽。忽。看。出。士。既。志。道。須。掃。一。切。俗。情。若。有。一。念。沾。帶。便。是。此。心。未。能。淡  
 處。故。曰。未。足。與。議。不。曰。不。可。而。曰。未。足。只。是。曰。其。趣味。未。淡。便。而。不。相。入。耳。不  
 重。議。論。上  
 徐。媛。景。曰。中。庸。淡。而。不。欲。方。可。入。德。耻。惡。衣。惡。食。是。未。能。淡。只。此。一。念。未  
 斬。截。便。有。牽。引。多。舛。理。欲。是。大。閑。頭。只。是。不。曾。過。關。便。受。許。多。磨。障。苦。楚  
 此。是。夫。子。提。醒。閑。頭。必。堅。士。志。字。正。當。就。重。看。現。未。足。口。氣。是。激。之。詞  
 非。絕。之。詞  
 無。適。夫。子。論。君。子。會。義。之。神。曰。主。張。天。下。推。屬。於。君。子。不。知。君。子。原。以。天。下。什

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致終以為易而  
 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  
 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  
 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  
 其人焉此夫子所以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  
 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  
 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汚辱之  
 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  
 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  
 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  
 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憾矣  
 朝夕所以其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  
 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天下也若先於天下中多一主張之心則有所謂必欲為之慮而天下竟成一  
國之天下又有所謂必不肯為之莫而天下竟成一莫之天下君子身適見也  
無莫見也但平日精究熟鍊心與義一其可其否懷吾心即懷吾義自與君  
子相比附耳故識君子之心而天下義矣

重之於天下四字天下本有化裁之妙非可一定執者一着意見便是適  
而吾心為天下後各適莫則義多比而天下為吾心用此心日用於天下而  
本體不動正君子心體之妙也澗一氣說下勿用一字博接方是口氣要知  
義來與我相感洎方是義之與比若以我比義義亦成適莫

懷德夫子以心術辨品曰君子小人皆有懷德有必欲遂吾之念意但君子念  
念循理若曰如何而懷吾心固有之德也若小人則曰如何而遂吾所處之安  
也君子念之畏法若曰如何而懷先王陣法之刑也若小人則曰如何而遂吾  
利欲之私也小人与君子不夫爭差與德刑未化便懷德懷德中  
須知懷德中有十目十手之思恒恐獲罪於天地有愧於聖賢即懷德中有  
懷刑的意思懷刑中有一動一靜惟欲葆其所謂帝降結其所謂民彛即懷  
刑中有懷德的意思徐氏云君子之心只要成就一箇德即懷刑亦懷德之  
兢兢處小人之心只貪恣一個土即懷德亦懷土之愛利處也各懷字乃是  
精神營結若將終身之意

故利夫子戒專利曰入九事欲占便宜一一依於利便而行不復知有義此放  
利之人自與天下之怨氣合所謂乖許多不平之氣豈得無怨

此戒專利而以怨惕之怨只是人怨你殺了何必云造物所忌鬼神所惡多  
可憐無人不然專利之甚人心自是不平

辭以夫子崇讓之意曰禮有寔心方是讓讓方成其禮若為禮家自有一種  
謙冲遜抑之真心是真能讓者也固已學人情之合通而必治術之精輔矣以  
此心通之於為國何難之有為私故伐性雖禮讓之迹其是欲為讓而不能而  
欲施之於為國則吾與禮且判狀不相干其如禮何哉

重禮讓二字不重為國禮讓分不得總是操一至禮不爭之寔心將自己驕  
心溢氣都潛消了便是禮讓說禮讓凡人情治理都學了為國不消更說  
耳就使為國何難之有須得此口氣若說以禮讓去為國禮讓之後可以為  
國節非本肯若不能有此禮之寔心談去整頓花圖乎一國便不成個禮故  
曰知禮何註云况為國吾不知吾禮外其所謂為國者何為也且認以禮讓  
為國漫作為國以禮了

不患夫子借名位以為學若之微策曰人生有大人之功業在惟名與位豈可  
全然去得但不必患耳只要在自已所立之本領上討個着是進所立以  
為患即所以隱居求志是也不惟可以澹食慕之思并可以療空疎之病此可  
知以為求即所謂寔大報宏是也不惟可以去禮遜之想并可以治招尤之習  
慮與求皆學若精神所注直熱煥中清涼散也

重不患謂朝自有公舉也世自有定見也立如說立位之具則窮居時終日  
請當官之業乎須認所以立者是如何自堅也如說求可為人知之寔不又

論語二卷

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久死為可乎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  
其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  
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  
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  
誰適從是也莫不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  
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  
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  
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  
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  
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  
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  
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  
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怨  
取怨○程子曰欲利於  
已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  
之實也  
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  
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而况於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  
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  
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論語二卷

是求見知乎。頭認我，可自知處也。上所以下，可字為字，當玩。一說細玩，非以名位而設。並言人知則後以位，而所以有主處則已。心上之可知處也。全旨按此章，是後語。故忌支離一貫。只還他忠恕全在幾個虛字。眼討神一貫若添理字，心字，体字，用字，便支離。添萬字，對一亦支離。忠恕若分別夫子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便支離。若分忠屬一，恕屬貫，亦支離。愚謂同歸而殊塗，一貫而百慮，便是一貫的。註脚紮矩可平。天下一言可行終身，便是以忠恕解一貫的。註脚。

參乎。曾子學將有得夫子呼而醒之曰。參乎。吾之道只有此。一任天地間萬事。萬化。搖不離此。一以貫之。蓋觸處皆通。便覺有百慮一。致者在也。曾子以平日用之。忠恕念之。覺內而一身外。而天下果惟一。可通。故曰。唯一唯之。後便無別力。而夫子出矣。門人問曾子曰。道本散殊。一是何物。便能貫而子即悟之。也。曾子曰。夫子豈別有道。亦只是忠恕而已。忠恕即吾心。至一之。本。体。有。此。一。點。本。体。真。心。便。到。處。通。徹。何。推。不。準。夫。子。之。道。只。是。如。此。而。已。更。無。別。訣。也。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以。一。貫。之。功。在。一。字。而。不。在。以。字。也。此。一。則。貫。矣。此。是。一。貫。成。不。着。絲。毫。把。一。去。貫。萬。便。能。勉。強。貫。與。推。原。自。有。別。羅。文。塘。曰。當。時。孔。子。提。醒。曾。子。此。在。一。呼。不。在。一。貫。句。孔。子。只。呼。參。乎。吾。道。只。是。這。一。個。耳。曾。子。隨。便。便。了。此。後。受。之。神。虛。再。着。一。字。解。說。不。得。此。一。字。係。從。伏。義。卦。時。清。華。一。畫。發。其。源。直。到。孔。子。孔。子。將。來。點。化。曾。子。此。是。神。理。豈。波。言。論。高。中。玄。曰。貫。之。義。人。誰。不。知。門。人。惟。不。知。所。謂。一。故。曾。子。曰。夫。子。所。謂。一。者。即。忠。

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具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應之速而無疑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已之謂忠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恕是也。忠恕本分析不開。不可岐而二也。曾子於入學說服身之恕。至治國平天下。只是一個繫紐。非一以貫而何。王無妄曰。君子以忠恕為一貫。便是化了忠恕的光景。故而已矣。三字言此。外無餘說。即唯字。按忠恕之義。正不必深求。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作直捷了語。既云一以貫之。則所見無非一貫。即夫子平日所言道理。無之非。是必忠恕與一貫相配合。而後借以明之也。

義利夫子辨。所喻曰。喻不獨是曉得。且近意。君子於群。利焚。濃之中。他見道理。小人於大義當前。之。會。惟。見。已。私。揭。大。義。於。昭。上。折。微。義。於。其。上。是。君子所喻。巧。子。逢。利。周。於。計。利。是。小。人。所。喻。一。是。道。心。昭。徹。一。是。人。心。昭。徹。愚。按。義。利。二。字。自。是。君子。小。人。的。供。案。不。待。判。斷。而。自。明。聖。人。拈。出。一。喻。字。蓋。形。迹。之。似。是。從。可。以。相。冒。而。精。神。之。攝。注。必。不。可。以。自。欺。義。利。之。辨。正。在。一。念。隱。微。中。助。出。學。者。宜。當。深。省。見。賢。夫。子。示。人。以。心。為。見。曰。人。必。未。見。時。先。有。為。善。去。惡。之。心。故。一。見。賢。便。致。致。勉。之。思。與。之。齊。蓋。性。善。本。無。不。同。也。一。見。不。賢。便。避。開。居。潛。伏。人。所。不。知。處。所。出。我。潛。滋。暗。長。之。微。來。蓋。性。本。未。無。不。善。也。此。亦。是。見。性。之。學。思。省。是。我。性。靈。做。主。賢。不。賢。都。是。借。境。必。思。齊。方。是。真。能。見。賢。必。內。省。方。是。真。能。見。不。賢。耳。目。聞。處。即。精。神。注。處。此。應。分。而。生。於。感。感。有。合。而。揚。於。衷。下。句。內。字。以。應。多。內。而。不。發。正。以。遠。不。賢。省。不。賢。乃。以。齊。賢。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遠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幾諫夫子論諫親之道曰人子不幸遇親有過必微辭以諷乘可而導委曲轉  
移不令其知方是幾諫在幾上轉後不待其過而諷潛乎嘿養不直指其失  
即此是教其志自然可轉若見他志尚堅執不是便是我誠敬不足故又起敬  
以勸之更不敢違隨其志道他不是如此事親多少委曲詳盡可謂勞矣然人  
子之分當如是豈敢有怨怨便見得自己是父母非相與抵牾迨迨終無轉  
移之期夫古人學問在幾上研故事君親亦只先上轉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正  
如此○此看勞字具

按幾諫二字已包盡大旨下不違不怨到底只是箇幾諫幾字朱子所謂不  
要關截他漸上流容以開道之是也幾諫即是敬蓋敬上小心不敢不諫又  
不敢激諫也不是到不違時方敬又字可見此不違只是照舊幾諫勞猶  
苦也按之流血不必用不怨亦只是照舊幾諫知怨不是怨親自家惟恨  
有一毫憚勞之心即是然

遊遊夫子示人當體親心曰息在懷父母愛子依上親側孺子初心故于父  
母在時不可法無定向而遠遊以保其心惟遊必有一定之方不使貽親之  
則其遊不遠跡雖遊而神未遊方難速而心益不遠矣  
重人子當以承歡為孝提是不遠遊非上句為不遠遊而下句為不得已遠  
遊者去法也當思所以不致遠遊者是怎麼念頭所謂曲體親心者其道安  
在不狀雖終日與親周旋竟亦何妨  
年夫于示人當及時孝親曰父母老而衰精神血氣日衰一日人子若用

心察必覺有潛移默換而不同者故不可不時上察察於胸中何者年固可  
以驗人之壽而亦可以徵人之衰惟知父母之年一則喜其壽之高而因以自  
慰一則懼其衰之漸而因以自恐壽固只是一念才言自不待不懼此處真是  
危惻不可告人

徐自溟曰所謂知年非徒記憶其年乃察其精神動倦驗其血氣盛衰盛動  
則喜衰倦則懼此皆思所由為一知答之也非喜其壽而懼其衰意亦可  
泰若曰但求日之無多似非人子所忍言

古者夫子探人恥心曰古人非不能言而言每不肯輕易發出只恥此躬之肩  
仔處滋有不遠即是千古難竟之局一生莫釋之憤無暇及言也今之能言亦  
無所用恥矣  
王規濟曰非真躬不遠而後取即言一時已喜慮在躬上去入見為言彼即  
見為躬矣如此方許重躬意勿謂補言徐自溟曰此躬為千古難竟之局  
此耻為一生莫釋之憤躬榮遠矣言莫可出也乎古人終日兢惕處在此  
躬字內不必添行字遠字下不必添言字  
以約夫子示制心之法曰約一字真為守身之寶以此節情以此制用以此  
理天下莫不皆然約正与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逸於規矩之外故  
以約失之者多約失之者鮮矣此章學為以本智自愛者答  
鮮失即在約內不是兩層譚玉怪曰鸞問見而聘不情皆非約也約是  
操持其要約恰心歸併一說玩味以字這把柄須常在手一息不照常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并友○思齊者真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  
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  
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責人而  
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  
毋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  
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  
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  
毋怒不悅而撻之流血  
子曰父母在  
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  
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

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  
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首篇此蓋復  
出而逸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  
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  
愛日之誠自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  
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  
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  
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  
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  
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  
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

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  
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首篇此蓋復  
出而逸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  
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  
愛日之誠自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  
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  
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  
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  
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  
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  
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

雖極其失矣

訖訖夫子表君子自脩之心曰君子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禁雖出諸口而行

則李侯曰以謹言勉行窺君子猶未足盡君子也惟窺君子於言行之前自

不孤夫子論德中之說曰人或無偶而孤德則無孤而無偶之理其神氣脉

李早吾曰今都作有德者不孤看了夫子原說德不孤必有鄰猶云一善之

取疏之道矣朕則進言者奈何以徒言為哉

有可用而不可濫事有可知而不可言若一味見得忠當忠友當直只當盡

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於行難故欲敏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

十章疑皆曾子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

論語二卷終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

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于同縲紲力追反縲息

縲之妻也縲黑索也縲紲也古者獄中以黑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全直按此章重表兩賢之素行粹配意以帶言然兩邊處一則曰非其罪一

則曰免於刑戮可見世法固不足以拘人而制行必期於無害學者省此可

得立身法 公治士君子立身處世素行無玷可入於世網中亦可出於世網外証於夫子

之妻長與容為子嘗謂公治長之賢而可妻也雖曰以懷刑之君子卒不免於

刑罰而在縲紲之中然而掛吏議不掛清議非其自致之罪遂以己之子妻長

蓋取其立身之無累非謂其刑家之無愧也○子嘗謂南容之賢想其邦有

道之固能應風雲之會而不廢即今邦無道時也境雖有傾危而身境初無

子賤夫子稱子賤造詣不凡其無愧於君子哉若而人乎然所以能成斯德者亦以有自為君子之心而曾適以君子應之有不自君子之心而曾適以君子望之以與君子玉成一君子以君子取精與君子耳設若曾無君子無可師無可友斯人將何所取以成君子之德乎蓋孤芳自賞固超流俗而美質亦係重濁也全是喜子賤之成德末二句是反覆嘆之猶言假令不如此安能如此也

要知子賤平日在取友上用功夫子極喜他能取故特反言以見其為師友淵源的學問全要容嗟嘆見賢友之益是這等不可少的若只業學賢取友以成德將下二句作反意足在淺者不得夫子反覆贊嘆之旨

弟子居南宮名緇又名適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宮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度反○子賤孔子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曾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曾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子貢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簠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不佞當時輕仁重佞其關於世道不少夫子此章全是維世之意或人所重不佞當時輕仁重佞故或人論仲弓曰雍為人重名可謂仁矣但惜其簡然而不佞誠謂佞之有用也夫子亦之曰處世率用佞有何用處彼佞人以應答祇禦人者但以口頭取辨而無情實不特東直道者憎之即屈於辨者亦憎之夫仁為此心本佞則壞此心依雍之仁而可知固無所用佞即雍之仁而不可知亦無所用佞焉用佞為用哉

王規謂曰德雖訓應然則御字趣味蓋禦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口給二字極重佞與仁和乃全在此處仁為人心佞者而不求於心而徒外給於口則本心之德忘之矣屢稱於人不重只要抹倒佞人心事使知

師友厚之至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子貢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簠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不佞當時輕仁重佞其關於世道不少夫子此章全是維世之意或人所重不佞當時輕仁重佞故或人論仲弓曰雍為人重名可謂仁矣但惜其簡然而不佞誠謂佞之有用也夫子亦之曰處世率用佞有何用處彼佞人以應答祇禦人者但以口頭取辨而無情實不特東直道者憎之即屈於辨者亦憎之夫仁為此心本佞則壞此心依雍之仁而可知固無所用佞即雍之仁而不可知亦無所用佞焉用佞為用哉

焉於度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本欲取媚而反以見憎。他悵然內悔。徐微弦曰時方以佞為賢。則其見  
悅於衆而心以憂。曾於人何也。蓋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也。此字亦  
可味。見不獨取賢者之所憎。此是人心公惡處。

子使夫子示漆雕開而使之仕。必其才可以用也。開悅狀自疑曰。人信我。不  
如我自信。吾于斯也。深覺恍惚之難。應徒憂中。疑之未釋。未敢言仕矣。夫儒者  
不可無自信。工夫不可有自以為信。念頭夫子曰。我未能。又曰。我無能。開正典  
此裏相合。蓋一念之虛。得于古聖。脈也。故夫子說之。說之心。又進於使之  
心矣。

斯字不必指斯理。斯心語及於斯。即自古皇帝。王伯。半明。成于此。中乃開。此  
朕之境也。即夫子亦是遊於斯之中也。此境極細。就是信與不信。未信。光景如  
一執以為信。便多不信。未信者。必不認信。者。蓋見未信。夫子原於此中。洞  
見無涯。境地在宇宙。即在吾心。故曰。無知曰。未能。開於此中。亦窺見無涯。境  
地何處。見心性。何處。見宇宙。此其使。處是神相。訂其說。處是神相。合使。開而  
言曰。能信也。則於斯。泥矣。據斯而足。以畢開矣。使開而曰。吾將求信也。將求  
謂。漆雕開之。後。開可已乎。又使。開再。造。幾年。亦。特。是。曰。吾。斯。之。未。能。信。耳。即。夫  
子。悅。於。開。之。言。也。夫。子。亦。止。自。言。其。心。曰。吾。斯。之。未。能。信。耳。  
乘桴夫子曰。周流不遇。歎曰。世莫宗子。道不行矣。朕心終不忘天下。除非乘桴  
浮海。或可自寬其憂世之心。不勝憂世。歌也。求其聚。朕海濱。若其惟仲由  
也。此亦假設傷時之言。以喚醒子路耳。子路平日曰。夫子陰一開此言以為

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  
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  
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  
雖賢。未及顏子。聖人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  
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  
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  
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  
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  
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  
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  
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  
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  
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  
乎。夫子所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海。從我  
以說之也。

者其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子路曰。道不行。乘桴浮海。從我  
以說之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海。從我  
以說之也。

真欲避世。遠避素志。而喜。天子曉之曰。由也。不憚浮海之困。此急流勇退之心  
誠過我矣。然流用舍。行藏中自有化裁之妙。真融不滯。處田尚未思到此也。現  
此而夫子憂世之情。見乎詞。以材示督者。欲還察其用世之心也。

此章先須味道。不行三字。蓋夫子轍環天下。死且不為行。天下計也不得已  
而寄望於浮海。是傷世道之不行。非謂天下之終可棄。亦以見天下盡海。人  
世之傳言。耳子路喜意。不是喜夫子獨與。已亦不是真欲從夫子浮海。但  
夫子此言。多意復出耳。此即怙見意也。却不思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意思故  
夫子曰。無所取材。似謂用舍。行藏。此中還有個化裁之妙。

全直稱才不稱仁者。蓋以武伯有用人之責。只宜揄才。而使之何必問仁。不是  
不輕以仁許。三子意亦不是才易見。而仁難知意。

武伯此見。國家當用才之時。勿以仁先。亦孟武伯問子路。有才勇敢。可以仁許  
乎。夫子以性術之怪。論維張。而藏處亦不可得。知也。亦若謂不必以此知  
由耳。○武伯親夫子。知而不言。又問子路之仁。夫子曰。由也。有勇人也。若千乘  
大國。正需有為之才。可使治其兵賦。必能商閱。教訓。使民有勇。而方也。此由  
之才可知。若不必知其仁也。○武伯又問求之仁。何如。夫子曰。求也。多藝人也。  
若千室之邑。而民多百乘之家。而事煩。可使使之為邑長。為家臣。必能理煩  
治劇。使民安而事治也。此求之才可知。若不必知其仁也。○武伯又問亦之仁  
何如。夫子曰。亦也。禮樂人也。其儀容。非采。用之束帶。可立於朝。端可使與賓客

也。此亦假設傷時之言。以喚醒子路耳。子路平日曰。夫子陰一開此言以為

者其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子路曰。道不行。乘桴浮海。從我  
以說之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海。從我  
以說之也。

無所取材。○子路曰。道不行。乘桴浮海。從我  
以說之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海。從我  
以說之也。

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自由也。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伯問子自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多藝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言自有一段周旋指涉。彬。可觀處此赤之才可知者不必知其仁也。蓋勇於  
禮樂亦仁中之作用。今世需才正急。不必從作用窺本體耳。

國家所需者材。濟所難。快者心境。有如虛課。品望而輕。其技能。致使國卒不  
收。才士之用。亦足惜者。故武伯問仁。而子曰。不知益謂。倘能器使。即不必知  
其仁可也。伯又問。是問其仁有幾。多。分數。與上節之問。畧不同。下問。亦俱  
兼此意。治賦以有勇。知方言。是長。是分治者。家臣。是贊治者。可使謂理。煩治  
劇財。無不。是政。無不。舉勿。分邑。長治。民宰。臣治。事說。東帶。立朝。見赤之器度  
都雅。丰采。偉岸。諸侯。來好。會為。賓大夫。來聘。問為。客。赤。非。言。語。之。科。但。優。於  
禮樂。願為。小相。故。可使。與。賓。客。言。言。玩。可。使。二。字。正。動。武。伯。隨。才。器。使。不。必。就  
仁。上。限。其。才。且。慨。當。路。者。往。七。於。子。求。君。子。短。於。為。國。家。拙。於。用。賢。者。巧。於  
困。才。士。且。國。家。亦。安。得。不。仁。而。用。之。

全肯孰愈之問。正恐其認賜太真。而不故望之語。則是存賜之真面。即即悅快  
回之真神情。天子尚。在異日。與其為。媿美。之。回。而。獨。喜。今。日。能。呈。一。本。初。七  
賜。故。夫。子。曰。弗。如。也。吾。與。爾。弗。如。也。弗。如。之。典。即。是。孰。愈。之。問。意。  
女。與。此。以。一。貫。醒。真。知。也。子。貢。昔。有。方。人。之。役。未。領。一。貫。真。詮。故。夫。子。撰。之。曰。  
女。與。回。也。孰。愈。明。乎。以。若。無。若。虛。之。鑑。破。其。多。多。穢。之。障。也。賜。乃。對。曰。  
賜。也。何。敢。望。回。則。就。其。一。之。問。者。評。之。乎。回。之。問。一。靈。明。內。朗。神。識。外。通。開。方  
入。於。耳。知。即。融。於。心。即。一。即。十。無。火。待。也。若。賜。則。從。懸。想。時。強。生。億。度。一。此。一  
彼。兩。相。印。証。特。聞。一。知。二。耳。望。回。且。不。敢。敢。言。愈。耶。不。知。回。也。發。空。即。一。且

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  
邑長家臣。卿大夫之家宰

亦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  
孔子弟子姓

公西字。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  
子華。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  
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  
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子  
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  
貢方人。夫子既語以  
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  
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

開所不聞。知十。鳥足以盡。回賜也。屢中。即一且。聞非所聞。知二正所以限。賜故  
夫子醒之曰。弗如也。非謂一之聞者。不如正其所以聞者。不如也。賜。於一  
處。自覺。自証。即可。於如。處。自備。自。不必。以二之。知。進。于十之。知。自。可以。賜之  
一。同。于回之一矣。將。聞。乎。抑。不。聞。乎。吾。與。女。弗。如。也。賜。以。回。為。弗。如。真。可  
如。回。以。聞。一。矣。

孰愈分明。提醒他。引進他。不是尋常。泛問。子貢直於此處。已見。得七八分。知  
得。顏子。所見。真。有。我。不。如。處。故。直。下。便。吞。是。識。性。與。天。道。沒。事。回。如。明。鏡。在  
此。物。未。畢。照。賜。如。將。此。子。以。逐。若。子。照。去。備。上。以。形。寂。一。徹。盡。徹。之。以。借。二  
以。形。察。拘。泥。對。待。之。心。勿。或。泥。然。此。就。是。進。机。故。夫。子。與。之。弗。如。也。是。順。他  
口。吻。說。吾。與。女。弗。如。是。激。勵。振。作。之。詞。狀。又。不。是。與。其。知。二。可。進。於。知。十。也  
姚。元。素。曰。賜。是。自。歎。所。知。不。如。回。之。多。夫。子。是。諒。他。所。知。不。如。回。之。少。與。字  
當。是。警。悟。語。非。嘉。稱。語。非。與。其。弗。如。之。知。乃。與。其。弗。如。之。心。從。心。上。思。如。則  
終。如。送。知。上。求。如。則。終。弗。如。惟。一。撥。轉。多。識。之。念。耳。許。故。卷。曰。點。醒。弗。如。正  
是要。他。轉。頭。全。不。在。知。上。比。勘。俱。是。神。家。點。化。語。  
全。肯。孰。愈。承。卷。曰。人。貴。打。起。精。神。做。事。恁。恁。不。實。休。賭。躬。行。即。說。得。好。也。沒  
幹。首。節。其。詞。切。使。之。警。之。次。節。又。引。來。使。之。愧。恨。皆。是。夫。子。化。工。卒  
予。處。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子與改是。行去聲。子能言而行不逮。故  
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收此失。亦  
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  
一自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



如外有言  
之則非尊尚可朽也。今宰子未便至此何不勉為受教之地而遂甘自棄乎  
我子予何足責哉。夫子又因是而始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即信其行亦  
如是。世共相遠焉。可矣。今吾於人也。則不然。聽其言矣。亦必復觀其行。即與  
世精。豈可矣。夫今始既不多時。信現何以頃與。亦然。子而改是也。予其可  
不自改乎。

朽木糞土。是形容他頓悟廢地之象。亦是喚醒他。語非實以予為朽木  
糞土也。以節夫子因論及他事而暗做宰子。沈全曰。下曰二字。更端之詞  
息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責之。李東一曰。於人二字。極其感慨。俱暗指宰子。此  
傷今思古。意絕不相干。聽言信行。與聽言現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欺。蓋  
曰吾不忍逆之云耳。且始之人安得言行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行。却相  
悖。益抑揚反覆。以深警之也。湯霖林曰。始今非兩時。猶云吾原是要如此。而  
今不爾也。一申論。

見剛夫子忠真剛。剛與勇別。是自強不息之心。地位非難。何吾未之見  
也。或人不識真剛。而以恃。自好者當之對曰。若中振者。非剛乎。夫子曰。曰  
剛。是常伸之體。猶着意。便是慈。振也。於心曲。隱微處。未能到淨。亦慈也。一有  
心。便非浩然本體。不是剛矣。故必嗜慈。消及剛。德乃目。  
按此章。須重發。未見剛句。正是聖人。激發天下之意。思剛。則主心體。說不  
作用。慈是不剛之病。根慈。乃能剛。而不忍。非不剛也。亦非與慈相  
也。或以申振為剛。是動氣。質上說。夫子以申振為慈。不為剛。是就心

致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晝寢自棄  
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子不能以志  
帥氣。居然而倦。是燕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  
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  
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子也。聽言觀  
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  
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  
○子自吾未見剛  
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者或對曰。申振子曰。振也。慈焉。得剛。焉於度  
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  
未見申振。弟于姓名。慈多嗜慾也。多嗜慾則  
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  
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撝之。謂慾。故  
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  
宜夫子之未見也。振之慈。不可知其為人。得  
非恃。恃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

粘帶隱微之處。誠按慈非私欲。若私欲則委靡。洵沒甚矣。安得有剛之似  
或云。嗜欲如嗜功。嗜利。義非不恃。自好。是親為剛。故實非也。為得二字  
你。不是看不可作。不能看。李卓吾曰。恨也。慈為得剛。亦因或人語。而就申振  
言。取其寔聖人未見之思。寓意自深。嘆此自廣。

加我子貢有志于無我。而曰我與人同此心。亦同此欲。如我不欲人。以拂意之  
事。加諸我。吾亦欲無以拂意之事。加諸人。不曰勿。而曰無。是以無我。自任矣。夫  
子進之曰。不欲無加。是將此身。公在天地萬物中。渾然一體。爾但心欲之。未  
必身至之。恐非爾。今日所及也。然寔也。用功及此。何難賜也。勉之。  
子貢所云。不欲無加。夫子在何處。見其未及。蓋說吾欲無加諸人。而先云我  
不欲人之加諸我。則是我心。先見人之加我。者。有不欲。即此是一點人己之  
迹。未忘一點順拂之情。未化。若至人。化即人。加我。我。我不見為不欲。不  
見為人之所加。矣。子貢惟由近取。雖之方。而進為則。亦可以一言終。亦亦可  
以及欲。立欲。達田地。藉以無分二字。分仁。恕。亦可矣。

之。子貢。詳聞性道。而歎曰。道何可聞。何不可聞。心自迷悟耳。夫子憐我。以文  
即。是夫子之文章。不悟。者以為有。道可學。聖者可得。而共聞也。不知就文章。中  
便是高仁義禮智之性。與大原。出於天之天道。人。不悟。雖日聞。不知其性。與  
天道。也。則以為夫子之性。天。不可得。而聞。即文章。即性。而聞。亦與也。  
夫子之文章。人。都曉得。但文章。中就有性。與。天。道。在。却。人。心。都。不。曉。得。故  
曰。可。聞。不可。聞。蓋。悟。則。聞。不。悟。則。不。聞。文章。即。性。而。聞。性。道。心。聞。也。以。聞

此其所以  
為慈爾。○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  
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  
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徒勉強。故夫子以  
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  
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  
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  
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  
此。所以為。○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仁。恕之別。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  
德之

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  
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  
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

性道之聞。文章則可以聞之。文章則不可。王陽明曰不可得聞。只是箇會不詳如一貫之教。子曰唯門人便曰何謂是不聞一貫。子路記若謂子路勇於從善。有聞乎善。必欲不虛此聞。吾想其汲汲果行之心。似若未之能行。惟恐有此聞而不能副此聞耳。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未之能行。只好鑽花水月。勿着家謂子路力不洗心而未能行。非也。謂方終聞時。豈能即便行。得亦非也。還要想像他一段。敏。皇。果。於行善之心。似若未及行而惟恐不能。有此聞。惟恐字。全。是。必。行。的。念。頭。一。併。重。有。恐。若。孔。文。子。貢。問。夫。子。曰。謚。公。論。也。文。美。稱。也。孔。文。子。得。謚。為。文。諒。必。有。以。而。果。何。以。也。夫。子。曉。之。曰。凡。性。敏。者。多。略。學。問。彼。則。不。恃。其。敏。凡。典。藉。之。裨。政。治。者。不。難。考。究。而。及。上。好。之。又。不。恃。其。敏。凡。鄉。校。之。議。聞。關。之。論。虛。心。下。問。而。不。以。為。耻。其。不。自。敏。處。即。是。其。意。采。可。現。處。得。謚。為。文。以。此。可。見。矣。文。子。素。行。多。兩。子。貢。深。有。不。滿。故。問。之。敏。而。二。句。一。直。看。以。敏。字。為。主。把。不。耻。下。問。合。在。好。學。上。說。蓋。學。問。非。二。事。問。亦。所。以。資。其。學。也。好。學。不。耻。非。而。心。不。耻。下。問。正。其。好。學。之。心。也。請。學。問。要。切。大。夫。身。上。勿。大。好。文。乃。文。雅。之。意。若。挾。其。資。敏。不。親。學。問。便。是。俗。吏。便。非。雅。道。故。文。字。只。根。學。問。上。寫。出。不。必。牽。合。謚。法。是。以。二。字。要。剔。正。應。向。以。之。問。

問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問夫子之至論而歎美。○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之言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高者多耻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始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

子產夫子謂子產三朝行政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推賢讓能不矜不伐是其恭其事上也擇難抗節宣力效勞是其敬其養民也底其生聚卹其凋敝是其惠其駕馭民也設立法度紀綱以防風俗之奢華公族之僭是其義四者皆君子之德真鄭之良大夫矣

此稱子產之合道行已以接入言恭謙也如爾邑稱於子羽為善歸於子皮事上凡立朝批政辭命之際皆是敬謹恪也如內息公族之事外事大國以禮惠愛利也如植田疇教子弟使駕馭裁度也義者區處整齊之如辨章服別田疇子產其春秋之君子乎。○平仲大凡交際之生起於論交之前不先有一段真意持以與人故交多不善惟平仲之交竟得交道中有多少意味故天子特善其與人交蓋交久便有炎涼遷換之態惟能久之人即是能敬之人能始終不衰之人即能真心實意固結不散之人交以敬見非植黨教以久見非欺類此可以作同寅之想而為國家補夫子所以善之。○周季侯曰首句善交二字有許多盡道處不可輕忽看過夫子有味乎其交也。○文仲夫子論文仲曰智者心依不蔽於私臧文仲為國藏守龜而燕室以居蔡地所出之大龜以山靜物也則山於節象龜之靜潔潔物也盡潔於枕象龜之繁煩神至於知此是心有所感視之行所無事何如視之不事者竟明見萬里卷又何如故曰何如其智。

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稅昔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

昆出蔡地故以蔡名其長尺有二寸。程蔡是為國藏守龜不嘗其僭。但不應山節藻梲耳。若是僭豈但不智何如其智不可直說不智。只謂文仲平素有智名不識是何非智。就心體上渾融說。婉刺勿說他誦讀鬼神亦勿說不務民義。

全直子張問二人寔是奇他。一層高一層所以認定為仁。人夫子未許其仁。皆端重無私心。未知二字有味。大凡有高位之行。於其中多有不可知。仁者心事正大光明。未嘗好為高行。一味做過人之事。安得遽信其仁不可說忠清不是仁。連他忠清之心未可知耳。

今尹子張問曰楚有令尹上卿名子文者。三次為令尹。不以得位為喜。然猶曰人情尚可。制至三次罷其令尹。又不以失位為愠。且無愠猶是處已能平心。取彼當三已時。凡我舊日為令尹所行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代已之人制行難之。又難。夫子以為何如。人夫子曰。斯人知有國不知有身。何謂忠。子張謂如此難。忠不足以為盡之。其得謂之仁矣乎。夫子曰。仁者純天理而無私心。彼不喜愠。顏色都安。知其不喜愠於心。而所必告之政。又為知是師政尚未知其心。何如焉。得遂以仁許之。

二子之行都要說得。懇到如子文。不喜已不愠。難三仕三已。無喜愠。九難。告政於人。難三已。皆必以告。九難。且既不以一已進退為欣戚。又不以物我。去留為動。惟一層高一層。何如之問。已而陰許其仁。意夫子姑就他行事許。且忠字不可說物我無間。恐涉仁上去。未知相忠字來。言子文之忠。去知。

其心何如下。句方說為得。遂以行事而許其心。羅子張又問曰。人有一毫係累。便脫洒不得。當齊大夫崔杼弑其君。莊公時。陳文子有畜馬四匹。之富乃棄其富而去。他國然。人情猶或結縲及山奔。至他邦。彼見其臣。僭則曰。其風報氣。習不異吾國。大夫崔子也。全不肯就。亂又遠去之。然猶曰。曩身于暫時耳。又往一邦。彼見其臣。僭則又曰。君弱臣強。搃是一樣氣。猶若大夫崔子也。不憚屢往。又遠去之。難之又難。夫子以為何如。入夫子曰。斯人去亂之決。不以富貴脫身。保可謂清。子張又以脫狀風塵之表。必佳。然天理之中。故疑其仁。子曰。一毫無私方是仁。之子之去。為崔子去也。安知味為自高也。且不剛。控大邦以討賊。適令崔子得肆。狀于齊也。未知其心。何如焉。得遂以仁許之。觀此而見仁道之純。不可以一節之事當之矣。

文子因崔子弑君棄富而去。難且至且至三而不憚屢往之勞。尤難。其潔身去亂。亦一層高一層。何若清介。狀或者多是矯誑之行。以立異。又不聞有討賊之舉。使崔子益橫肆。故未知其心。何如猶若大夫。未必都是弑君。但君弱臣強。都是一樣無君之心耳。一說徐自慎曰。夫子只說未知二字。何等渾融。而學者添出未知其心。等意。便是賊足。只宜云。未知其為何必而焉。得必其忠而仁之。未知其為何清也。焉得以其清而仁之。連心亦不必說。

論語三卷  
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誦讀鬼神。如仲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子曰。未知焉得仁。○如字。焉。於。處。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聞名。諡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弑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



不念 夫子謂古人善世之衷曰夷齊其意要在淑世非避世在愛人非絕人舊時之惡也是激人為善的意思後來之不念又是成就人的意思始終以善待人故人怨是用希

不念字有化而忘身之意人知夷齊是第一方面的不知是第一熱心的何也他要人個做聖賢方欲享得而怨之人之恩怨皆洗念起清若無念形注則現形迥則消故微形不怨水蠅母不怨鏡無情故也若有清情之念則亦不能無怨矣

微生夫子維直道曰直美稱也微生高何如人既謂其直我蓋直者虛心應物不煩轉念今高也當或人之乞醯焉乃轉乞諸其鄰而與之是細微處不知不肯露出委曲要周旋人意便不是肯

周季侯曰古來只為周旋世故念頭壞了多少人品如微生乞醯一事何等委婉方便却是第二個念頭便非當下本念故夫子有感於其事而歎之不重在微生指點要人不向轉念去也下文巧言惡怨而段亦只為加了一分周旋意思

巧言 夫子汲不直之戒曰以立心慎道為巧好其言今善其已過于恭欲雖為此是醜謹然多了一分周旋的意思左丘明嘗以此為耻丘亦耻其華而不實也又或中匿其怨欲幸不校而友其人自謂此是長身也然此一事要周旋人意左丘明嘗以此為耻丘亦耻其面而不心也人若提醒一耻心便氣此病矣

沈無面曰春秋世衰氣薄漸喜軟熟而惡剛方故人每於人情物態上加一分周旋料理此便是鄉原之起根奈脚處夫子以微生高之不直附左丘明之同恥皆以防人心之微漸也獨言左丘明在者率世不知耻而獨我兩人耻之也細玩語氣醒世意深而概二流人之意較淺朱子曰足之為言嗟足之謂也謂如合當九分却要添作十分意謂其少而又添之也說有此意便不好

全言此章善分明是至矣者其心体之妙子路不校不求之心顏子若虛若無之心夫子心含天下付天下於一心一堂之上共有天地堯舜氣象不可作至矣分量之異洵識氣味之同也

顏淵願季路待坐於之側一堂之上共有天地堯舜氣象夫子誘之曰回與由益各言爾之素蘊矣○子路見得天下之物皆身外天下之人皆度內對曰由之志惟願以所乘車馬而衣輕裘與朋友共乘而共衣之箪食而畧之憾心此子路性極高明處○顏淵克己功深直將心淨氣消融於對曰回思性分當原不覺得吾之有善何處見有善可誇伐哉分當為原不覺得吾

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與惡人言與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乞諸其鄰而與之 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非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

人觀人其於一介之取予而千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漸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樹友○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音盍

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衣服之也裘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之有勞何處見有勞可施張此若虛之襟懷是顏淵性地極純粹也○子路請曰願聞夫子之志夫子曰吾之志亦惟以天下付天下老者自安優游泰和之中朋友自信並渾於樸茂之世以若自懷含情而各適其情嗜情而又固於至情蓋老欲安友欲信少欲懷人即以其欲為欲而德之至美只是一個安心子路於私學向致用力來故直道其物我一体本非公物之謂莫認作小亦勿要像伊士口角顏子起手便從性靈悟入故其言俱從性地至清澤上說直是不見得有善可伐勞可施非言有善勞而不伐也伐施俱自心上看見有能得乎己之心便是伐見有功及于人之心便是施子路所得這歎景說費得顏子之志已自騰朕故又進而求之夫子可以想見古人也此意窮之學安信俱俱宜自心言又都是休天下之心安非止常肉有情神安意朋友只指年相若者勿以交游言信是心也其心之卒然以契其情之同然非止盟誓有直樸乎意少非止孤切凡養生皆其非特感思有含哺致腹如赤子在抱意沈多回曰想夫子開口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每一人不在化工之中其寔老安少懷克舜之有病而天地之有憾也但夫子發言時則惟見其充滿去憾耳吳因之曰聖人享願天下之願即其願

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子路曰願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夫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

已矣夫子傲人意曰悔過即是改過吾嘗以此望人今豈其已矣乎吾終未見能自見其過而獨知內愧自訟自責者乎然不過提醒此念即是訟過之心有何難處而豈終未見也

按此是夫子特為是激語以作人自新之意全重一個內字蓋口不言而心自咎則悔悟深切而誠意所著根深力固緣說出意思便消散了訟如爭訟之訟內自訟者直使無地可容必克而後已也有此一腔直精神過已消化了即是改不必又說能改

十室天子以好學勉人曰忠信是不離不琢之真心豈獨丘有之惟十室小邑其中必有忠信寔如丘者焉但不離不琢之真心豈獨丘有之惟十室小邑止用事所以聰明愈遠本體愈滿便是好學不如處也肯從忠信本體上學自放手不得

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個樣子不如二字正是提醒世人處狀以重不肯學上丘字輕帶主龍溪曰孔門之學惟在忠信好學是保任忠信功夫若忠信外別有所為窮理之學是二之也表九曰聖人惟能好學見臻實際依露真常不離忠信門頭便能七通八透縱橫自在亦無分毫加於忠信之上即庸德之謹至非於忠信有加也不失其心體而已矣全自瞭此章以簡字提綱敬字正是簡之主宰處滴知簡與敬不是兩件其能從簡處全從他精神鎮密上來仲弓不在所行處論簡直在所居處論簡可謂剖折入微故而相印證處正千古帝王精一之傳

精義曰仲弓才德可使為政也范氏曰仲弓可以為

氣○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自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



全首看五個與字車重與字見非聖人不能與乃知向作辭與者不是均一  
與也以五秉之粟與子華之母則為繼富以九一之餘與鄰里鄉黨則為周  
急之可周也富不可繼也只把周急不繼富為一與章血脉  
子華子華為夫子出使于齊想為司寇時以國事之與子華念及交之與為之

請粟於夫子亦是高誦處夫子曰與之六斗四升之釜冉子病其少而請益夫  
子曰與之十六斗之庾此固是示不當與不當益也因其來請便自有變通之  
義在冉子乃自與之八十斛之五秉此亦存恤其母之雅意但不免有意市皇  
耳○夫子聞而裁之曰赤之為我墮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其家富矣豈不足于  
養者吾聞君子之用財窮急則周濟之富則不繼續之今求以五秉繼富於與  
之義無當也○孔子為魯司寇時原思為魯邑之宰夫子與以常祿之粟九百  
思辭其多是亦有意明節處○夫子止之曰若其事當食其食此是常祿爾母  
亦不必辭矣○冉有原思亦賢人之高行但不如聖人之無心應物耳  
子華使齊原思為之宰記者有春秋賢人以世上之物執為此心用聖  
人以世上之物還為世上用義無定則隨時妙用義當予則可以予思以  
可以予鄰里鄉黨義不當予則子華之母冉子與之亦無謂何也○冉子之  
不繼富之義也子華富而為使往還者有常期不必憂其母也義也有冉子之  
請則與益因其請益而與之乃全冉子為友之厚道若古問饋之類亦義也  
與之五秉而始示其意以不繼富義也原思為宰有常祿義也思不安而廣  
之以與鄰里鄉黨正周急之義也故曰無可無不可思之辭粟不是矯節立名只因平  
矣聖人用義之熟如此故曰無可無不可思之辭粟又遠以鄰里鄉黨通其  
素以淡泊自守見此九百設用處故夫子既止其辭又遠以鄰里鄉黨通其  
窮不是要廣君之惠正所以成原思之慮也○母字重請是正意以與爾鄰

始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  
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  
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  
曰謙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  
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  
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  
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  
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  
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  
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  
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  
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  
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  
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

之學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  
與之六斗四升之釜冉子與之粟五秉  
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  
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  
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 永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  
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  
有餘 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事 子曰母以  
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母以  
與爾鄰里鄉黨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  
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  
推之以周貧五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學問中夾聖門重學不重才果是資性剛決遇事能斷達是心胸穎悟處亦能通曉是心思工巧處事有方三何有二字見綽有餘裕之意果則於國家事指頓定矣達則於國家事則乃解官與則於國家事左右宜之

善離季氏遣使召閔子騫為費邑之宰。蓋費叛難治。暴其骨。可以鎮服之耳。閔子騫對使者曰。吾素不願仕。女為我善辭於大夫。以止其召可也。如辭之。滯。復有召我之命。則吾必去之汶上。飄然自落矣。其善為我辭。毋違我汶上之行也。

始終俱是決辭。特有道之言。自是溫婉耳。非婉辭于始。決辭於終也。一說。士抑私家扶公室。聖賢辭氣又極平。無此激烈。善為句。不必說不可激怒。大語。汶上句。不必說命不出境。語只云。士固有志。丘堅吾志也。如復我即去。母之邦。有不惜耳。只開說氣。象即好。

伯牛昔伯牛有疾。將亡。夫子以師弟之情。往問其疾。自牖執伯牛之手。而與之求訣曰。疾勢至此。殆將亡矣。然天不欲斯文在斯乎。萬世道統。惟二三英賢是寄。亡斯人是亡道也。生死有命。此道在人耳。吾不意平日有德行之人。而有斯疾也。君子亦安於遭此之數而已。自牖執手。是致師弟之情。或曰。驗其脈之存亡也。朱子如何。知是迂於南牖下。大是千古可嘆事。曰。命矣夫。見修短非自致也。斯人也。以平日德行言。而謹疾亦在其中。再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重惜之。正見其為命。

論語三卷 十三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然從

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通達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閔子騫曰。善。

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秘為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

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知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猶痛惜之。

論語三卷 十四

賢哉夫子稱頌曰向滿胸襟無一絲之累。賢哉回也所食者一簞食。所飲者一瓢飲。所居者在陋巷。他人以為物累便不堪其憂。戚回也功收于一日。仁歸于天下。並不見陋巷。簞瓢不改其天地萬物同然之真樂。此真是廓然心大。宇宙以包羅此世界。我回也不可及也。

羅近溪曰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而已。活之為言。生也。快之為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潑了。無滯碍。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即是聖賢之所謂仁。故顏之不改。寔與子之忘憂。意味相似。贊他處正是取他好學處。按不改其樂。非樂亦非樂。道回之心。休是活潑。地。雖貧困之極。此樂不改。此人心之本休。但人不免為境動。惟顏子不為境動。故不曰樂而曰不改其樂。蓋樂是真性流行處。一切世味都不上心。來即此便是真樂。

悅子再求。澄慕夫子之道。乃自言曰。非不欲悅夫子之道。而心欲求至之。奈資稟庸下。力不足以求進也。夫子激之曰。人安有不足之力。假令有力。不足者亦必銳志。策於前。進用力。求進。至於中道。回力之不足。而廢耳。今汝有能進之力。而不鼓精進之心。道無吟域。而汝自吟吟。域未行而先畫地自限。不肯向前。安得誨汝力不足也。

此力亦自心言。冉求以為子之道。即是錯別。有真悅。精誨。加耳力不足。三句。非是語。假說以徹之耳。孫淮海曰。不曰道而曰夫子之道。是在聖人身上。說道而非自心上。尋求。徒悅以口耳。而非悅之。以心者。宜乎自謂力不足也。聖人以畫之一字責之。而行道為喻。是教冉有反求諸心也。蓋吾道本平。坦。此與能若真知吾道。在自心上。尋求。而得其妙。則必悅之。深。悅之深。則進之。加。進之加。則自畫不能矣。

女為夫子進。子夏曰。君子儒。小人也。大儒也。其學以宇宙為量者也。小人儒者。拘儒也。言必信。行必果。硃小人心。執一。亦可以為士。拘也。女弟為其君子母。為其小人。斯為慎。慎為矣。

此儒。須在微隱約處。格之。精而守之。一故有儒之君子。有儒之小人。有儒之君子。而中之一。有一時之君子。而千古之小人。有儒以為君子而已。為小。人。子夏規模。稍狹。故夫子以此廣之。重一為字。有若加。傍。意。多為句。不。此。及。言。以。足。其。意。非。有。箇。為。又。有。箇。為。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善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冉求曰。非不欲悅夫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女書。說音祝女。

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問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勿泰。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口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備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已。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子游為武城宰。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而已  
得入只是識得个箇人非取人以補治行不由徑一由說下室非徑至亦何妨然非公則室亦徑矣彼既不至履何從得然所淨有重於至者不由不至以一事奔競之門如捷徑非公不至正行不由徑處想非公不至之意蓋使宰意中有我毋使宰室中有我宰式則為慕士入室為慕宰矣此其必奉公而至未嘗以假至也

之反天子嘉孟之反曰凡人矜伐多是欲上人之心孟之反不伐之心正是不自欺真心直有加人一等並當齊人伐我北鄙我師就潰人皆望風而奔反他居後為毀魯之全師不沒皆反之功也願將入圍門之時正無人屬目之地乃策其馬以自掩曰戰敗而還人皆爭先非我之敢於後也特以馬行不進而不得不得耳此其心誠痛兵敗負國不敢言功正不自欺其心處於夫子與其不伐  
高中玄曰此要識之反和明是以財軍覆王為辱不敢以後為功故其言如此自掩其功是就別人說他若有心自掩其功是掩情也是要譽也不情甚矣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

不有夫子則世意曰今之世廢道之世也而曰之世也使有口才信矣尚不及祝之儀與夫有容美矣尚不及宋朝之美則依美難可免而不難不朝亦無以後時好在朝而不在國而不在鄉亦不免矣視古忘言之化易色之風何遠哉  
愚按士君子之自制行以求自信斷不肯校時俗所好尚也風日趨日壞若有所求免於俗的念頭必依如鮑美如朝而後可免此朝必不可為奈何甘以自已之節而自臭供時人之玩美夫子寄慨於難朝正為求免於今之世者醜之也意在言外難免不必露憎惡字而

誰能夫子勉人由道曰道之不可順史雖循戶也今人之出誰能不由戶而出是勢不能不由者若道只在日用率由中舉足便是何處可離何亦不由斯道也人只認現前是道勿當面說可也  
此以由戶提醒人去由道是勸勉之詞非怪語上句不是說人皆知由是勢不得不由意道亦是不得不由者何亦由此道也何莫二字是提醒意即何莫學夫詩意  
文質當時以質勝為野之勝為君子故夫子說文勝意曰標身涉世何處不有文質上勝于文則不免于野而可鄙而文勝其質亦流于火而可敬是原勝誠為野人矣彼文勝者亦豈得為君子乎必自然質自然之彬彬相濟而適得其均則剛柔之質自有日章之文然這是君子之道耳質不可勝而文可勝於此章當歸重文不可勝意質文不在禮制上說凡一身登降周旋皆是流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孟之反曰及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代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士人之

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之及可以為法矣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之官鮀衛大夫未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斑斑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

外看若以在內言，知忠信誠，正是極好處，豈同于野形？亦多之少，之誠亦不可用，酌量調劑，始是自然停當。恰好太朴中自有文彩，雅德用，夫決不勝有君子，是也。中正之軌，不是人品。

人之夫子以為人之生也，直在生處見之。天地之生，机惟直遂，始勝盛曲，即覺矣。是生與直不相離之謂。非云直乃所以生之得也。若直而枉之心已死矣，則生亦委形非幸而何。

袁七澤曰：此直字與直好直等直字稍異。即性體也。性體無善惡無向背，無取捨，雖欲離此而卓爾，存非中非道，而巍然孤立，故曰直如于何，皆非心思意識之所能攀躋。即望破曰：眼視耳聽，手持足行，為直率這，是現在實有的說。玄說如索隱行恠，欺天欺人，俱是罔不以枉對直，而曰罔最可惡。

知之夫子極學之，却欲人完真知曰：人心即道，體及現心，體靈明不昧，知也。於心，體用不容，愈好也。自得其心，體活潑之趣，則樂矣。故知之者，特心體之靈，明耳。猶去窳用其力，不知好以求其所知，而志向專一，百住手，方是真知。好之者，特心境之欣合耳。猶未自得於心，不如樂，即融其所好，存一，設解脫，若無一毫，終持方是知之極樞之一日。有一日之不如終身，有終身之不如知轉而好，轉而樂，乃滿得知之分量。

兩個不如一步，豈一豈所謂進一步有一步，豈處不至於樂成不淨，知也。以知字另提三之者，字以所至之境，言指道指理，都呆好，即知之深處，樂即好。

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自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大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發意躓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樊遲問：知子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民亦人也。獲猶得也。專用於人道之所安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契運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

之融處，故學者自心自証，不在以知者結。各至之微，而在以不知者併相。生之神步，有個不如景，方為得之。

中人：夫子論人品曰：君子投道於人，無語不是上。但人有不可耳，如均一教也。惟中人以上，賢既高而學又到，正將進悟之時，一指點便能領會。此等入是，可以語上之人也。若中人以下，資既鈍而學又未到，與之語上，不會領略。語之無幹，此等入是，不可以語上之人也。人曷自勵焉？以為受教地哉。

不可只說他領受，得領受不，不主教者說如一貫之傳人。其聞者子唯之，是謂語的門人疑之，是不可語的。既語只存悟，未悟時，點化耳。中人上下，俱兼資學，然以穎悟之敏，鈍見解之通塞上論。

問：樊遲問：何如斯可謂之知？子曰：知者，明理之謂也。事務於民生日用，常行之理，以盡人道之所宜，而務其所以為民者，即是。此是教吾心之鬼神，而鬼神之神，惟敬而遠之，不媚乃為真敬。乃為真務，義是無所以分務，義之心是非明。白可謂不惑之知。作矣。樊遲問：何如斯可謂之仁？子曰：仁者，純心之謂也。惟先其功之所難，而急以爲之，何暇計其效之所得，必後獲，亦是先也。是無所

以分先難之心，寔落在此，用上用功，而無絲毫之仁，休矣。此也。勉之。

鬼神正與民對，其敬而遠之，見其務民，敬處正與先對，其後獲處正見其先難處。意字兩層，不徒曰義而曰民之義，蓋此義是百姓之所日用，意夫愚婦之所不能提一民字，正破鬼神其言鬼神，正是消人隱怪之種子。須知務義尚便有神，神明意欲而遠，正破明務字之義，而遠字又正發明欲

神感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



心守自濟世之意心不隔于天下其可處君子與天下共可之天下不以後吾

此見應世之權即寓於救世之中宰我是說魏以究仁者之心以窮仁者之術夫子言仁人心也心上有生機即是覺機生機動則宇宙之顛運去不入

中庸中覺初動則應變之微權決不惑于世途可逝見不窮於此心不可隔見不窮於此術可欺正見可逝不可固又正見不可隔此處源頭其不可隔之意或問欺此固之別朱子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作也時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者也此條只辨明一透字之非謂愛已便置井中之心於不顧

中庸夫子贊道之至曰天命之性中者必庸中庸即是德非別有所為德也不惟日用之常即是無敵無其之至平奈人欲於庸外更求其至其鮮此庸德久矣民鮮久正贊中庸之為至所謂中庸不可也

揚慈湖曰中庸之德不無可言至矣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嘆然則何以謂之中庸之德中言其不必求之過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常中庸是易知簡能之理若說太過不及不著德字

全言以章論仁當主在公己之心說緊要在一近字上袁了凡曰博施濟眾系是仁若極思子貢問志量甚大但以外求仁便失本領夫子示以求諸已便有出入之方二節總是一意無仁恕之分

如有子貢非求仁于事功乃有弘濟一世之志而曰如有博施恩澤于民而能濟斯民於庶幾其作用何如亦可謂之仁乎孔子與之微高曰博施濟眾此何止是仁者事然仁者未必能也意者仁造其極之聖乃能施濟乎然聖如堯

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諺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如子貢即如聖註

論語三卷

舜猶有其阻飢之慮病施未能博濟未能衆也但有此猶病之心亦博亦衆矣夫所謂仁者蓋若施之濟之心而已如已欲植立於人倫之中而不顧危而之

仁不在事上求偏只在心上求通又何必問人世上所以通只去已心上所以塞者深德病吾神不自滿堯舜正是這意思儒者有何利澤及人此常存

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已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夫仁者二節因上只說個仁的意思下遂承此意思可以為仁言不必論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述也。夫子明其不必作。曰：凡性聖有作，皆述。天地間原有之理，我不過以心傳黃農堯禹之心。述天理而時措之，未嘗有作也。我思即欲摹古不能，異古即欲起古不能。外古即欲見古之心，而見我之心亦不能。舍古惟信古聖之皆述而深好共，不必作。於此竊比我述古之老彭耳。何待作耶？

述不是傳述舊聞，不作非謙，勉不能作，只是明其不必作。只一味信而好古，以竊比我老彭耳。須一氣請下，勿作推原自漢云。儒者開口便言自古聖神類有作者，夫古未嘗有作也。就馬負圖、天地肇開，其說伏羲為皇，以述傳後聖是伏羲述天地堯禹述伏羲文，周公述堯禹孔子述周公，而述群聖之所述俱是述，非作也。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者，非謂好古之所作而述之也。乃是信古聖之皆述而深好共，不必作也。老彭在商時，曾有此志，我竊與之比而已。只云老彭曾有此志，不可云老彭有此事。

**論語卷之四**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悔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悔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

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心行於城而路狀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欲盡識以為學。不欲矣。有所誨則倦於識以

不無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德之夫子示日新之學以備德為本。故備德與講學而後義改過即備德之日也。備者治而去之謂之備德。只用戒不用增。日中淨除。現業滅識即備也。學者學此而已。工夫至細。故須講明此亦吾斯之信。合此之謂我須融透。莫之根以為後皆此之謂不善。源深不淺。以為改過不諱不諱不改。乃

是下學。而緊工夫非吾身心之愛而誰愛之也。蓋學向與造化一狀。頃刻無停。机若工夫稍有作。便生便便。絕此等去處。更自推干不待。德指德性脩持存者。請習討論以明其所學之理。以窮理言。彼義只因其所任有此為義。而彼為非義者。則徒之以彼彼要非惡也。不善則惡矣。須全體改換。是一副改。以唯日不及。肚腸若說待不能而後愛。則淺矣。愛字聖人愛動。惕勵之心。即備之請之徒之改之之心也。子之記者。於靜中。畫出個夫子。燕居之天。來申。是展布的意思。天是欣暢的意思。物當閉鬱之後。發生之始。初申出而未分。被方天好而未爛。燦矣。即在中。中形容不。此可想見。聖人慎德之妙。朱子曰。學者但得身心收斂。則自和。樂王字。泰曰。夫子之申。天。即文王之雍。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

辭也。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燕居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孔子盛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據於德。據音倨。據者執守之岐之惑矣。據於德。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依於仁。行者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也蓋吾向也有周公之思而常有周公之夢。雖不得接公於一堂。而猶見公於夢。昧乃今矣。不復夢見周公。吾衰一至此。耶。謂東周之想何矣。孔子蓋以世用卜。吾盛可大用卜。吾盛之甚。以世不用卜。吾衰終不用卜。吾衰之甚。其說道衰說志字氣字俱未妥。自漢云。此夫子欲行周公之道。即是三王意思。若曰不見三王。得見周公。可矣。定礼正樂。見周公。于制作則詩。書。見周公。於禮。詩。韻。羊。繁。見周公。于造象。醒眼見周公。睡眼遂不見周公。蓋嘆天下之滅周公者。皆夢中也。故嘗謂嘆吾衰者。乃嘆周道之衰也。

志道夫子示為學全功曰。學先立志。故始也。志之所向。必于倫物。當於道而直。到頭處。乃已。志道有公心。起即是德。德而物守之。非堅持此德也。如守城。地占一步。又進一步。日新又新。方是起心。德輝全。即謂仁。依則仁。即我。即仁。和意。無意。而會之。無終食之違。方是依學。至依仁。則可超藝物之外。亦可遊藝物之中。遊流窮源。優游以遊。其正使道德仁。全而已。亦不自知也。方是志道之全功。

天地間至聖者。莫于古聖賢。只這條路。將一切岐雜情。理。尽。抹。殺。歸。併。一。處。全体精神。都在道上。德是志。一。直到。到。頭。處。若。或。他。岐。而。不。能。之。或。之。而。不。能。繼。供。不。可。言。志。人。惟。此。志。最。銳。利。迅。捷。堅。不。入。毫。遠。不。到。不。但。空。志。便。去。行。了。志。道。既。久。然。有。公。心。處。有。安。穩。處。便。是。德。德。如。守。城。掘。地。占。住。一。步。又。要。進。一。步。必。欲。心。體。時。現。前。不。容。一。毫。毫。雜。是。掘。于。德。

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久則心純而仁體現矣依則仁即我。即仁更子。別更不費力。終身密造。以解。常在其中。到時依仁。則放任平懷。中流自在。持都。用不着矣。依仁是心上本原工夫。而其於藝也。格致之而已。藝亦是道德。仁之精而散見。而特是隨志。依之。中而玩。適亦為應務。乃求其理也。則流窮源。有一段。由順順。虛意。極方。可。揮化。而不自知。方是志道之全功。自行夫子之心。視天下之人。無不可進于善。子不可約于教。故曰。人除是不知。來學則已。若以禮來自奉。束脩以上。進而求見。急收之門。牆之內。置之教誨。之中。未嘗不誨焉。

一說湯霍林曰。束脩。已自新也。綠平日不肯放蕩。禮法之外。一旦檢束。脩治。而來。則吾誨之。人性皆善。不以習非之。

夫子勸學者曰。吾雖未嘗多誨。亦顧人之可誨耳。憤是不知此理。而不安于不知。欲憤求知。如彼多求通之憤心。吾何從開。故其意。故不憤。則不啟。憤則啟矣。惟將知此理。知猶未徹。口中說不。解。被如彼多欲言之。憤。則吾何從。遂達其辭。故不憤。則不啟。憤則啟矣。夫至。於理。有相因而見。一之中。吾包。余。至。

畫。吾道。道之一端。以開其悟。乃不能。類。旁通。以三陽之理。及之于心。而。以相。証。故。不。及。則。不。復。知。及。則。復。矣。蓋。雖。生。之。奚。蓋。則。不。復。別。舉。一。番。道。理。以。再。告。之。不。啟。不。發。不。復。者。欲。激。心。之。憤。懣。及。以。受。其。啟。發。三。段。開。誨。不。必。以。下。一。段。承。上。二。段。憤。懣。在。未。教。之。先。及。復。在。已。教。之。後。憤。懣。是。能。發。者。及。三。陽。是。能。憤。者。不。啟。不。發。不。復。正。欲。進。之。憤。懣。及。以。受。其。啟。發。也。非。以。啟。發。無。益。而。反。生。其。惑。之。謂。三。陽。以。借。言。推。類。之。多。不。是。曉。得。道。之。全。休。如。曉。得。全。休。何。容。再。復。所。謂。復。者。是。另。一。件。道。理。

子食記夫子哀之中節。節。喪。側。不。飽。以。食。旨。不。甘。之。心。為。心。也。哭。則。不。歌。以。節。樂。不。樂。之。心。為。心。也。

楊慈湖曰。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不待斟酌。審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道。道之門。天下無窮之善。皆自性中出也。全曰。大抵。聖賢。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極。故。以此。出。處。則。舒。卷。等。心。絕。不。着。此。意。意。以。此。任。事。則。絲。絲。細。細。絕。不。露。一。些。意。氣。子。路。三。軍。一。問。色。相。懺。狀。故。夫。子。把。經。世。大。機。為。聖。化。之。亦。正。要。他。體。認。到。裡。面。去。也。臨。事。二。語。此。是。千。古。聖。人。統。一。業。的。心。勝。

理之流。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行矣。游於藝。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君。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非。又。及。○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于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後可以學道。

後可以學道。○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後可以學道。

用之夫子深許顏淵曰吾道之行藏亦難矣一用便以胸中蘊蓄一齊展布此  
來一舍之不用即將蓋世經綸盡數收藏此惟我與爾有是所以行所以藏夫  
在他人用之則無可計舍之則無可藏豈有是哉子結自負其勇固曰行軍中  
亦有行藏妙用子若行三軍則將與誰共事是但知有行便不知所以善其藏  
夫子柳之曰行師之道蓋亦有其難知難進亦有動天潛地之行藏彼暴  
虎馮河自擬必死而憂悔若吾不與也我所以行軍必平日視天下事非師  
局視臨天下事豈非行師局此持重故事不敢移其事即此快心便能商確  
權度確有成算才謂不露已奏人必不可少之經綸吾所以行軍必此人  
矣此豈後論行師之要正以善藏而裕行之用也

與字與下二字同看夫子並無重運自家語氣筆中誰識顏子惟夫  
子獨諒其能行也夫子周流撤環心不忍于藏也頃玩有字字謂其中  
所以行藏者往勇則無所以行之者矣惟臨事快好謀成於善藏斯有以  
善行矣重看一慎字謀之成全在慎上得來慎者緩揚不敢恣也慎心  
謀事謀必萬全其快心以圖成非謂快心之謀有成也此自平日言難定  
行師上說故子謂能快成之人即用行藏之人君子應世之道亦  
二心也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尹氏曰用舍無與  
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子路曰子行

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  
勇意夫子若行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  
三軍必與已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吾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  
水友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  
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  
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  
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  
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  
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  
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  
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富而夫子游求富者之情曰今之迷者皆謂富可求也富而可以人力求  
難執鞭是至賤之役吾亦舍垢為之以執此俗之鞭如得牛在天子奪在入富  
不可求而得也則惟後吾而好而自轉其性靈即抑現其真樂又何必營無  
蓋之求哉人亦自醒其不可求矣

此聖人就求富者而深醒以不可益一求富也可則執此不可則後好人  
宜何所處哉夫子在人情風塵勞攘中挑出個清曠自在之音以呼醒人知  
所以後知所以可令人之求富者躬彼替俎而所入馳驅江吐文詞而任  
人顛倒何忘其自好而執世俗之鞭也夫子提之以好所以動其真心也  
藩之論全自此音演出來

所慎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  
謹故弟子記以垂勸齋者禍福之機戰者存亡之機疾者死生之機聖人不謹  
其已謀而謹其初是故慎之其慎齋也非俸福是不慢神其慎戰也非怯敵  
是不輕敵其慎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

慎齋非必變食遷坐也聖心湛然純一直有合德鬼神之秘為慎戰非必  
勝必克也聖人為國憂民不欲輕言戰爭殘民命為慎疾非必調攝元氣也  
聖人一身之氣與天地流通直為萬世壽斯道之脈為合之皆仁孝之道也  
在齋自敬伸泰齋而部在齋聖心先有個韻在聞之是以韶聞韶也不覺心醉  
神怡三月之久心一于是而不知向深蓋神遊于虛靈之天矣而贊嘆曰韶樂  
吾知其美善朕不想其所以為樂也直出于天覆地載外其極至之妙有如

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  
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子曰富

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

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  
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子之所慎齋戰疾  
天無可求之道也

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  
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  
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歸之存  
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  
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子在齊聞韶  
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斯也蓋樂至無餘矣其至也真是神可得而食口不可得而言乎

表了凡曰此是仲尼好學地乃是萬世學古的樣○徐若泉曰天地間凡形氣相感而成穀如風行雷响川鳴谷應草木撼禽語蟲秋皆前也都在千古如一且斯理初未嘗忘泯真机而作部以宣洩之耳故舜不在先孔不在後作若難辨道者非孔皆天地自然之妙也

全肯國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無父親之視國也以君視之也衛人以為當立亦君之一字誤之也不知天下焉有父子之君哉故子貢與夫子論更齊即出而曰夫子不為遂削去君字可見夫不君他惟君字不肯許即衛字亦是子貢終諱的是善悟亦善於言

為衛冉有問於子貢曰衛君之立人皆是之不知夫子亦以為當立而是否乎子貢亦知夫子不為惟應之曰諾吾將問之試觀其微意之所在何如也子貢以居衛而論衛事有難顯言者入而問曰古伯夷叔齊何如人寔在遜國亦在爭國也夫子曰夷齊之制行高出於流俗誠古之賢人也今不易泯矣子貢曰夷齊去國之後亦思及國後絕續有所憾悔乎蓋以賢人而然則常八或可原也夫子曰二子一尊父命一正父統皆求其本心之仁已而各遂其謀他是天理便是得仁彼方各得其本心又何憾悔乎子貢出語冉有曰夫子不為也蓋衛雖無父夷齊有父試問有父無父之心論安乎不安乎而夫子之意可識矣

吳國之曰冉有子貢之疑決非嫡孫當立之說既拒親父何論嫡孫當立時

崩曠以殺母得罪於父晉雖納之衛人不以為君而公子郢又不肯受使桓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為重也者父子為輕顯悟如子之而未敢決以此夷齊之該亦國家存亡所係幸國人君其仲子使仲子復不受而去則孤竹之統絕矣然乎一問正在於此方讓國之時未暇念及國之存亡事久之後徐思前日之讓或成亡國大原能無憾悔不知先人世守之上推重賦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彼仲子之立不立孤竹之祀不祀以視尊父命重天倫此猶其小者耳由此觀之衛桓固不得授存國之義以贖其通天之罪明矣故曰夫子不為也夷齊一問非是爭遜上較量要曉得子貢發問精神全在怨乎二字上朱子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

樂存大子設言如窮之境非寧事也凡樂待境而生者亦逐境而變聖人之樂不生於境而生於心故雖疏水曲肱而樂亦在焉浮雲富貴亦只是此樂耳耳我字正對浮字看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富貴若以義而得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歎之心焉但以此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飲疏水之樂也

三月不知肉味只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

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加此也○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天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夫

子不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和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傲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飲疏水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章重一樂字我字立意要緊得虛活飯既食三向只開一說過勿說人不  
堪我獨樂等語人生境遇何常惟在我真樂可以御之即飯而食飲而水  
枕而曲肱不必假滋味以明志而偶當對境吾心真樂亦在其中而酌我于  
不窮自我以至便者其善也彼不義而富且貴憂慮成幻過眼即空真得  
聖視之耳得雲之視其即蘇水曲肱之樂乎亦樂者求在我已矣  
如我夫子發明易之無窮而不可不學意曰易盡性命之理通神明之德與天  
地相似而不遠人稱道于易即道乎天地此其過豈不遠大使徵天之幸而假  
我數年之功夫凡動靜酬酢順天時行得以終竟學易而亦其與妙將見學易  
之深與之為一可以無此大過矣

此學易口訣是說工夫非說效驗重一時字易者時而已孔子聖之時者也  
任止久速隨時變易以道故無大過了深天地間皆易吾心中皆易使  
學易真種了我謂加我數年之功非年紀也五十以學易依註是了學易  
之功意若謂孔子五十究易助于乾引度之說未是也  
子思記夫子之教有常一揚之以示人者蓋先王詩教却是無邪道理先王書  
教都是執中道理先王所承執之禮教都是無不敬道理夫子則不言此三者  
而融指指示皆不離此三者之理故有經不期與言合而適合亦有言不期與  
經合而適合即謂言易言春秋皆言詩書禮可也  
要言三經之原皆本于心夫子亦有意雅言之也經原不離于人之心自不  
離于六子之言也記者派旁窺之而見其雅言此亦夫子之文章可謂而聞

延夫子何處是言詩書禮何處不不言詩書禮若認按詩書禮之文詞為言  
於兩字皆字之神情不肖

全其為人也去爾六字最可味一憤一樂便盡聖人一生為人之道分明一  
生是學却不教學字只在為人二字討分曉

葉公問孔子之為人孔子答其必有高遠不可及也子路默而不對  
以聖人之德未易形容者與夫子問之曰葉公問我女奚不答之曰其為人  
也亦為其所以人也當其精神奮發無時不自惕只怕不為人雖食且忘之  
因有自惕處便有自得處有一段活潑之機便不覺不為人而忘其憂常  
憤常樂終身如此為心并年亦忘又何知若之將至也我之所為者人只可說是  
如此尔女奚不付耶

女奚不曰未去尔字是相聖一氣時多于此未体会曰發憤其憤心謂何而  
發也若言其所以樂聖人也不知曰樂其樂心以何而樂也若欲言其  
所以樂聖人也不知故只說忘食忘憂不知若之將至去尔憤心忘了食  
樂心忘了憂憤樂之心忘了年只是如此去若謂外此所不得而知之意  
上一句于路還想像得出一句于路决是想不出故其不对也亦宜為  
人為字宜看發憤便是他勉勉樂則自得其為人也不肯為德一鬱之  
人不敢為然嗜逐境之人第為其為不默而無不可对人知之心

飯符既友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  
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  
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  
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  
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忘其樂  
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  
所樂者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  
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  
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  
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  
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  
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  
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  
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  
○子所雅言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 雅言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  
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  
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  
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  
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  
學易之語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而類記之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  
稱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  
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  
之德實有未易明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  
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  
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  
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執禮皆雅言也 雅言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  
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  
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  
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  
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  
學易之語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而類記之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  
稱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  
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  
之德實有未易明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  
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  
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  
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執禮皆雅言也 雅言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  
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  
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  
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  
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  
學易之語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而類記之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  
稱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  
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  
之德實有未易明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  
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  
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  
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我非夫子勸人以學曰人不肯學必生知不知生知亦須學耳即我亦不是生來便知此理是後好學中來點染信心好之而得其滋味而欲速以求此心之理者也人能於心體上研求則亦與生知一矣

只是勸人以學不是辭生知之名千聖相傳惟此一心古莫古于此心聖人學之不厭及之心而潛其真原相契若自朕汲之不遑故好在心上求之字下不必打禪知字

不語怪力亂神曰語主教人說怪懼人之惑也力與亂俱人之逞也神非人之所能知也賦不語而已紀之謂何曰正惟聖人然不語也即無記之辨人亦不信故知不語之為妙也

怪是山精水妖陸象山謂尚不明道即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力如孟賁烏獲亂弑父與君神即國將亡聽於神之神所謂神靈也似不直說到精微處朕春秋載災異戰力募亂易論鬼神則著述中亦嘗不發明而獨不以之告人故謂之不語

三人夫子亦得師之益曰人亦求益之心即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必有我而後有師也蓋師以長善救失要在自擇耳同行中見一善即取吾百善之思凡有善無不全慕以從之見一不善即動吾百惡之恐凡有不善無不懲創以改之總是我原有思齊內省之念故一見皆有益所謂心師也

必有上字極緊切擇字要存擇非必之心必我之心而己二句要擇字另講其善者從不善即改須申前改字不是定如他人不好也

是改了我是改我亦是改我全在自已身上做工夫若不從束卷自心之心只一行時忽見人善惡起三人行或一善或一不善或四人俱善兩人俱不善無不可以為師

天生夫子賜宋桓司馬之難榜天以自信曰人之德能天所生人不脩德自絕於天聖人全其心之德是天所生之德在予矣可以天自信矣即萬一不幸亦天之所為非桓能害我也

此聖人立命之學謂微德于天而必桓之不能害也非聖人自氣隱子弟子以聖道高深不可我及疑道在幽隱故夫子曉之曰二三子得無以我之道在隱微不在顯見乎不知日用常明之理明白顯露在爾現前吾與爾所共有無可隱也吾無在而不以道道指示二三子者即行是與即與是也若有隱也蓋孔子非無隱也欲隱而不得也非以行也欲不與而不能也舉手之下無非道場一談一吐盡成妙法此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

曰我曰先曰立皆聖人現身說法外精神全在是也三字上莫因之曰二三子極力尋個仲尼只在口角上尋便當而遂過夫子把自家指點與他說道這道是立精神踏踏令也當下便見○按隱字正相對顯字看無隱無可隱也即在吾爾兩字內見之無行猶去無性作虛字解蓋道體觸目而在正欲學若公其天机若就作止語豈上休察個聖人與言語現聖人者何異四教記若指孔子主教之要以為理只一件教只一貫但人之根柢各別覺有回者之教便知識如入門則見為教以學大便秘明事物之理踐履處入門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空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

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生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

○子未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實也○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有窮乎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息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留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

命語曰夫





心默識之念為吾心之真見。聞見收向心裡來。聞見即是德性。除却生知。就是這箇知。余聞見無良知也。正是指點人求知方法。故曰是這知。入門之節。次也。何可不知而作。不是生知。為上聞見之知。為次。全在按聖人接引。凌學其心。惟恐人之入於不善。慕道而來。已開自新一法。若凌峻其宮。盡令人望而自阻。反堅其不肯之念。矣。聖人止地。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凌學也。若止說待物之洪。猶是邊見。

三鄉互鄉之人。群習于不善。雜與言善。有一童子習深未深。而請見也。夫子見之。門人惑其見之不當。輕為蓋。徒見其潔。而不見自新也。夫子曰。人之善惡。何常。極以現在者為真。童子之見。是知進善與其進也。童子之進。尚未退善。不與其退也。而何必甚以絕之。所以狀若何也。蓋人之進。決是能自潔。人既潔。已以進則其潔。有可與而不潔。成性事矣。又何追其往而甚之也。以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指今日待童子。說以人潔。已以進。二句。作監言。以推明上三句之意。

雞與言。是自道白。是習以成俗者。即見他無益。所以門人疑。不知童子正。天真未鑿。習不碍性者。一節。本文原無錯簡。人潔。已。正。申說上。與進意。概他。進。見。即是。向善。念。頭。便。謂。之。潔。此。正。聖人。善。於。引。接。人。處。恐。按。吾人。本來。面目。原。無。一。毫。帶。滯。故。即。樂。難。活。當。體。可以。主。洗。聖人。與。潔。念。不。惟。計。其。自。新。并。可。被。吾人。等。待。之。則。自。遠。夫。子。醒。人。求。仁。曰。仁。者。人。也。人。不。遠。而。仁。果。遠。乎。我。將。求。仁。自。為。

提醒以一念之覺。我固有之仁。則以此提醒。處就是仁。即渡還于本體之中矣。

此只論仁本條。不論仁造請此孔門之頃悟也。仁具於心。欲仁之欲。即是仁。更無兩念。故欲仁。斯仁。至言。至速。而無筭。待也。

全直司敗是埋髮與一事。而問夫子是拋大柴。而答是兩不相照。者及司敗明。說出。司敗。公。果。是。不。知。禮。夫。子。果。是。失。言。故。感。狀。以。過。自。任。此。正。聖人。明。白。坦。易。處。子。諱。君。過。意。不。相。干。若。使。司。敗。問。昭。公。娶。吳。為。知。禮。乎。夫。子。必。不。曰。知。禮。

同敗。魯。昭。公。素。稱。知。禮。而。不。免。娶。同。姓。陳。司。敗。疑。之。因。問。于。國。之。昭。公。果。知。禮。乎。夫。子。就。其。問。而。答。之。曰。我。先。君。昭。公。誠。知。禮。也。亦。因。其。稱。而。稱。之。耳。司。敗。于。孔子。之。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是。非。毋。有。公。誦。必。不。索。一。言。私。相。假。借。而。為。黨。以。今。視。之。君。子。亦。覺。不。取。於。吳。國。為。同。姓。又。自。諱。之。不。謂。之。吳。孟。姬。而。謂。之。吳。孟。子。實。而。至。此。君。而。知。禮。天。下。孰。非。知。禮。之。人。乎。巫。馬。期。以。其。言。告。于。夫。子。夫。子。似。覺。果。是。失。言。故。感。狀。以。過。自。任。曰。凡。不。可。知。者。是。不。幸。也。若。立。則。幸。矣。苟。有。一。言。之。過。乃。人。而。必。知。之。過。何。幸。如。之。即。此。見。聖人。明。坦。處。非。諱。君。之。失。也。

過及○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感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

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洪如此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

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 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取七住及○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空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

禮為問其對之空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



久矣。蓋戒慎思懼無時不狀念。是精息。是禱也。此名聖人之心自信之意。請禱是徒愛聖人於今日。未諒聖人於平日。有諸一說。言我於今日有事。請禱。非問有此理否。可既曰。禱於上下神祇。然則我何嘗不在俯仰上下。間欽對神祇也。故曰。丘之禱。丘正對上。尔字說。何處見丘之禱。間義不能使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正屋漏禱處。

奢則夫子極言奢之害。曰。奢則常以無厭之情。求溢於制之外。必致禮犯分。而不遜。若儉。不過節。而太過。失則固。固則可以謹守。天下之不可無名。分尤甚。於不可無之。彩故與其不係。以凡上下之分。而寧失之固。尤存太朴之風。此夫子維世意也。

此章不是平較箇奢儉的利害。全是即儉形奢。極言奢之為害。維持世道。有懲。驕抑。借之感。蓋說出一箇不孫。便是最緊要。人心。春秋防微杜漸。以此君子。夫子別君子。小人之心。曰。君子只是平其心。俯仰天地間。更不見有封畛。肆其心。作無量。無量自是平坦。蕩。即極其平坦也。若小人胸次不平。未免。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不寬廣。耳。就去了畏感之心。便是坦坦之境。

此章是慕。真。兩。心。境。而。境。遇。自。在。其。中。蕩。全。從。坦。來。要。於。平。字。中。見。出。寬。廣。意。感。之。上。加。一。長。字。便。見。一。生。營。處。徐。微。弦。曰。君子。檢。束。中。受。用。活。潑。小。人。放。浪。中。自。沉。苦。海。君子。之。心。無。一。物。量。得。還。境。亦。自。洒。灑。小。人。之。心。多。私。故。幸。拘。順。境。亦。常。拂。鬱。

子溫記者謂夫子和之氣見於衣貌間者見其和學而溫也。溫中自有房存。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凡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而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較。特。之。弊。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

可親而不可犯。見其尊嚴而威也。威中自是不猛。可畏而不可近。又見其莊敬而恭也。恭而未始不安。無一毫拘迫之勢。蓋天地刑陰陽之和而成。聖人刑仁。聖之中。而成德。相劑無不有也。故天不可名。堯不可名。孔子不可名。此章與溫良恭儉讓一例。看只是。一箇。夫子。極。力。模。擬。只是。形容。不。盡。房。與。不。猛。與。安。所以。見。溫。威。恭。之。妙。自然。中。節。無。拘。濟。意。王。字。泰。曰。溫。之。恰。好。處。便是。房。威。之。恰。好。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

泰伯夫子。謂泰伯之出。曰。哉。周。泰。伯。其。心。體。純。白。無。與。德。足。以。扶。天。常。維。八。紀。而非。恒。情。亦。易。及。乎。益。當。時。之。天。下。惟。商。之。天。下。惟。由。今。日。論。其。事。當。時。泰。伯。不。去。則。今。日。有。天。下。者。必。伯。之。子。孫。伯。惟。加。謝。天。地。神。人。之。眷。而。保。其。子。若。孫。矣。至。德。衣。一。着。之。感。是。不。僅。以。國。讓。其。弟。惟。謂。固。以。天。下。讓。於。商。可。矣。然。今。日。始。知。其。揖。讓。之。心。用。意。在。去。國。之。際。當。伯。在。日。京。無。讓。之。天。下。者。安。見。其。讓。誰。則。稱。之。伯。止。不。令人。知。一。念。精。忠。豈。運。於。高。風。盛。衰。之。際。委。曲。於。父子。必。為。之。辭。所以。為。至。德。

自漢曰。德。心。之。所。得。也。理。得。而。心。安。謂。德。泰。伯。乃。默。地。裡。求。其。理。之。得。而。心。之。安。故。為。至。德。伯。見。之。有。聖。德。知。以。能。事。殷。故。讓。位於。不。士。歷。以。及。之。又。見。有。仲。雍。在。故。借。以。俱。往。令。仲。雍。季。歷。文。三。人。以。讓。之。此。意。誰。得。而。知。無。稱。即。送。此。以。泯。其。形。迹。也。按。此。說。合。三。人。一。讓。名。可。存。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會子之言。學者所宜反覆而玩心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以。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疆。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



曾子欲告以治政之休其忽而不識乃自言曰鳥之將死則哀人之將死其  
也哀人之將死則本性之真見其言也善今子而謂子其識之彼在位君  
子平日恭澤中和本體而所貴重乎道以為修身立政之本者有三先有所以  
動者在故一動其身之容貌斯莊敬可觀而遠暴戾褻慢之氣矣先有所以  
在故一正其面之顏色斯根心生色而近本體中孚之信矣先有所以出於  
在故一出其口之辭氣斯順理成章而遠詭譎倍理之失矣此三者皆君子所  
以修身而為政之本即此在也若夫籩豆瑣細之事是事不是道其分別有司  
之官豈君子之所貴哉此吾言為子所當識也

其因之曰曾子是篤實的人如何只向容貌詞氣顏色上理會三籩斯字是  
他精神結聚處本領正在這裡斯字猶即字全是平時心上做得簡把極在  
汝能如此須知遠暴戾褻慢等不另論正謂有得乎道則容貌等項都到恰好處  
衰了凡曰動者自來而之感出於自內而之外正是整頓的意思俱說臨民  
時言總是備已以敬瘵一籩豆凡瑣務皆在其中矣高中文曰斯字有  
言說動容貌就要遠暴戾褻慢正顏色就要近信緣出辭氣就要正節節蓋備  
身之事不可放一些空隙也楊敬仲曰或遠或近固有精神之說出於其間

以能曾子追歎願心學之誠每句各開說其好問處內不見已之能多外不  
見人不能且寡嘗欲以能還之不能以多還之寡當是反的意其居心處一切  
聰明才辨豈而不濫用而不求通而不由即有即寔若至虛至全的光景當是  
如愚如卓意其應物處化人我順達真而不矜當是天下歸仁意此皆至我之  
心休論其能也此中而即事乎惟吾友能洗斯心以有事耳今可多得哉  
再漢江曰能不能有多寡之類蓋自曾子之言有如此類子則一無所見  
渾是虛體○薛畏齋曰人若血氣未定則有能有多寡有虛有實  
有人有我若天理中皆至之類子克己功至胸中更無一物為碍都是天理  
用事故曰幾於無我王冲宇曰渾是簡若無若虛之心也視已之為能與多  
皆無矣皆虛矣焉得不問視人之犯亦化於虛矣無矣焉得有校焉友暗指  
領子之事是不著力語能不能以學之所造言多寡以學之所得言  
可以曾子重臣品曰字字不似仙之任每出於不易得之人茲有人焉先居  
終時諸語以六尺之孤託我之可以身任之定君位而後居德且主少國疑  
國之命脈即寄於重臣之身我可担之而設施無阻此最大關節所在彼能  
之而不失其託寄之重此不負托寄慶德是能全節處語非才士所能辨也  
不得若君子與分明慎獨工夫得來期一念獨知無愧于先君之託信  
君子人也惟其有純詣也

有疾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

王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及本故

也善 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

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邊豆之事而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貴猶重

相屬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

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

背同謂持理也邊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

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

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

可有遺欠顧沛之違者也若夫邊豆之事器

威之未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  
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  
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  
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山出斯遠  
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  
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  
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  
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者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者君友實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

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

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

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 ○曾子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民可天子欲醒人自知曰人主操覺民之志豈不欲人完其良知然而有必  
驟者知人偷日用之常使民由之而動以知能之本然可也必欲以可出之民  
處使知之則不可蓋使民之深終成意喻行之到處即為知特不可先強耳  
此正要使民知之意但不可一恃氣力使他知得非謂治貴順民徒聽其  
不若不察

好勇夫子戒為人上者毋以海而生亂曰人即好勇未必遽亂惟兼以疾徐則  
不平之念起而不肯之心生求所以去其貧者亂所由作也此不仁之人固不  
疾乃上之人疾惡而使之無所容身則彼必甘心以逞允足以致亂矣夫居民  
上者既不能已亂而反以致亂知如何其可

好勝而動不知意自行不義小人而使無衣身勢必橫發然處貧豈無道除  
好豈無法也而亂字生於兩疾字須重重下段然則何以處好勇者曰戒其  
豪傑於職事其心物神祿然則何以處不仁者曰示之以不測之威  
之以自新之略

如有大子戒恃才曰才苟大湧氣量天假如周公智解技藝之美便謂人矣已  
若驕而凌駕人且忌人與己並吞而媚嫉人則無其德而大本已失雖有美  
特其緒餘耳何足觀哉夫才美如周公且不足現况未必周公乎

此章戒恃才意只重驕吝不重才美曰如有曰使使假說之詞甚言驕吝之  
不可也其餘不足現者言渾身都是驕吝耳去何足以現之哉蓋驕之也  
惜之也驕氣發在氣歎曰其餘者種使使原其德性中緒餘故善用之

則為不善用之則為利技

三年夫子表純心之學曰學至於三年其積學之久保可應世乃一心向學歷  
情盡却無半點私到款祿上有此清淨心休學志向恬靜精神其純心粹  
詣的不可及豈易得哉

古人三年是難怪辨志謂之小成故驗學者以三年為期至勿作志言他只  
一味為學絕無念頭到款上去不易得如俗稱難得非嘆世無其人也

全吉此章重好學而善道又根於好學來惟好學故善道不入不居則見則  
隱全在出處去就上躡出箇學字來未節不造反言以激之耳非以上為學  
守兼全之驗下為學守偏廢之弊

篤信夫子以好學望入曰治亂安危之過處之有道存焉非學則無以明此道  
而善守之故既篤信而不惑者二三之見也猶恐信或昧其正必好學以請明  
其理而信之正身能以真實之心去好學則自處之道明故不徒有一定之守  
必能善其所守之正道而合於中庸是善道之守也而道何以善

為于社稷將危之邦未仕則早避而不入于紀經已亂之邦已仕則決去而不  
居不入不居正欲起世始以待清耳清道已有于天下則以所學之道出而就  
見文明或道已無于天下則以所學之道歛而修身見世此皆由學以善其守  
故道如此善也假如邦有道時當見也不免于貧且賤邦無道時當隱也不免  
于富且貴可恥孰甚焉恥者恥其不好學也而學之功不可廢矣

說叢云只一好學之人從天資篤信而不好學則生死之關治亂出處之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  
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咏所以養其性情舞  
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  
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由然也○程子曰聖  
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  
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  
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  
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  
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  
枝藝之美驕

矜誇吝鄙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  
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  
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  
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  
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  
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  
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  
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  
以千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子曰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  
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  
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  
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

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際必不能一討箇分曉而處之得宜惟好學了。雖固守而必盡道也。若道  
自好學來下文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學中事也。人以學守並言。豈學外又  
有守乎。玩註篤信之效好學之功二語自見末節出處不明之分故可耻也。  
若耻不好學也。

不在夫子戒侵官曰。國家設官分職不徒明分守正。故專其責。於當事者使無  
所借以自諉耳。故位不在謀。不在惟謀不出於位之外。則人各專其責。各  
治其事。國家既免侵官之害。亦無曠官之弊矣。

徐徽孫曰。居位而不恭。厥職是謂。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是謂越分。曠官  
則非吏。越分則非民。李象一曰。謀有干預之意。與宜。議論者不同。

師摯夫子至魯樂之美曰。吾自衛反魯。遂師摯在官之始。不資神融心醉其間  
故當時正樂而雅頌浮而不惟始作。既從各及其美。即採摯之詩。為樂之卒  
章。及描寫齊太和之景象。殆洋洋乎美盛而盈耳。可與廣部並傳矣。

幸樂全美。非追思往事。周家王業成于文王。闕睢故大武初定。不論朝市  
皆以此誦其音。夫子正樂時。擊為大師。始對亂言。謂自初作。至終奏。皆復其  
全美。故幸之云云。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友。○君子  
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  
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  
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  
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  
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庸人。不  
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  
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子曰不在其  
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  
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闕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擊音志。睢七余反。○師摯。管樂師名。摯也。亂  
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闕睢之亂。以為風始。洋

狂而天子慨世喪其真心。曰。學者心。不受病氣。偏處。無妨。故狂而好高  
者多。率直。今乃習於深情。而不直。侗而無知者多。謹學。今乃習於浮薄。而不急  
性。無能者多。信實。今乃習於詐偽。而不信。夫狂。恫。惛。是生質之偏。直。急。信  
則偏中之真本質。今因習染。而喪其本來。便非狂。恫。惛。非空。吾不知世間有  
此等人。為何如人矣。則何。不反其真。而為可知者。

狂。恫。惛。質之偏也。不直。不急。不信。習之咎也。不知。猶云。不可解。謂其本真  
盡喪也。絕之也。憐之也。醒之也。

不及。天子以為學之心。曰。為學者。其時敏之心。既如有所追。而不及矣。猶且悚  
然。惟恐其或失。而終於不及也。以是為心。庶可終及無失矣。

二句。提是狀。為學之心。不必作兩層看。如不及。是野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  
精神。全在如恐二字。失非得失之失。猶相失。在後。非他不上也。

不與。夫子極狀二聖而表之曰。觀。所以表其心。也。一塵不染。迥然物外。拜  
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剝掛履脫時。無以異。故曰。有  
天下。而不與焉。舜。自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我哉。不與。故無為而治  
不與。故行而無所。

左而川曰。不但恐天下是與。即辭使去已。亦是與。憂勤安保守他。固是與。即  
憂勤。恐天下。亦是與。蓋。皆不免為天下所動耳。舜禹之心。真可謂空。洞。無  
一物矣。以天下治天下。何與之有。只如。若夫。齊政。封山。濬川。如。舉六族。去四  
凶。皆有因天下之自然而已。不尸者也。可云與乎。

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  
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子曰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惛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侗音通。惛音空。○侗。無知也。愿。謹厚也。惛  
惛。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  
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  
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  
是德。故馬之蹄。鬻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材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  
心。猶嫌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  
說始待明日。○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  
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  
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則曰。臣時際文則十。臣時際武則十。臣時際五。臣時際二。此人心之大勢言之。文王之心。非有意伐商也。只是守節臣節。故至德自人心說。為沙。周字不必填。文王。殷字不必填。時說至德。培養人才。全無意義。照開夫子替禹曰。禹。細。一之傳。心。德。乎。仁。故。無。得。其。開。際。而。以。之。矣。蓋。禹。雖。王。食。萬。方。室。非。已。之。飲。食。而。祭。品。則。極。豐。潔。以。致。孝。乎。鬼。神。雖。玉。帛。萬。國。寧。惡。已。之。衣。服。而。祭。服。則。極。華。來。以。致。美。乎。黻。冕。雖。天。下。為。家。寧。卑。已。之。宮。室。而。已。則。不。敢。後。必。盡。力。乎。溝。洫。由。心。休。無。不。貫。徹。滌。名。地。厥。中。之。微。音。何。間。然。之。有。

其承帝之休。開王之始。則易也。間凡人主而為宗社生靈之心。與自為之心。若兩用。則可問焉。心。德。乎。敬。天。勤。民。而。不。間。以。自。私。自。奉。之。念。故。曰。無。間。而。此。字。自。其。德。心。為。擬。議。之。隆。享。祀。而。不。間。以。利。於。祭。而。不。間。以。輕。勝。力。曰。誠。而。不。間。以。安。逸。此。正。格。道。心。上。擇。之。精。守。之。一。而。不。為。人。心。間。是。真。能。忘。唐。虞。之。心。傳。也。夫。子。深。見。其。心。故。云。然。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篇之五  
子罕曰。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問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常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終

子罕。夫子之教未嘗無言。而皆不數。者為罕言。馬則凡學術之正。取事功之有為。而為即是。私心即是。利此何可言。且與命俱罕言。命即於穆之本。理即其微。誰能通其微者。故罕言。且與仁俱罕言。為仁是兼萬善四端之心。體道固甚大。誰能窺其大者。故罕言。此亦莫非教也。

利不是貨利。凡計功算效。迂遠圖便。捷皆利也。故罕言。命與仁非可易曉。亦所難言。故亦罕言之。一以恐人溺于卑近。一以恐人驚于玄遠也。蓋聖人貴義不貴利。天命仁性皆性中所有。但難自認。認便是何必謙。贊詞。

全皆按此章與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現黨人口氣。都是美夫子之辭。但聖學全不貴博。故拿御執字破他。

達巷。達巷黨人。慕夫子而不知。乃曰。大哉孔子。其魯國之儒一人乎。其博學也。能。滿。百。王。而。一。之。流。諸。子。而。錄。之。則。博。學。之。迹。學。之。象。無。成。各。正。所以大也。○夫子聞其譽已。而謂弟子曰。黨人謂我博學。是謂我有行。執天下道。地何者。是各學而可執。若以執論。則無一可遺。御亦道也。其專執御以應務乎。射亦道也。其專執射以應務乎。但以執論。則無一可執。吾其專執御而精之。可矣。提見道。執着而學。亦不在徒博也。

張侗初曰。名乃名目之名。不作名典辭。成名正見其博學。又重博學為大。而不知夫子之大。非博而無所成名。乃化而不可名也。故孔子也不說個大。也不說個博。也不說個名。只說平常技藝。事自己善。度一番。見無之非學。

論語卷之五

子罕第九 凡三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人。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也。

子聞之。謂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朱熹集註  
子罕篇之五  
子罕曰。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問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常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終



大宰太宰非以多能為聖特不知其所以多能故問曰夫子其始出類拔萃之能也

大宰曰夫子之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大宰曰夫子之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吾有夫子不自有其知曰性空

空正說無知而鄙夫徒知有空之形也

不至天子有感而嘆曰文之時鳳鳥不至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出圖吾已矣夫

子見夫子見齊衰而有喪之可哀者冕而衣裳有爵之可尊者與替而不成人之可矜者或我坐而見斯人之來其年雖少於我必作起而敬之或我行而過斯人之前則必疾趨而避此非作意而致其情也仁孝充積隨感而應耳

許敬菴曰其作與終無非天剛惻隱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唯聖人能全之爾全首節定字曰此章通是贊聖道之詞高堅前後正是說志由特光景通是假借形容之詞再雙江曰顏子既得聖道後只覺着力不得故喟然而歎仰鑽瞻忽正是形容道遠處非嘆始末之難也循二節只歸功于夫子之善誘正是發明首節意卓爾分明是瞻之在前末由句分明是忽焉在後工夫無先後二候其見聖道亦無虛實兩界王龍溪曰顏子喟然一嘆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罷而未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

喟然頹然當卓立時欲進未由故喟然歎曰此夫子之道當志趣上達以仰之而見其高不可及也嘗極深研幾以鑽之而見其堅不可入也嘗凝神定慮以瞻之若在吾前而神化難定忽然又在後不可為象也夫高堅前後如如此此夫子之教不直使人徑造其妙循然有次序而善誘乎人博我以吾心自有之精華使我日用事物間逐一理會以博其文即日用事物間會歸到心體上約而歸之大中正之則是不直指我以妙妙而始教我以博約所謂循善誘也○是以前也後事於博約無可下手若日用事物皆是心體所涉欲罷而不能罷因此由文會到心體上來一切聰明智識鎖鑰皆

盡而無可着處由是木力融而本體呈現于日用行事間跡認極真如見所謂高堅前後者卓然立於吾前此時雖欲即其卓爾者一凝注之而與道為一然活潑趣着不得一毫氣力祇覺從高堅在在在後未由以凝之也○聖道之妙一至此

喟然還是悟道後感慨見得夫子之道無可仰無可鑽無可瞻也○聖道原無高堅前後而云此高堅前後在前在後者即是後句欲罷未由之意語須含蓄不露若着善心着聞力于眼謂吾學仰之非語便非肯博約之誘非是因道高妙而姑以此引進乃求之要訣也蓋斯道之妙處為高堅前後之景象而其不外乎心體之天則是為禮此心體之天則散見于日用事物之間是為文定日用事物上綜洽而隨收束會歸到心體上來是為博約而約禮夫子俱是以我求我所以求之于我：自覺即我即禮即禮即文萬事萬物之文皆歸心體天則之如何可歸事物之文既歸到吾心體之禮則一切聰明智識鎖鑰而無可着處其力尚矣非才力竭盡無餘之謂也才力融則本體現便覺得事物皆心體流注心體與事物映發自如有所至卓到此則心體之妙見事物皆真才力只在事物上做得不滯故注之末由也○卓當主見真誠然道虛活潑無在而無不在原可遇而不可遇可凝即此道也非顏子真見道不能狀出個未由也

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

與替者見之雖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替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必衰有喪學存爵祿不成其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

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 欲罷不能既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竊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為臣昔天子疾病子路不諱欲使門人為家臣以治喪蓋欲尊夫子特不知所以尊耳。○夫子生病少差乃知而責之曰久矣哉由之不順直道而行詐也。吾去位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願為有臣。吾能欺誰人母乃欺天乎。夫天則何可欺也。欺則於理逆矣。○且子與其逆理死於臣之手也。無寧順理死於三子之手乎。且子微然不得家臣以君臣之禮大瘞朕有二三子在焉。子豈至死於道路棄而不葬乎。德期無益毋用此。家臣為矣。

此章極是天不可欺未節止根天不可欺來不必以次節臣不當有與未節臣不必有平看。夫子在位時有門人為家臣者使門人為臣即使在位時之家臣也。子路原非行詐人只尊聖太速不覺背理便是流于詐欺理即是欺天。了極言理不可欺非謂人不可欺而欺天也。寧欲有名分之防意謂于言外念之蓋聖人只懸一欺字由之行詐只自為臣一事上言之梁無知曰此言不肯尊祭顏子共一個念頭蓋君道誦道夫子知其有分何必假借君道以為重臣之手二三子之手活性存性。

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未由也。已足蓋不怠所從必求至平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時已去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

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問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其言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三子之手。

美玉子貢與夫子商所以用世者。托玉以標曰有美玉於斯至寶也將韞於匱中而藏之。抑將得善賈而沽之。非欲夫子求也。特聖賢商量之語耳。子曰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其沽之執沽之執但沽亦必待賈。至耳至有藏而不沽也。此見夫子用世之程矣。

蔡幾伯曰聖人無一日不用世。子貢豈不見得美玉之論非諷其沽也。是商董如何應用之詞。但未免動搖意。夫子則用行舍藏無一日忘天下。而未嘗先與一天下用我之心。故曰聖之時者也。○沽之執三句一句讀意。究重沽但沽亦須價。至耳今人不解此意待字看。得鄭重將夫子一片易世之執賜焉作款。其冷眼試檢夫子一生行事。語言。有一日不沽否。

平且子縱不得大葬死於道路。無寧寧謂君臣祀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價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反

九夷夫子憤激時事故托言反不如居九夷蓋傷天下無賢君也或人不知而曰九夷鄙陋甚矣如之何其居之天下曰但當問其居不居不當問其陋不陋君子若真可居焉何陋之有子其思之

欲是將欲未必然之意九夷是東方之夷有九種曰貳夷蠻夷方夷荑夷白夷赤夷夷風夷陽夷謂之九夷夫子憤激道不行於中國故托言居夷以傷之何陋之有若說君子化夷如何化不化中國君子素位如何不安于中國此處不必問九夷之陋不陋只當思君子之居不居欲居者特寫言也寄慨也特或人未可深論耶

樂正夫子明正樂之心曰國家各分之倒置莫大乎樂吾自衛反魯思欲為樂而反之正故密定名分于定樂之中賦後朝廷宗廟之樂歸於正而詩之被于樂者不但雅奏於朝頌奏于廟也凡玉國侯國秦之于其所當奏而皆各得其而庶幾全樂矣

哀公初幸墮人自衛迎孔子孔子有與魯之望故自衛反魯而定樂然後樂不僭差凡陳政者必于朝告成者必于廟王朝雅之所也王廟頌之所也春秋詩亂是逆熄詩亡夫子正之寄玉章于已墜存名分子不朽大樂固之不已若徒序焉則經生事業非聖功也

出則夫子望道未見之心曰道寓諸庸只是一點真心出在外則誠教以事公卿入在內則克若弟以事父兄喪以送終則重哀盡禮不敢不勉酒以合歡則令德不儀不為所困真心難純亦難寧安保憂無過則故曰何有於我此聖人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祀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

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

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

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

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 ○子在川上曰逝

楊慈湖曰此皆平常初無高峻難行之狀孔子明示中庸之道所以破學者求道務高深出遠之弊湯霍林曰何有於我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此正典庸德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

川上夫子在川上契斯之蘊而歎曰天地間真机之所動盪其活潑而逝者乃如斯夫循環不窮盡如是夜如是未嘗一息停也即逝者乃現斯之真面目即晝夜之不舍乃爾斯之精神乎夫子之歎蓋歎道也

此章夫子因川流以想見道体而發歎歎不直指道亦不宜直指水只就天地化機上兩發逝者二字可味只活潑地之意不可作往字解不令正

是所以逝如晝夜常逝而不止見化机無息之妙全要指他指眼前所見的往与牙相接之處有真血脉真光景存焉方可以言不令周季侯曰宇宙之內那一件不逝那一件不逝常心戀戀着勿使知來而不知往夫子此一逝字蓋字面無窮机括足情點出

好德夫子有為而發曰其矣真好德者之鮮也即十分真切終有一分不泯不如此之意示其心鮮神怡必求必得如好色之根心者吾未見也狀亦不肯用力耳有何難如好好色此誠意之學聖人指出人心中一點真好正要人全在不見之地着力非絕望語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

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

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

体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典道為体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曰好好色惡上良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典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 ○子曰譬如

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一。謂之上已。是止不。得此時之止。便是吾之怠惰。而自止耳。乃有知事而進。備  
者。譬如平地。而欲為一。雖始發一。其進由我。此時而進。便是我肯勵志  
而自往也。夫。其進由我。此時而進。便是我肯勵志  
不自往也。夫。其進由我。此時而進。便是我肯勵志

因之曰。此意是聖人。其辭以戒人之止心。功人之進心。而一。其字要  
者。其往者。止。一。是。謂。其。辭。以。戒。人。之。止。心。功。人。之。進。心。而。一。其。字。要  
家。不。是。進。則。便。是。成。自。家。事。人。亦。何。樂。而。自。止。何。憚。而。不。自。進。其。全。是。言  
當。進。不。當。止。與。為。仁。由。已。話。頭。不。同。比。事。皆。狀。專。說。為。學。者。拘。聖。人。師。在。為  
山。上。言。進。止。則。壁。如。上。不。得。多。著。正。意。宜。省。

語之。夫子稱。顏子。意曰。學貴善悟。則不惰。若吾語之。便精神。醒發。流暢。活動  
勃。乎。不。能。自。已。而。不。怠。惰。者。惟。回。潛。心。乃。有。此。妙。解。與。他。人。一。味。昏。鈍。是。惰  
即。半。信。半。疑。亦。是。惰。誰。有。如。回。者。  
李。袁。一。曰。語。時。精。神。醒。發。流。暢。活。動。勃。乎。不。能。自。已。處。是。不。惰。蓋。指。蓋。出  
妙。解。的。形。狀。不。可。說。行。時。不。惰。若。謂。奮。然。行。之。意。亦。未。是。不。惰。的。人。與。語  
如。水。沃。石。一。味。昏。昧。無。醒。發。是。惰。

惜乎。夫子。思。顏。淵。曰。淵。其。足。惜。乎。人。皆。苦。其。進。道。之。難。若。回。也。言。見。其。向。道  
而。進。也。未。見。其。中。道。而。止。也。使。天。假。以。年。其。進。安。可。量。哉。信。乎。足。惜。  
重。惜。字。下。二。句。正。是。可。惜。處。進。而。不。已。其。中。道。未。補。前。途。未。就。深。為。可。惜。意  
進。止。勿。說。用。功。說。只。在。回。心。上。論。夫。子。之。見。回。亦。見。之。以。心。中。

苗而。夫。子。戒。康。學。曰。學。須。在。心。苗。上。培。植。不。於。心。苗。上。培。植。則。穀。種。難。且。而  
精。華。不。暢。達。如。苗。而。不。秀。者。有。之。即。精。華。暢。矣。無。純。熟。安。用。如。秀。而。不。實。者。有  
之。故。當。以。日。夜。而。息。為。苗。生。之。候。以。志。道。成。章。為。秀。發。之。机。以。資。深。達。為。成  
見。之。境。

人心。如。穀。種。心。之。英。華。即。苗。之。秀。心。之。精。實。即。秀。之。實。處。中。稿。之。而。不。能  
暢。達。則。為。不。秀。之。苗。半。塗。廢。之。而。不。還。端。精。實。則。為。不。實。之。秀。果。何。為。有。此  
也。又。何。可。令。有。此。也。而。有。夫。夫。正。心。人。身。培。養。之。功。論。令。人。深。思。令。人。自。惕  
後。生。夫。子。勉。人。及。時。而。進。意。曰。後。生。未。聞。道。也。然。汗。漫。未。深。是。亦。子。之。心。有  
可。畏。者。焉。使。臨。來。可。為。之。時。加。必。為。之。志。則。希。賢。入。聖。亦。難。難。者。為。知。將。來。之  
可。畏。不。如。今。日。之。可。畏。乎。苟。過。爾。優。游。轉。眼。便。是。四。十。五。十。而。于。道。實。真。聞。焉  
難。欲。進。于。道。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可。畏。此。人。不。足。畏。亦。此。人。且。及。時。勿  
學。也。

此。道。是。漸。而。後。生。語。只。作。一。人。看。說。可。畏。而。以。款。款。他。說。不。足。畏。所。以。儆。惕  
他。其。皆。養。曰。完。後。生。之。終。便。是。四。十。五。十。之。人。原。四。十。五。十。之。始。便。是。後。生  
之。人。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界。如。何。一。息。可。忽。情。深。  
法。語。夫。子。勉。勉。言。者。當。以。心。曰。規。過。者。非。法。即。發。法。語。之。言。詞。嚴。義。正。法。能。使  
人。畏。於。理。能。無。後。乎。然。必。因。法。語。以。改。己。之。失。則。非。非。而。可。貴。也。或。者。同。法  
言。難。入。而。許。和。意。婉。與。之。言。法。能。使。人。動。於。情。能。無。愧。乎。然。必。因。器。言。而。變  
其。微。意。則。愧。非。徒。悅。可。貴。也。如。徒。悅。之。而。不。繇。其。意。改。之。而。不。改。其。失。則。吾。能

為山未成一簣。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  
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  
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  
往耳。蓋學者。自疆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  
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  
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  
情懈息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  
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兩  
情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子曰。顏淵曰。惜乎。進止二字。說見上  
章。顏子既死。而孔  
子惜之言其方。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日  
苗。此華曰秀。成穀曰實。  
蓋學上而不至於成。有如此  
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及。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處友。孔子  
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  
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  
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  
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  
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  
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之  
言。能無說乎。繹之為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日  
苗。此華曰秀。成穀曰實。  
蓋學上而不至於成。有如此  
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及。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處友。孔子  
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  
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  
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  
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  
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  
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之  
言。能無說乎。繹之為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法語說之權不能代為操改譯之權別無術可加吾無如此人何  
法語皆本于成法人之法為法足取改則移不法以歸法與亦是此  
言但誤慎以與之說也人之法以與入取則尋其巽出之意緒玩而能  
無是誤悅之權言者能操之至改譯則在聽者身上自博而言者不能為之  
操故末如之何不是說我言之權會是彼發語氣非絕望語

三軍其夫子勉人立志者中有兩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  
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不可奪則不謂之志矣  
此以上句形下句須於可奪處勿說容易了方顯其不可奪意出李卓吾曰  
以三軍之衆而擁護一帥奪帥非易事借此以極其形容洪氏曰志氣之帥  
也故以為喻  
全直按此意想在上看心休要灑灑最忌粘帶要冲虛最忌盈滿夫子說不  
甲中借出一用字便是引進子路機關故極外不使不求之心耳用之則可  
以感誦之則未足以感前漢只是一意不必以守境化境立解  
衣戲夫子造誦子路曰貧富愈顯是學問大開如衣散壞之縕袍一衣狐貉之  
美者而並立亦人情之易動也乃然忘情於貧富之交而不耻者甘惟由之心

體高明者能之與夫能不耻則冬見其大可以進於道矣人不能不忌人之有  
而收害不耻已之無而貪求用此志也依可歸於善地何所不用而不善乎其  
哉詩人之言似伸由也○子路恐此志不堅故終身誦之然方寸亦滯而不  
矣夫子進之曰道至終窮必自不耻不求而進之以至於忘斯戚矣若止是不  
耻不求之道也又何足以為戚哉由也當知所勉矣  
子路未嘗有並立之事夫子只是說得他高曠之秉決能不耻即此不耻  
是不耻就是不求就何用不耻精神全在用字上謂用之便戚也李東一曰  
引詩不是替歎他乃是誘掖獎勉他使由此以進道故何足以戚只發明  
得何用不戚內意非有兩層徐自溟曰上用字是用此心以精進此誦只  
此語為口耳誦言耳夫誦此言而不知用此心分明是個動進機而反  
成個枕着帶机○切不宜說必何如方足以戚○可云足乎如吾斯之未能  
信○果可認能乎  
歲寒之時松柏之堅○夫能不耻則冬見其大可以進於道矣人不能不忌人之有  
而收害不耻已之無而貪求用此志也依可歸於善地何所不用而不善乎其  
哉詩人之言似伸由也○子路恐此志不堅故終身誦之然方寸亦滯而不  
矣夫子進之曰道至終窮必自不耻不求而進之以至於忘斯戚矣若止是不  
耻不求之道也又何足以為戚哉由也當知所勉矣  
子路未嘗有並立之事夫子只是說得他高曠之秉決能不耻即此不耻  
是不耻就是不求就何用不耻精神全在用字上謂用之便戚也李東一曰  
引詩不是替歎他乃是誘掖獎勉他使由此以進道故何足以戚只發明  
得何用不戚內意非有兩層徐自溟曰上用字是用此心以精進此誦只  
此語為口耳誦言耳夫誦此言而不知用此心分明是個動進機而反  
成個枕着帶机○切不宜說必何如方足以戚○可云足乎如吾斯之未能  
信○果可認能乎  
歲寒之時松柏之堅○夫能不耻則冬見其大可以進於道矣人不能不忌人之有  
而收害不耻已之無而貪求用此志也依可歸於善地何所不用而不善乎其  
哉詩人之言似伸由也○子路恐此志不堅故終身誦之然方寸亦滯而不  
矣夫子進之曰道至終窮必自不耻不求而進之以至於忘斯戚矣若止是不  
耻不求之道也又何足以為戚哉由也當知所勉矣  
子路未嘗有並立之事夫子只是說得他高曠之秉決能不耻即此不耻  
是不耻就是不求就何用不耻精神全在用字上謂用之便戚也李東一曰  
引詩不是替歎他乃是誘掖獎勉他使由此以進道故何足以戚只發明  
得何用不戚內意非有兩層徐自溟曰上用字是用此心以精進此誦只  
此語為口耳誦言耳夫誦此言而不知用此心分明是個動進機而反  
成個枕着帶机○切不宜說必何如方足以戚○可云足乎如吾斯之未能  
信○果可認能乎

君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  
者婉而道之也釋尋其  
緒也法言人所敬懼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  
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  
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  
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  
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  
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  
且悅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  
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志  
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懼改  
重出而  
逸其半  
○子  
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  
三軍之  
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  
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莫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  
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  
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  
進於道矣故  
夫子稱之  
不耻不求何用不戚  
快之政反  
求貪也戚善也言能不耻不求則何為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  
呂氏曰貧與富交疆  
者必伎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是  
道也何足以戚  
終身誦之則自其能而不  
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  
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  
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  
路之賢豈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  
於日新也故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而進之

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莫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  
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  
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  
進於道矣故  
夫子稱之  
不耻不求何用不戚  
快之政反  
求貪也戚善也言能不耻不求則何為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  
呂氏曰貧與富交疆  
者必伎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是  
道也何足以戚  
終身誦之則自其能而不  
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  
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  
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  
路之賢豈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  
於日新也故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  
凋而進之

夫者夫于其人完心体曰人惟有存于知仁勇則心体中自無障礙事亦係每  
妻靡追悔惡他可感可愛可懼之事交于前務不為其所動此皆所以貴知  
仁勇也

此言心体之妙非言真遇之心知是心体上光明靈覺何有惑仁是心体上  
純粹活潑何有憂愛是心体上到大勁卓何有懼必不惑方是知必不憂亦  
是仁勇足說

其學夫子示為學階級曰學若既進一求更當進一求故有意氣銳狀已知求  
正道可與其共學矣然未能行也須見得極真寔踐中自有游方可與其共過  
道而眼前尚未有向往確狀以正道為的可與其共過矣狀守未固也須常  
守以道不察心于未得方可與其共立矣狀心未純主時有圓融通變活潑不滯著方與  
時處皆道可與其共立矣狀心純主時有圓融通變活潑不滯著方與  
其能權而眼前未可也蓋學到權而學始全一求未到終是佳手不滯

吳因之曰此言為學階級既進一求當進一求猛勵以漸至其極可也  
與不可乃此之使進與知之者節主意相懸絕或曰此章以學為主  
脈權只是學之究竟處或曰全歸重到權上自可與共學以直至可與權處  
方為遠道之極亦完得此學之事實未可與者正是有待而進不凌節而發  
以令人馴致其極之意徐曰學若立得純熟處亦自然能權亦由立  
來而化其立到權處亦立處但立時思未以精時

立而言體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  
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  
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  
權字點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  
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  
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  
徑亦當

有辯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 標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音書作  
翻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  
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  
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  
不知其何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  
所指也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  
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  
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  
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  
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  
不憂氣足以配道義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  
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  
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  
也可與立者為志同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  
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  
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以共學  
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焉然後  
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身  
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體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  
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  
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  
權字點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  
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  
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  
徑亦當

有辯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 標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音書作  
翻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  
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  
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  
不知其何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  
所指也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  
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夫者夫于其人完心体曰人惟有存于知仁勇則心体中自無障礙事亦係每  
妻靡追悔惡他可感可愛可懼之事交于前務不為其所動此皆所以貴知  
仁勇也

此言心体之妙非言真遇之心知是心体上光明靈覺何有惑仁是心体上  
純粹活潑何有憂愛是心体上到大勁卓何有懼必不惑方是知必不憂亦  
是仁勇足說

其學夫子示為學階級曰學若既進一求更當進一求故有意氣銳狀已知求  
正道可與其共學矣然未能行也須見得極真寔踐中自有游方可與其共過  
道而眼前尚未有向往確狀以正道為的可與其共過矣狀守未固也須常  
守以道不察心于未得方可與其共立矣狀心未純主時有圓融通變活潑不滯著方與  
時處皆道可與其共立矣狀心純主時有圓融通變活潑不滯著方與  
其能權而眼前未可也蓋學到權而學始全一求未到終是佳手不滯

吳因之曰此言為學階級既進一求當進一求猛勵以漸至其極可也  
與不可乃此之使進與知之者節主意相懸絕或曰此章以學為主  
脈權只是學之究竟處或曰全歸重到權上自可與共學以直至可與權處  
方為遠道之極亦完得此學之事實未可與者正是有待而進不凌節而發  
以令人馴致其極之意徐曰學若立得純熟處亦自然能權亦由立  
來而化其立到權處亦立處但立時思未以精時

立而言體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  
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  
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  
權字點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  
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  
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  
徑亦當

有辯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 標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音書作  
翻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  
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  
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  
不知其何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  
所指也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  
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夫者夫于其人完心体曰人惟有存于知仁勇則心体中自無障礙事亦係每  
妻靡追悔惡他可感可愛可懼之事交于前務不為其所動此皆所以貴知  
仁勇也

此言心体之妙非言真遇之心知是心体上光明靈覺何有惑仁是心体上  
純粹活潑何有憂愛是心体上到大勁卓何有懼必不惑方是知必不憂亦  
是仁勇足說

其學夫子示為學階級曰學若既進一求更當進一求故有意氣銳狀已知求  
正道可與其共學矣然未能行也須見得極真寔踐中自有游方可與其共過  
道而眼前尚未有向往確狀以正道為的可與其共過矣狀守未固也須常  
守以道不察心于未得方可與其共立矣狀心未純主時有圓融通變活潑不滯著方與  
時處皆道可與其共立矣狀心純主時有圓融通變活潑不滯著方與  
其能權而眼前未可也蓋學到權而學始全一求未到終是佳手不滯

吳因之曰此言為學階級既進一求當進一求猛勵以漸至其極可也  
與不可乃此之使進與知之者節主意相懸絕或曰此章以學為主  
脈權只是學之究竟處或曰全歸重到權上自可與共學以直至可與權處  
方為遠道之極亦完得此學之事實未可與者正是有待而進不凌節而發  
以令人馴致其極之意徐曰學若立得純熟處亦自然能權亦由立  
來而化其立到權處亦立處但立時思未以精時

立而言體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  
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  
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  
權字點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  
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  
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  
徑亦當

有辯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 標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音書作  
翻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  
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  
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  
不知其何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  
所指也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  
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全直此章當在聖心敬信上發玩首節一於字下節一其在字便是個時中之聖。發玩伯曰當入於父兄宗族前誇遠才謙而一遇當場大禮大政而在一等不能展聖人則恂默於鄉黨而又能發於宗廟朝廷可見語默無非天則

於鄉記聖人之言隨地異宜也當其在鄉黨則父兄宗族在也恂如謙卑隨順不以賢知先人就恂而擬之有似欲言而未嘗言蓋言語之長非所施於鄉黨之間親在則禮然也。其在宗廟則禮然所在朝廷則政事所出在廟而言禮然之纖悉在朝而言政事之是非使乎其明且足惟本之以敬心出之而不敢放言蓋恂默之非所施於議政之間草在則禮然也言不以緊施所以為周旋中禮

鄉於要在一於字著神情恭謹無文飾便是恂似不能言正於宗廟三句連請勿斷語氣猶云恂乎似不能言者其字是承上口氣宗廟禮法所在朝廷政事所出便言二句亦一氣下惟謹帶說便者當言則言於禮之度政之損益言之極明且足也惟謹者非閑于政事禮然則不至言即推之尊親盛德自然之中也

全言朝字截起作冒以君為主上即是榜下之言曲而帶下節是事上之容恭而安侃：是明行其直固：是婉行其直是一直字。辨踏是趨步不違與是辨踏處中遠極是一敬字

朝與記夫子之入朝也。方君未視朝之時。下大夫議政者也。夫子與之言。但見其侃。如剛而直。以利害困革而固。言。不。得。不。剛。直。也。上大夫論道。經。邦。若。夫。子。與。之。言。但。見。其。固。如。和。悅。而。諍。以。道。理。精。深。必。委。曲。詳。悉。以。剖。明。之。也。其。接。下。也。有。如。此。也。道。君。在。而。視。朝。也。則。見。其。危。危。之。際。恭。敬。不。宜。高。辨。踏。如。也。但。辨。踏。原。向。外。然。澤。中。而。安。適。所。謂。恭。而。安。也。是。其。事。上。也。有。如。此。夫。子。時。為。上。大。夫。下。大。夫。皆。不。可。知。不。必。入。位。子。已。並。位。尊。於。已。其。語。聞。所以。異。於。侃。者。在。和。悅。二。字。而。未。嘗。不。諍。則。與。剛。直。之。意。亦。同。但。帶。和。悅。來。便。多。善。婉。爾。故。曰。聽。其。言。也。所。謂。君。子。之。帶。也。辨。踏。心。俱。而。立。不。寧。雖。持。定。寔。包。一。自。容。儀。不。違。紀。居。意。註。中。遠。澤。中。而。不。已。甚。安。適。而。無。拘。迫。也

全言首節是被命之初。次節是賓主方見之時。三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未即君召此記夫子為君摺相之容也。當當孔子而便為摺天子初承君命也。則勃如其變動也。足則禮知其盤辟也。承命之始其敬如此。由是主賓相接。夫子為摺摺揖與同立為摺者以傳命。傳主命揖左人則左其手。以不肯主。傳賓命揖右人則右其手。以不肯賓。然手或左右而自容不動。衣之前後摺如。其整齊也。傳命之際其敬如此。及主延賓而入則從君之後疾趨而進以相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

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成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君之其容禮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朝詞氣如此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聞聞如也

侃苦且反聞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鄉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聞聞和悅而訥也君在蹻蹻如也與與蹻蹻如也蹻蹻六反蹻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蹻蹻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君君使摺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摺必亦反摺驅也○摺王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摺所與勃變色貌摺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摺所與

君行禮然進雅疾而手之張拱其端好也。行禮之際其狀如也。禮既成矣賓退而就館。夫君猶佇立以待賓之頽。夫子必復命曰賓不復命蓋以舒君之敬也。有天子之為禮可與君命矣。

實主交接內而國體係輕重外而鄰君視敬忽此重事也。故命一臨而色勃。吹其常容也。而足履易其常步也。禮未行而敬已溢矣。揖立時賓主俱在門外。能辭傳命出入之說。非也。揖所立而擗。是手雖動而身容肅。進時而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至賓退而。不須復命。是以敬君之心而舒君之敬也。此禮之所以成而於國事不也。賓退就館時非歸其國也。全責其章以出入。二字為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事。出有降階。沒階。沒位。三節事。勿分。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已。只是自始至終。總一個敬。

公門記夫子始入公門以觀君也。去君雖遠有知見君而曲身以行。其鞠躬之狀如公門不足。以容其身。就入公門時。朝會未盈。爾暫。則不敢中于門。恐當尊而裝。朝廷體統或朝會既盈。行過其處。則不敢履其闕。恐不恪而踰。朝廷矩度。敬乎心。門之始如此。進此則為君所守之虛位也。夫子過之形于面者。勃如變其常見於出。趨者。躍如不敢寧其議。政之言。則訥言如不足。不足于言。乃有餘物。敬也。進此而升君。階。之。堂。夫想是朝儀已畢。命夫子升堂。議事則。而手。握衣。而升。以防傾跌。又鞠躬如而。繫折自若。且屏藏其武。以無鼻息出入者。其固是敬謹之心。亦純氣之守。自不可。攪耳及其見君成禮。而下堂以出時。

復班位已降階一級。其意上下情。意相洽。自有一致和悅。故舒遲顏色而怡。如由是下。及堂下之階。趨走就位。則手自。豈如而。端拱由是而。復堂下朝班之位。與衆面君而立。則。辨。階。如其恭敬不寧也。所謂事君。不。禮者乎。

入公門。凡親君或被召。皆前鞠躬。二句相連。如不容。正形容鞠躬之狀。心收歛。而不敢放肆。故也。凡君門中間有闕。是西。兩相合之處。以闕木。碑。門者。門兩傍木為。板。不中者。不在兩。扉之中。而在各。扉之中。君出入。由右。臣由左也。過位。上在門。屏之。間。天子外。屏。其屏在。階。門外。屏。其屏在。階。門內。屏。即。樹。塞。門也。天子。行。立。在。門。外。屏。內。諸。侯。在。門。內。屏。外。行。立。是。立。於。此。以。聽。政。君。臣。皆。立。故。曰。外。朝。內。朝。則。堂。上。矣。其。言。者。君。未。視。朝。此。位。尚。虛。百。僚。東。而。相。遇。辨。論。政。事。故。有。言。升。堂。攝。齊。與。人。同。而。鞠躬。屏。氣。與。人。異。鼻。息。息。出。入。即。氣。也。人。無。不。息。之。理。但。鼻。息。不。息。耳。鼻。之。至。也。出。是。成。禮。後。出。堂。非。執。出。公。門。之。外。出。字。另。議。下。作。三。節。起。是。敬。不。忘。之。意。怡。者。深。幸。請。獻。之。忠。深。以。自。勉。不。各。辜。悅。非。遠。君。便。放。縱。也。怡。此。升。堂。持。以。舒。然。豈。如。辨。階。則。和。不。勝。於。矣。故。必。君。退。初。出。乃。度。且。常。令。也。人。處。此。心。亦。不。得。不。敬。但。夫。子。儘。係。地。受。容。

全責其章以出入。二字為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事。出有降階。沒階。沒位。三節事。勿分。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已。只是自始至終。總一個敬。

立左右手衣前後。如也。禮亦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擯左人。則左其手。擯右人。則右其手。禮。整。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實。退。必。復。命。貌。趨。進。翼。如也。端好如鳥舒。實。退。必。復。命。目。實。不。顧。矣。舒。君。敬。也。○此一節記。○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明。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通反。○中門中於。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過。位。色。勃。如也。足。躡。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寧。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

位而慢之也。言似。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不足不敢肆也。攝齊。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天。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蹴。踏。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沒。階。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蹴。踏。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執。事。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勅。如。戰。色。足。踵。如。有。循。勝。平。聲。節。色。六。圭。聘。問。隣。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

授勅如戰色足踵如有循。勝平聲。節色六。圭聘問隣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

憚不危仰下但知授不過俯色則勃如若臨戰陣之色足則踰狀舉足促狹  
如酒物勿行首焉及見君而行君之享禮則用圭璧庭寔以達君之情而有  
容色之和及既享而以已之私禮觀也則有筮龍玄纁以伸已之情其容色  
偷如也則入知前之和美合而觀之夫其善乎脩禮乎

圭是諸侯始封天子所命之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還則納之于  
君枕圭是使于鄰國之圭非始命也納躬二句一申說重君命故如不勝  
如揖如授即有上下不通揖授之間只是形容手與心齊意當此時而觀其  
色不意亦敬之警慎尚深直前而趨乎吾見舉前曳踵猶如有循矣蓋以  
防顛頭也勿分身容手容面容足容作四平看享禮獻君之圭璧服常于鄰  
國之君也有容色見前此如戰戰兢兢心容色色矣至此一齊舉此來故曰  
有容色發氣滿容所以達主君之意愉有和暢相合之意

全吉徐淑曰孔子之服卯正有辨公私有別寒暑有宜表裏有稱長短有度  
吉尚有事朝祭有經其動必中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  
君子記夫子衣服之制以為服身之章也夫子不胥求制於服而服自有制  
故深青揚赤之律用以飾齊服者絳色之御用以飾練服者夫子不以飾常服  
烏別常變也不以為飾則以為服乎合赤白以成紅南方之間色而不正者合  
赤黑以成紫北方之間色而不正者去子不以為服服烏辨卯正也不服於裝  
制服於公乎當暑之時利用著天子則服單袷之衣或平乎絺而精者或取  
吳淞而粗者然必先著裡衣然後表絺俗而出之於外不欲其見體為其暑服

訓詁五卷

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  
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踰踰舉足促狹也如  
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享禮有容色既聘而  
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私禮愉愉也私  
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私禮愉愉也私  
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私禮愉愉也私  
以私禮見也愉愉則交和矣此一節記孔  
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  
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  
來之事疑使檟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  
當如○君子不以紺緹飾紕古暗友緹側由  
此爾○君子不以紺緹飾紕古暗友緹側由  
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緹絳色三二  
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綠也紅紫不以  
為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  
服可知當暑終絺綌必表而中絺單也葛  
之絺者曰

之不可有如此者當冬之時利用裘而衣之揚其裘者必澁其類裘裘用之朝  
觀者而緇衣以揚之澁黑之類也鷹裘用之視朝聘享也而素衣以揚之澁白  
之類也狐裘用之蜡祭息民也而黃衣以揚之澁黃之類也其裘制不若見聖  
心絺而不繼乎至于私居之裘裘則制之必長款其溫也右袂則短款其便作  
事也而其所以為裘者則取狐裘之厚以居款保天和氣精固神深如此防  
護也既而宣其身之寒暑亦順天時贊化育之端乎乃若服之有佩王以  
昭德也佩撝斲之屬以備用也此皆不可以已者故惟居喪則不敢佩去喪則  
所不佩也朝祭之服有帷裳之制公服也苟非帷裳則必殺之要之狹半於下  
之齊而多裳積齊之廣倍於上之腰而無縫縫不惟首費而且以別於公也弔  
服所以哀死而羔裘玄冠則不以弔不以吉服用之也服也朝服所以觀君也  
每月朔必朝服而朝不以致仕而忘君也蓋真調變天地順理陰陽分別臣禮  
尊重君親之意無往不在雖一衣服間皆此道之流貫耳

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  
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  
絺是也○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黑羔裘用黑羊皮鹿鹿子色也  
白狐色黃衣以揚裘欲其相稱○長短右  
袂長欲其溫短右  
袂所以便作事○必有裳長一身有半  
聲○齊至於敬不可解衣而寢文不可著明  
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  
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  
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  
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狐貉之厚以居  
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  
非  
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服用正幅  
如帷要有裳積而旁無殺縫其



食多而傷生為其養生不既周乎。夫日用之飲食固慎而須於人者名有節助祭於公而有胙肉之滯也。婦即頒賜不俟後宿恐神之惠也。家廟之祭名有肉也。而不三日皆以頒賜意以為出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衰鬼神之餘也。其頒食有節可知。此不惟祭禮為然。至於存心名可驗其飲食之慎者。當食之時則心安於食。雖人之問及名不輕於答也。試觀當寢之時亦不輕於言則益可知。此其心之專一而所以善養生之道者。在矣。豈惟存心為然。至於報祭名可驗其飲食之敬者。雖蔬食菜羹之薄。必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而其祭也必齋如以致其誠敬也。所以報養生之功者。至矣。呼一飲食之間而各中其則。非盛德能乎。

不使肉氣騰氣。怒氣之滯。養生之道當然也。惟字亦上。束肉固若有。惟酒不為限量。亂志心與威儀。稱過其則。非必沉酣顛倒也。酒脯非若。食必不可少之物。不食者。惡其不能忍嗜。飲也。非徒說其不精潔。薑辛。許天地之殺性。溫淨天地之和。故每食必設不多。食者。連上句。出則則。情。即公。非不。神。之。惠。家。非。不。藥。神。之餘。出。三。日。二。句。是。記。者。惟。天。子。不。出。之。意。雖。有。敬。神。意。還。重。人。不。食。上。九。祭。先。一。日。宰。牲。次。日。始。祭。若。復。宿。肉。則。出。三。日。而。肉。敗。矣。人。豈。食。之。曰。云。食。不。語。猶。夫。寢。不。言。蓋。重。食。也。看。來。月。說。正。大。即。不。平。亦。勿。用。猶。字。不。語。不。言。以。重。存。心。不。他。上。亦。是。不。著。其。情。於。飲。食。之。中。者。惟。齊。則。加。一。必。三。所。可。必。者。齊。心。上。非。必。之。蔬。菜。也。可。見。聖。人。始。終。一。不。食。之。心。而。已。

**酒市脯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不

**撤豆食**。薑通神明去。不。多。食。適可而止。祭於

**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後宿者不謂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衰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

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馬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祭必齊如也**。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

席不以酒。注。看。勿。泥。坐。位。一。件。言。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之。要。正。蓋。舉。此。以。見。其。端。往。不。正。也。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亦。矣。

席薦席又藉也。蓋藉以坐于其上也。今人以席為棹。候矣。全。上。徐。啟。注。曰。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之。可。以。見。聖。人。肅。德。之。行。無。微。不。謹。處。

鄉人記。夫子居鄉之事。彼鄉人歲時飲酒。以長咸集。天子必俟。被者出斯。而

出矣。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所以尊。鄉。人。大。雖。以。逐。疫。雖。近。於。戲。實。則。如。也。夫。子。必。朝。服。而。立。於。阼。階。以。臨。之。不。惟。尊。古。禮。亦。見。鄉。人。而。執。主。道。處。也。可。見。其。居。鄉。之。恂。矣。

鄉飲酒之禮。古有歲會。子。會。杖。者。自。六。十。以。上。皆。是。居。鄉。尚。齒。故。其。出。視。若。若。以。為。節。斯。字。重。看。有。不。若。不。意。意。若。安。之。心。有。觸。即。形。而。渾。然。周。禮。尚。齒。之。儀。月。令。有。命。國。維。之。文。朝。服。重。王。命。上。又。以。為。鄉。人。為。我。雖。我。主。人。也。可。不。敬。乎。阼。階。主。人。之。位。朝。服。敬。也。不。惟。尊。王。禮。亦。見。鄉。人。而。執。主。道。也。全。上。是。以。使。見。如。以。自。見。下。是。以。禮。受。而。以。心。却。上。是。述。遠。而。意。親。下。是。禮。恭。勿。言。耳。

問人。此。身。夫。子。誠。於。交。友。也。以。為。夫。子。嘗。遣。使。以。問。所。素。交。之。人。於。他。邦。情。寄。之。使。矣。當。使。者。之。行。送。者。再。拜。而。送。之。非。拜。使。者。也。再。拜。而。交。之。人。也。○。康。子。因。天。子。有。時。嘗。饋。以。藥。夫。子。拜。而。受。之。致。敬。以。益。其。禮。也。然。必。告。之。曰。丘。未。達。此。藥。所。用。之。品。其。疾。相。宜。否。故。不。敢。遂。嘗。之。蓋。叩。其。味。以。求。達。非。終。不。嘗。也。夫。子

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不暇擇也。○。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小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

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後。○。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

敢先既出不敢後。○。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

離乃多反。○。雖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雖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保已而安也。○。此一節

記孔子居。○。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

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

如親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使皆之行禮皆後再拜而送之非拜使者乃送拜所交之人也有使未行而  
神之往開未通而意已孚意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  
之飲食則嘗以拜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受之以禮告之以直亦謹疾意  
感於天子在朝時適家有麻焚之災及退朝而問曰得無因此而傷人乎不問  
及於馬蓋未暇問及也說此倉卒發問見聖心迫出常情之外  
要在倉卒不及計較之時看若斟酌於貴人賤畜何異說夢  
全直首即承君賜之禮次節侍君食之禮三節蒙君視疾之禮亦節君召之  
禮聖人非求合於禮惟心之所安即是禮要在平常中見深是聖人非  
君賜此記天子事君之禮天子仕魯君嘗賜食必正席以嘗如對君法重君賜  
也君嘗賜腥必熟而薦之祖考若君賜也君嘗賜生必畜而養之無故不敢殺  
也仁君賜也○君日一舉膳天子嘗侍食於君夫君以食物祭於豆間已則不  
祭而先飯蓋以膳夫之嘗食者自處而不敬當客禮也○夫子時或有疾而君  
視之病不能接君而東其首若必身向君狀非為受生氣也且加朝服于身又  
引大帶于服上不敢以疾而廢尊君之禮也○時當仕而君命召之則不待駕  
車而疾行喜其君心召賢或疑其敬用之念也此聖人君子事君之禮也  
正席如立朝居正之象不敢忘君德也先嘗有飽思饑德之思不敢忘君賜  
也必薦是進朝廷之德為宗廟之荐以君之榮及相因忠以致孝也必畜  
是休好生德全湍生之類以君之仁及物因人以重物也侍食則夫子

為賓其而必待君之陪食不居於自客乎故當君祭之時即為先嘗其各品  
如膳夫然辭容禮居臣職卑已所以尊君也已有東首之居君有南面之視  
而加朝服掩紳者則狀第之間嚴然重神正笏之恩也君命一臨神即馳於  
廷闕蓋視君之事恨不涿犬馬報之也君之命安得不感承之也蓋趨  
事忘勞惟君是視  
朋友以義合者也情無間於死生財無分於爾我而大子則有交誼而無  
俗情者也朋友死無所歸則曰于我殯朋友之饋我無論輕者雖車馬之重而  
非祭則不拜蓋生于我乎饋死于我乎歸亦其宜耳宜論財也  
朋友以義合義當為不可辭義當為不必拜唯平日有車馬不拜之量故臨  
喪有朋友我殯之心聖人處友之真切如此我殯有不以死心二其心意非  
不得殯也下節只將祭肉未形車馬語意自重車馬不拜上  
全直首二句是敬以處已見齊哀至有益餘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  
敬以事天都要用悲觀之意然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  
不尸此記夫子容貌之變夫子當禮意雖經布其四體亦不肆為似尸也當私  
居雖不地其威儀亦不拘焉齊哀也道容貌自是如此口不特此也時見服  
齊哀者雖齊細細之人亦必變其舊容哀有喪也時見服冕服之貴者與齊  
而無目皆當齊見之哀亦必隆其禮貌尊有爵於不成人也○時在車而見  
服齊哀之正服者則俯而憑式以敬之為生靈動言出之感且憑式以敬負印  
固之圖藉者為國家融聚散之思○至若主人有餘饌其禮隆矣夫子必變色

論語五卷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  
嘗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  
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  
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  
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  
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  
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  
多故未暇問蓋賈人賤畜  
理當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  
如此  
而薦之君賜生必畜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  
薦正席先嘗如對君  
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  
之祖考若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  
敢殺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友○周禮  
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  
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嘗客禮也疾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掩紳首去聳掩徒我反  
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藝服  
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  
召不俟駕行矣○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大廟每事問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  
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  
所歸不得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  
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  
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  
已親也○此一節記  
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  
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  
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  
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  
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全直首二句是敬以處已見齊哀至有益餘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  
敬以事天都要用悲觀之意然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  
不尸此記夫子容貌之變夫子當禮意雖經布其四體亦不肆為似尸也當私  
居雖不地其威儀亦不拘焉齊哀也道容貌自是如此口不特此也時見服  
齊哀者雖齊細細之人亦必變其舊容哀有喪也時見服冕服之貴者與齊  
而無目皆當齊見之哀亦必隆其禮貌尊有爵於不成人也○時在車而見  
服齊哀之正服者則俯而憑式以敬之為生靈動言出之感且憑式以敬負印  
固之圖藉者為國家融聚散之思○至若主人有餘饌其禮隆矣夫子必變色



而作若不敢當其禮。雷是義氣風是游氣時遇迅疾之雷猛烈之風夫子必  
變其容蓋聖人即天。變聖人安潔不變也。其容貌之變如此。

變時易於自放而不忘。欵餘之意。竟中有然也。居時易於為容而不事矜持  
之端。屏中有寬也。上句見不肆。下句見不拘。正聖人與天地共卷舒之態也。  
有喪之可哀。却不以狎而忘。哀之心。有爵可尊。不成人可矜者。不以衰而  
忘。敬恤之貌。或凶服是重民之死。宛然玉者。下車而泣之意。或負版是重民  
之生。儼然王者。登拜而受之恩。饌之盛。乃禮意之盛也。受人之禮。安得不容  
以。禮風雷之怒。乃天心之怒也。承天之變。安得。不惕。以變。作是起敬。意。變。其  
易。而。度。

全肯。是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容。故時。不內顧。疾言。視。以形容之。  
若。實。說。他。自。容。端。口。容。靜。手。容。恭。只。說。得。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  
神。非。記。者。立。言。本。旨。

升車。此。聖。德。一。純。于。正。也。記。者。以。夫。子。初。升。車。之。時。必。端。日。而。立。執。夫。操。以。上  
車。之。後。未。嘗。失。之。偏。倚。為。心。體。之。正。與。立。但。著。矣。及。夫。既。升。之。後。其。在。車。中。非  
無。頭。也。不。過。數。而。內。顧。非。無。言。也。不。急。而。疾。言。非。無。指。也。不。妄。動。而。執。切。以  
指。如。此。則。不。失。已。之。容。而。無。感。人。之。聽。視。何。莫。非。一。正。之。心。而。已。靈。即  
以。正。之。字。貫。首。即。執。後。不。重。只。重。正。立。正。之。心。方。且。視。于。無。形。矣。內。顧  
方。且。聽。于。無。聲。矣。疾。言。方。且。敬。於。不。動。矣。親。指。立。是。在。車。後。將。升。未。升。之  
時。決。不。是。立。在。車。中。未。三。句。只。重。不。失。容。不。重。恐。人。

全肯彭季山曰天地間只是個机字時未動而机伏時一動而机呈此机人与  
物共之但鳥無私欲之累故其机靈人惟多私欲之障故其机蔽机者時之  
候也色者時之微也

色斯見聖人對時育物之仁一物即見氣色不善斯舉而去矣及其集  
也又回翔審視而後下集非樂於舉也色斯舉矣非舉而不樂于集也第翔而  
後集耳此鳥之時也昔夫子以心之時觸物之時而歎曰山梁之雉雖一瞬  
机趣諒得其時誠得其時哉蓋謂天地間盈虛消息之理即在此雉鳥身上  
也唯時于時共而向之雖其玩物之趣而色則已者雉于是三嗅而去之則所  
謂色斯舉者此一証也鳥且如此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色非人之顏色當是氣色之色正與時字相關蓋時乃天地盈虛消息之氣  
候此氣候消在鳥身上見之故時哉之嘆不特知字鳥無知也亦不自知  
其作止也天地盈虛消息氣候陰使之也故曰時也如人心之機机一動便  
此地之氣色不特雉為氣色所蒸動斯三嗅而作豈見人顏色之謂徐玄扈  
云夫子與弟子偶雨行遊警見雉雖触机有感寓言自歎其時夫子見之而  
弟子或未之見故着曰在梁雉之見上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  
共之但夫子机心已息雖指頷歎息而飲咏自如一見子路向之遂驚鳴遠  
逝則所謂翔舞而不下者耳此皆自有天机存焉不知所以然而然門人說  
目前指出以明夫子為聖之時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則敬者雖褻必  
以貌 狎謂素親狎藝謂燕見 凶服者式之式  
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  
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  
不敬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 迅雷  
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  
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  
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  
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  
莊敬無所不在升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車則見於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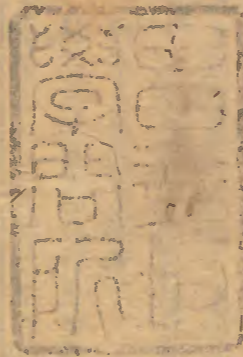
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數三者皆失  
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  
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  
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雉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友  
嗅許用友○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  
隊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  
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曷  
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聞反張兩  
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  
所聞以  
俟知者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則敬者雖褻必  
以貌 狎謂素親狎藝謂燕見 凶服者式之式  
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  
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  
不敬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 迅雷  
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  
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  
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  
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  
莊敬無所不在升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車則見於此也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寛政庚申

